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桑苏西来客

桑苏西来客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　尧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桑苏西来客

NORM?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李　尧
责任编辑：莫贵阳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25－1/I·1059
定　　价：17.50 元

第 一 章

1

汤米·贝雷斯福德在门厅脱下外套。他小心翼翼把外套挂到墙上，又把帽子挂到旁边的钉子上。

他舒展了一下双臂，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走进起居室。他的妻子正在那儿用土黄色毛线织巴拉克拉瓦盔式帽。

这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

贝雷斯福德太太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又气咻咻地忙着织她的帽子，过了一两分钟才说：

“晚报上有什么消息吗？”

汤米说：

“闪电战，好哇，好哇！法国的情况看起来很糟。”

塔彭丝说：“眼下可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世界。”

过了一会儿，汤米说：

“好了，你干吗不问问我上哪儿去了呢？没必要跟我兜

圈子。”

“我知道，”塔彭丝说，“看着别人故意兜圈子是挺可气的。不过如果我真的问你，你也不会高兴。不管怎么说，用不着我问。看你的脸色就知道怎么回事。”

“我没觉得我看起来像个受气包。”

“不，亲爱的，”塔彭丝说，“你脸上那种仿佛画上去的微笑，是我看到过的最让人心碎的东西。”

汤米咧开嘴笑着说：

“不会吧，真的那么糟？”

“还要糟呢！好了！别想那些烦人的事了。没什么事好干，对吧？”

“是没什么好干的。他们什么位子也不会给我。听我说，塔彭丝，我才四十六岁，就被人家看成颤颤巍巍的老爷爷，真叫人无法容忍！陆军，空军，海军，外交部，都众口一词地说我太老了。也许以后用得着我。”

塔彭丝说：

“是啊，我也一样。他们不愿意要我这个年纪的人当护士。‘用不着，谢谢你。’也没有别的活儿可干。他们宁愿用那些黄毛丫头也不用我。虽然我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在不同岗位上整整干了三年，在外科病房和手术室当过护士，在商行里当过司机，后来还给一位将军开过车。而那些丫头连伤员也没见过，连给绷带消毒也没干过。我还向他们一再保证，我干什么都很出色，可是没用，现在我是个可怜的、令人讨厌的老太婆，本来应该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织毛衣，非要由着性子东跑西颠找工作。”

汤米闷闷不乐地说：

“这场战争真他妈的讨厌。”

“打仗已经就够倒霉的了，”塔彭丝说，“还不让你为赢得胜利干点什么，真是糟透了。”汤米安慰妻子，说：

“不管怎么说，德博拉找到了工作。”

德博拉的妈妈说：

“是呀，她是不错。我希望她把工作干好。不过，汤米，我还是觉得，跟德博拉，我能比个你高我低。”

汤米笑了笑。

“她可不一定这样看。”

塔彭丝说：

“女儿们有时候也让你恼火，尤其是一定要对你表现得那样孝顺。”

汤米喃喃着说：

“小德里克有时候也对我做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真让你没法忍受。他那双眼睛仿佛在说：‘哦，可怜的老爸。’”

“事实上，”塔彭丝说，“我们这一对儿女虽然非常可爱，有时候也真让人受不了。”

提到这一对孪生的儿女德里克和德博拉，她的眼里充满了柔情。

“我想，”汤米若有所思地说，“人们总是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过了做事儿的年龄。”

塔彭丝不高兴地哼了哼鼻子，摇了摇满头黑发，任凭土黄色毛线球从膝盖上面滚落下来。

“难道我们已经过了做事儿的年龄了吗？是这样吗？还

是别人含沙射影总把我们往老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很可能就是这样。”

“也许。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现在我开始觉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发生过吗？汤米。你是不是有一次被德国特务打破脑袋，还被他们劫持？我们是不是有一次跟踪一个危险的罪犯，直到把他捕获？我们是不是救过一个姑娘，找到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受到国家的表彰和感谢？我们！你和我。可是我们现在是被人小瞧、没人稀罕的贝雷斯福德先生和贝雷斯福德太太。”

“别说了，亲爱的。说什么也没有用。”

“说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塔彭丝说，眨巴着眼睛没让眼泪流下来。“我对我们的卡特先生完全失望了。”

“他给我们写过一封非常动感情的信。”

“他什么忙也没帮……甚至连希望也不给我们。”

“他现在也没权了。跟我们一个样。他已经很老了，住在苏格兰，没事儿就钓鱼。”

塔彭丝沉思着说：

“他们或许会让我们在情报部门干点儿什么。”

“也许我们干不了了，”汤米说，“也许我们现在不像从前那么机灵了。”

“我可不这么想，”塔彭丝说，“人们总是这样想。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关键时刻……”

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

“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件工作。成天胡思乱想，真是烦

透了。”

她的目光落在那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的照片上面。他穿着空军制服，咧开嘴笑着，那笑容和汤米一模一样。

汤米说：

“男人就更糟了。女人还能织织毛衣，或者到小卖部帮人家包包东西。”

塔彭丝说：

“我二十年后再干这活儿也行。我还没老到这个份儿上呢。”

前门的门铃响了。塔彭丝站起来。这座公寓没有什么服务人员为你开门。

她打开门，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站在门前的草席上。他留着漂亮的大胡子，脸膛红润，面带喜色。

“您是贝雷斯福德太太吗？”

“是的。”

“我是格兰特。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朋友。他建议我来看望你和你的丈夫。”

“哦，太好了！快请进。”

她把他领进起居室。

“我的丈夫，哦……上尉……”

“是先生。”

“哦，格兰特先生。他是卡特先生……不，是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朋友。”

“卡特先生”是他们的老朋友在情报部当头时的化名。他们叫顺口了，总忘了他那显赫的封号。

三个人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会儿。格兰特很随和，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过了一会儿，塔彭丝走了出去，几分钟之后又回到起居室，手里拿着雪利酒和几个杯子。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格兰特先生对汤米说：

"我听说你在找工作，贝雷斯福德。"

汤米眼里闪烁着急切的光芒。

"是的，我是在找工作。你是不是……"

格兰特笑着摇了摇头。

"哦，不是那种活儿。不是。恐怕那些活儿得留给年轻人干了。或者给那些已经干了几年的人。我能给你介绍的只能是些枯燥无味的活儿。办公室的工作。整理文件。把文件分门别类，用红带子捆起来。只能是这种事儿。"

汤米的脸沉了下来。

"哦，我明白了！"

格兰特不无鼓励地说：

"总比没事干强吧。不管怎么说，你哪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军需部二十二号房间。我们可以敲定一些事情。"

电话铃响了，塔彭丝拿起听筒。

"喂……是的……什么？"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塔彭丝的脸色大变。"什么时候？哦，我的天……当然…我马上过去……"

她放下听筒。

她对汤米说：

"是莫林。"

“我猜就是她……我从这儿就听得出她的声音。”

塔彭丝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

“非常抱歉，格兰特先生。我得马上到我的朋友那儿一趟。她摔了一跤，扭了脚脖子。家里只有她的小女儿。我得马上去帮她料理一下，找个人照顾她。请原谅。”

“当然，贝雷斯福德太太。我非常理解。”

塔彭丝朝他笑了笑，拿起一直放在沙发上的上衣，套在身上急匆匆地走了，前面传来砰的关门声。

汤米又给他的客人倒了一杯雪利酒。

“不要急着走，”他说。

“谢谢，”格兰特接过酒杯，默默地呷着。过了一会儿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妻子被人叫走是件好事。我们可以节省时间。”

汤米凝视着他。

“我不明白。”

格兰特不慌不忙地说：

“听我说，贝雷斯福德，你要是早到部里找我，我是有权给你安排一件工作的。”

汤米那张生着雀斑的脸渐渐露出喜色。他说：

“你的意思是……”

格兰特点了点头。

“伊斯特汉普顿推荐了你，”他说，“他对我们说，你正是干这活儿的人。”

汤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告诉我，”他说。

“当然是一件要绝对保密的事。”

汤米点了点头。

“连你的妻子也不能知道。你明白吗?”

“当然明白……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不过以前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

“是的,我知道。可是这回勋爵建议的只是你。”

“我明白了。好吧。”

“表面上你找到一件办公室的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在我们这个部的苏格兰分部。那地方是一个禁区,你妻子也不能与你同行。实际上,你是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汤米等待着。

格兰特说:

“你从报纸上看到过第五纵队吗?我想,你至少知道一个大概——这个组织字面上的含义。”

汤米喃喃着说:

“混在内部的敌人。”

“正是。贝雷斯福德,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们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当然了,我不是指那些知道内情的人们。我们一直就知道面临着什么——敌人的精锐部队,空中优势,拼死获胜的决心,协调的动作,周密的部署。我是说绝大多数人。我们那些善良、糊涂、信奉民主、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同胞们。他们以为德国人很快就会崩溃,以为他们的武器都是破铜烂铁造成的,他们的士兵都饿着肚子,一走就要倒在地上。都是些异想天开、信口雌黄之说。

“可是战争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开始就很糟，现在更糟。我们的士兵没有什么不好。军舰里的、飞机上的、防空洞里的战士们都是好样的。可是我们缺乏准备，部署也很不得当——也许是我们的素质有问题。我们不想打仗，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情，更谈不上做什么准备。

“不过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纠正了以往的错误，慢慢地选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工作。我们开始按照正确的办法去打这场战争。我们能赢，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必须一开始就打好。失败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德国人的炸弹，也不是因为中立国家被敌人占领，他们便可以从更有利的地势袭击我们。危险来自内部，来自我们城墙内的特洛伊木马。如果你愿意，就叫它第五纵队。就在这儿、在我们内部。这些狗男女有的位高权重，有的只是普通老百姓，但是他们都相信纳粹那一套，妄图用纳粹严格的信条取代我们的民主制度。”

格兰特俯身向前，用好听的声音继续不紧不慢地说：

“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汤米说：“但是肯定……”

格兰特有点不耐烦地说：

“那些小喽啰我们可以一网打尽。这很容易。重要的是别人。我们知道有这么几个家伙。海军部至少有两个高层人物。其中一个一定在G将军的参谋班子里。空军里还有三个或者更多的特务，情报部门至少有两个，他们有渠道接近内阁的机密。我们知道这些，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肯定有敌人打入了我们内部。泄露，而且是从高层把情报泄

露给了敌人。这一无情的事实使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汤米和蔼可亲的脸上露出几分茫然，无可奈何地说：

“可是，我对你能有什么用呢？我又不知道谁是坏蛋。”

格兰特点了点头。

“是啊，你不知道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你呀！”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那些人，那些隐藏在上层的人大都知道我们这些搞特工的人。他们不可能不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便去找伊斯特汉普顿。他现在已经不干这一行了，一个病人。可他的脑子还非常清楚。他想起了你。你离开情报部门已经二十多年了。你的名字早已经从那儿消失了，你的面孔也没有人认识。你是怎么想的呢？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汤米喜不自禁，笑得连嘴都合不拢。

“愿不愿意承担？你当然知道我求之不得。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现在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亲爱的贝雷斯福德，我们需要的正是‘业余爱好者’。搞‘专业’的障碍重重。你将接替我们一位最优秀的侦探。”

汤米脸上露出疑问的神色。格兰特点了点头。

“是的。上星期二他死在圣布里奇特医院。他是被一辆大卡车撞倒的……只活了几个小时。车祸。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车祸，而是阴谋。”

汤米慢慢地说：“我明白了。”

格兰特平静地说：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夸尔了解到了一些重要情况……他终于掌握了某些线索。是他绝非偶然的死亡告诉我

们这一点。”

汤米好像有话要问。

格兰特继续说：

“遗憾的是，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法夸尔追踪了一条又一条线索，但是收获不大。”

格兰特停了一下，继续说：

“法夸尔一直昏迷不醒，直到临死前才清醒了几分钟。他想说什么，但是只说出这样几个字：N或M，桑·苏茜。”

“可是，”汤米说，“这说不明什么问题。”

格兰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多少说明一点儿问题。你看，我们以前就听说过N或M这个短语。它代表两个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受信任的德国特务。我们以前截获过他们在别的国家的活动情况，对他们略有所知。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外国组织第五纵队，并且充当该国和德国的联络员。我们知道，N是个男人，M是个女人。这两个家伙是希特勒非常信任的特务。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破译过这样的一个密码——‘建议N或M到英格兰，委以全权……’”

“我明白了。法夸尔……”

“据我分析，法夸尔一定发现了这两个人中某一个的线索。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桑·苏茜听起来不知所云。不过法夸尔的法语不好，口音很重。他身上装着一张到利哈姆普敦的回程车票。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利哈姆普敦是南部海岸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那儿有许多私人开的小旅馆。其中有一座叫桑苏西……”

汤米说：

“桑·苏茜……桑·苏西……我明白了。”

格兰特说：“是吗？”

“你的打算是，”汤米说，“让我去那儿搜索？”

“正是这样。”

汤米脸上又现出微笑。

“任务不太明确，对吧？”他说，“我甚至连找什么人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全靠你自己了。”

汤米叹了一口气，活动了一下肩膀。

“我可以试试看。不过我不是那种脑子特别灵的人。”

“你过去不是干得非常好吗？我听说过你的业绩。”

“哦，全靠运气，”汤米连忙说。

“是呀，运气也是我们需要的。”

汤米想了一会儿，说：

“关于那个桑苏西，你能介绍点儿情况吗？”

格兰特耸了耸肩膀。

“也许完全是一团糟，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法夸尔临死前也许叨叨的是：‘苏茜妹妹给战士缝衣服。’我们听起来像是‘桑·苏茜……’[1] 完全是我们猜测的结果。”

“利哈姆普敦呢？”

“和其他旅游度假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什么样的人都有。老太太，老上校，无可怀疑的老处女，可疑的顾客，还有

---

[1] 在英语里，这两句话听起来声音相似，故有此说。——译注。

一两个外国人。事实上,那真是一个大杂烩。"

"N 或者 M 就隐藏在他们当中?"

"很难说。也许是和 N 或者 M 接头的人,也许是 N 或者 M 本人。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海滨度假胜地的一个普通小旅馆。"

"你连我要找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知道?"

格兰特摇了摇头。

汤米说:"好吧,我试试看。"

"祝你好运,贝雷斯福德。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件事的细节……"

2

半个小时之后,塔彭丝闯了进来。她气喘吁吁,心里充满了焦急和好奇。汤米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脸上现出一种不无疑惑的表情。

"怎么样?"塔彭丝意味深长地说。

"不怎么样,"汤米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口气说,"我找到一件工作。"

"什么工作?"

汤米做了一个鬼脸。

"在苏格兰一个偏远地区做办公室的工作。当然是秘密工作。不过听起来并不激动人心。""我们两个一起去,还是只有你自己?"

"恐怕只有我自己。"

“真该死！我们的卡特先生怎么这么不够朋友？”

“我想也许因为这活儿男女有别。凑到一块儿对工作没有什么好处。”

“是发密码还是破译密码？是不是德博拉干的那种活儿？你可要当心点儿，汤米。这活儿简直能把你干成神经病。半夜五更不睡觉，不住嘴地背 978345286，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最后神经崩溃，滚回家。”

“我可不是那种人。”

塔彭丝闷闷不乐地说：

“只是迟早的事儿。我能不能不参加你的工作，只是以妻子的身份去？料理你的生活，一天工作之后能让你吃口热饭。”

汤米看起来十分不安。

“真抱歉，老婆子。非常抱歉。我也不想离开你……”

“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去，”塔彭丝喃喃着，言语之中不无留恋。

“不管怎么说，”汤米有气无力地说，“你可以在家织毛线。”

“织毛线？”塔彭丝说，“你让我在家织毛线？”

她拿起正织的那顶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扔到地上。“我讨厌这种陆军用的土黄色毛线，”塔彭丝说，“还有海军蓝，空军蓝。我想织大红色的东西！”

“火药味儿倒挺足，”汤米说，“几乎要来一场闪电战。”

他心里非常难受。不过塔彭丝是个要求自己很严格的

人，她很快就面对现实，鼓励汤米接受这件工作，并且说，她并不十分在意。她还补充说，她已经打听到急救中心需要一个擦地板的人，也许她会觉得这活儿很适合自己干。

三天之后，汤米离开家到苏格兰东北部港市阿伯丁。塔彭丝到车站为他送行。她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含着泪水。她眨巴了几下，没让泪水掉下来，努力作出一副快乐的样子。

火车开了，汤米看着妻子渐渐远去的、孤零零的、小小的身影，觉得喉咙阵阵发紧。虽然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还是觉得自己抛弃了塔彭丝。

他振作起精神。命令就是命令。

到达苏格兰之后，他又坐上火车，第二天就来到曼彻斯特。第三天火车把他送到利哈姆普敦。他先在一家大饭店住下，然后去那些私人开的小旅馆看房间，打听如果长住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条件。

桑苏西是一座暗红色的维多利亚式的别墅，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从楼上的窗户望过去，美丽的大海尽收眼底。门厅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尘土味儿和做饭的味儿，但是和汤米看过的那几家小旅馆相比，桑苏西强得多。他在办公室里见到了老板娘佩伦娜太太。屋子不大，也谈不上整洁，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几张报纸。

佩伦娜太太也挺邋遢。她已人到中年，脂粉遮不住岁月的风霜，满头黑色的卷发，一笑便露出一嘴洁白的牙齿。

汤米喃喃着，提到他的一位年长的堂姐梅多斯小姐。两年前，她曾经在桑苏西住过。佩伦娜太太还清楚地记得梅多

斯小姐——一位可爱的老太太，也许并不真的很老，很活跃，极富幽默感。

汤米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他知道，确实有一位梅多斯小姐，情报部门告诉过他这些细节。

可爱的梅多斯小姐现在怎么样啊？

汤米不无悲伤地解释说，梅多斯小姐已经去世。佩伦娜太太十分同情地啧了啧嘴，又恰如其分地“大惊小怪”了一番，脸上现出哀伤的表情。

不一会儿，她便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她的旅馆。她说，有一间屋子，肯定适合梅多斯先生住。从那里看得见大海美丽的景色。她觉得，梅多斯先生离开伦敦来这儿度假，真是英明之举。她知道，现在的情形没法让人高兴起来，特别是经历了这场流行性感冒之后……

佩伦娜太太边说边领他上楼看房间，她还提到每周的房费。汤米作出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佩伦娜太太解释说，物价飞涨，她也是迫不得已。汤米说，他现在收入不高，还得交税，等等等等。

佩伦娜太太叹了一口气，说：

“这场可怕的战争……”

汤米表示同意佩伦娜太太的意见，还说，照他看，应该把希特勒这个家伙绞死。疯子，这家伙真是个疯子！

佩伦娜同意他的观点，接着又说，政府配给的食物太少，屠夫们也常常很难搞到肉卖，甚至连杂碎也捞不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这个店老板实在难当。不过考虑到梅多

斯先生是梅多斯小姐的亲戚，她可以少收半个几尼[1]。

汤米离开桑苏西的时候，表示回去再考虑一下这件事情。佩伦娜太太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越发口若悬河起来，那股机灵劲儿让汤米大吃一惊，他不得不承认，她虽然有点儿邋遢，但人挺漂亮。他在心里想，她是哪国人呢？肯定不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她的名字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人的名字，但那也许是她丈夫的国籍，而不是她的国籍。她也许是爱尔兰人，虽然没有爱尔兰人的口音。不过她精力旺盛，充满活力，倒很像爱尔兰妇女。

最后他们商定，梅多斯先生第二天就搬过来。

汤米说好六点钟来，佩伦娜太太准时到楼下门厅里接他。她吩咐一位看起来傻乎乎的女仆把他的行李送到卧室。女仆瞪大一双眼睛看汤米，嘴巴也张得老大。佩伦娜太太领汤米到一个她称之为休息室的房间。

"我总是介绍客人们相互认识，"佩伦娜太太说。她满脸堆笑，望着休息厅里坐着的五个目光里充满疑惑的人。"这是我们新来的客人，梅多斯先生。这位是奥罗克太太。"一位像小山似的女人朝他笑了笑。她一双眼睛晶亮如珠，嘴唇上还有两撇唇髭。

"这位是布莱奇利陆军少校。"少校上下打量了汤米一眼，朝他动作僵硬地点了一下头。

"冯·戴尼姆先生。"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站起来鞠了一躬。

---

[1] 英国货币单位，等于二十一先令，即一点零五英镑。——译注。

"明顿小姐。"一位戴着许多珠子、正在织土黄色毛线的年纪不轻的妇人朝汤米傻笑着。

"还有布伦肯索普太太。"那人也在织毛线。一个黑发蓬乱的脑袋从织了一半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上慢慢地抬了起来。

汤米屏住呼吸,整个屋子旋转起来。

这位布伦肯索普太太居然是他的妻子塔彭丝!

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塔彭丝正坐在桑苏西的休息室里心平气静地织毛线!

她和他目光相触。那是礼貌的、陌生人的目光。

他不由得赞叹,塔彭丝!

第 二 章

汤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过那个晚上的。他不敢总把目光落到布伦肯索普太太的身上。吃晚饭的时候，桑苏西的另外三位常客也露面了。一对中年夫妇——凯利先生和凯利太太，一位年轻的母亲——斯普罗特太太。她是带着小女儿从伦敦来的，显然早已厌倦了利哈姆普敦的生活。她紧挨汤米坐着，不时用醋栗子似的眼睛瞥他一眼。她呼吸有点儿困难，好像患了腺样增殖体肿胀症。她问道："你是不是认为现在真的平安无事了？人们都在往回走，难道不是吗？"

汤米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个天真的问题，坐在那边的那个戴了一串珠子的妇人插嘴说：

"依我看，绝对不能拿孩子冒险。你那个可爱的小贝蒂。一旦出了什么意外，你后悔都来不及。你知道希特勒已经放风说，很快就要用闪电战袭击英格兰。而且，我相信这回一

定是更先进的毒气弹。"

布莱奇利少校很生气地插嘴道：

"什么毒气弹！纯粹胡说八道。这些家伙不会浪费时间制造毒气弹。重磅炸弹和燃烧弹就足够了。他们在西班牙就是这么干的。"

饭桌周围的人都津津有味地争论起来。塔彭丝尖细的、显得很蠢的声音响了起来："我的儿子道格拉斯说……"

"道格拉斯，我的天，她从哪儿跑出个叫道格拉斯的儿子！"汤米心里想。"我倒真想知道他干吗叫道格拉斯，而不叫别的什么拉斯。"

吃过晚饭——几道淡而无昧的菜之后，大伙儿又回到休息室。女人们继续织毛线。汤米硬着头皮听布莱奇利少校讲他在西北部前线的战斗业绩。

那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小伙子走了出去，在门口很有礼貌地朝大伙儿点了点头。

布莱奇利少校停下正讲的故事，用胳膊肘子捅了捅汤米的肋骨。

"刚才出去的那个家伙是个难民。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从德国逃来的。"

"他是德国人？"

"是的。可不是德国犹太人。他的父亲因为反对纳粹惹了麻烦。两个哥哥被送进集中营。只有他及时逃了出来。"

这时，汤米又被凯利先生缠上了，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到上床睡觉的时候才脱身

第二天早晨，汤米早早地起来到前面散步。他一直走到

防波堤又向供人们散步的海滨广场走去。这时，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对面走来。他抬了抬帽子。

"早上好，"他高兴地说，"哦……布伦肯索普太太，对吗？"

周围没有人。塔彭丝回答道：

"利文斯通博士问候你。"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塔彭丝？"汤米喃喃着说，"真是奇迹……奇迹！"

"根本就不是什么奇迹。不过是动了动脑子罢了。"

"我想，是你动了动脑子，对吗？"

"不错。你和你那位趾高气扬的格兰特先生。我希望给你们一个教训。"

"当然应该。"汤米说，"快告诉我，塔彭丝，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是怎么来这儿的？我简直奇怪死了。"

"很简单。格兰特一提到我们的卡特先生，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让你做什么办公室的工作。而他当时那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告诉我，他们没打算让我参加这件工作。于是，我就想来个高招胜你们一筹。我去拿雪利酒。这当儿，我溜到布朗先生那儿，给莫林太太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过一会儿给我来个电话，还告诉她电话里说些什么。她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扯开嗓门儿大声说话，满屋子都听得见。我也开始表演我的拿手好戏，故意做出一副被打搅的神色，急急忙忙去看我那位倒霉的朋友。我砰地一声关上前门，造成一种已经离开的假象，然后悄悄溜进卧室，轻轻推开与客厅相连的那扇门。而这扇门正好被衣柜挡

着，客厅里的人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一句没拉，”塔彭丝骄傲地说。

汤米责备道：

“你居然一点儿底也没露。”

“当然不能露。我要给你们一个教训。你和你那位格兰特先生。”

“他可不是我的格兰特先生。不过我得说，你的确给了他一个教训。”

“卡特先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塔彭丝说，“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情报部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汤米严肃地说：“现在既然我们又回来工作，它就会保留过去的光荣传统。讲一讲，你怎么叫了个布伦肯索普？”

“为什么不能呢？”

“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

“这是我想起来的第一个以B开头的姓。叫这个名字，对于我的内衣方便点儿。”

“此话怎讲？塔彭丝。”

“你呀，真是个傻瓜！我们的姓——贝雷斯福德和布伦肯索普都以B开头。我的内衣上面不是都绣着B吗？叫布伦肯索普，就用不着再劳民伤财换内衣了。说说你吧，你怎么叫了个梅多斯？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挺蠢的。”

“首先，”汤米说，“我的裤子上没有绣大写的B字。其次，这名字也不是我自个儿取的。上级让我叫这个名字。梅多斯先生是一位有着令人尊敬的过去的先生。关于他的经

历，我已经背得烂熟。”

“很好，”塔彭丝说。“那么你这位梅多斯先生是有家有室，还是光棍一条？”

“我是个光棍，”汤米一本正经地说。“我的那位妻子十年前死在新加坡。”

“为什么是在新加坡呢？”

“既然我们都得死在什么地方，死在新加坡有什么不好呢？”

“哦，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也许那真是一个命归黄泉的好地方。我嘛，是个寡妇。”

“你的丈夫死在哪儿？”

“这很重要吗？也许死在某座私人疗养院。我想他大概死于肝硬化。”

“我明白了。一个令人难过的话题。你的儿子道格拉斯呢？”

“道格拉斯在海军。”

“昨天晚上我就听你说过了。”

“我还有两个儿子。雷蒙德在空军。小儿子西里尔在本土防卫义勇军。”

“假如有好事之徒想调查你想象的这三位布伦肯索普兄弟呢？”

“他们不姓布伦肯索普。布伦肯索普是我的第二个丈夫。第一个丈夫是希尔。电话号码簿上至少有三页都是希尔，你上哪儿去查呢？”

汤米叹了一口气。

“你又犯老毛病了，塔彭丝。什么事情都要做过头。两个丈夫，三个儿子。这也太多了吧。你会在一些细节上出问题，搞得自相矛盾。”

“不，不会的。我这几个儿子会派上用场的。记住，我可不是受人之命，来完成什么任务的。我是自由的。我只是为了自己高兴。明白吗？我要好好地高兴一场。”

“也许会的，”汤米说。他又闷闷不乐地补充道：“如果你问我，我或许会说，恐怕只能是一场闹剧。”

“你怎么这样认为？”

“你比我早到桑苏西。说实在话，昨天晚上那几个人你觉得谁像危险的敌人？”

塔彭丝若有所思地说：

“是有点儿不可思议。不过那位小伙子很可疑。”

“你是说卡尔·冯·戴尼姆？难民都经过警察局的严格审查，难道不是吗？”

“当然。可是总有人蒙混过关。你应该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小伙子。”

“你是说，姑娘们会向他透露点儿什么？什么样的姑娘呢？这儿可没有将军的千金，也没有海军上将的小姐。也许他和陆军运输勤务部的哪位连长一块儿出去转转？”

“别开玩笑了，汤米。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地谈谈这件事情。”

“我是很认真。我只是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

塔彭丝板着面孔说：

“现在说这话还为时太早。这种事儿不可能一目了然，佩伦娜太太呢？”

“是的，”汤米若有所思地说，“这位佩伦娜太太是个疑点。”

塔彭丝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说：

“我们俩呢？我的意思是我们怎样合作？”

汤米想了想说：

“我们不能让别人看见总在一起。”

“是的。如果在别人眼里，我们接触太多就糟了。关键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想……是的，我想……追求是最好的办法。”

“追求？”

“正是。我追求你。你要尽可能地逃避我，但是你天性善良正直，彬彬有礼，总是难以成功。我有过两个丈夫，现在正在找第三个。你就扮演那个被追求的老光棍。我常常把你堵在什么地方。比如咖啡馆，或者你正在海滨散步的时候。别人看见都掩嘴窃笑，觉得滑稽透了。”

“听起来行得通，”汤米表示同意。

塔彭丝说：“自古以来，男人被追求就会惹出一大堆笑话。所以我们会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被人看见，他们最多咏咏地笑着说：‘瞧，可怜的老梅多斯。’”汤米突然抓住她的胳臂。

“瞧，”他说，“你往前面看。”

一个年轻小伙子正站在一栋房子的墙角和一个姑娘说话。他们都全神贯注，只顾说话，情绪似乎也很激动。

塔彭丝轻声说：

“是卡尔·冯·戴尼姆。那姑娘是谁?”

“不管是谁，长得很漂亮。”

塔彭丝点了点头。她直盯盯地望着姑娘黝黑的面庞和套衫下面美丽的曲线。她正非常激动地说着什么，卡尔·冯·戴尼姆认真地听着。

塔彭丝喃喃着说：

“我想我们该分手了。”

“是的。”汤米表示同意。

他回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走到海滨人行道尽头的时候，他碰到布莱奇利少校。少校满腹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说：“早上好。”

“早上好。”

“看起来你跟我一样，是个喜欢早起的人。”

汤米说：

“这是在亚洲养成的习惯。当然，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不过，我现在还喜欢早起。”

“非常对，”布莱奇利少校表示赞同。“现在的年轻人真让人恶心。十点钟才爬起床，洗个热水澡，懒洋洋地下来吃早饭。难怪德国人要跟我们打仗呢！我们的年轻人都是面捏的。没有持久力。军队不再是先前的军队了。溺爱。现在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夜里睡觉还要塞个热水瓶。呸！真让人恶心！”

汤米不无悲哀地摇了摇头，布莱奇利少校觉得受到鼓励，越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纪律，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纪律。没有纪律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你知道吗？先生，别人对我说，有的家伙居然穿着宽松的长裤参加阅兵式。这个样子还能指望他们打赢？宽松的长裤！我的天！"

梅多斯先生大着胆子发表意见说，现在和他们那个时候真有天壤之别。

"全是民主作怪，"布莱奇利少校忿忿不平地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做过了头。依我看，民主就被他们搞过了头。军官和士兵一起吃饭。呸！其实士兵们并不喜欢这样，梅多斯。部队知道。部队从来就知道这一点。"

"当然，"梅多斯先生说，"虽然我对部队上的事儿不大清楚……"

少校打断他的话，朝周围瞥了一眼。"参加过上次大战吗？"

"参加过。"

"我想也是这样。一看你就受过训练。瞧这肩膀。你在哪个团？"

"第五团。"汤米想起梅多斯在部队的经历。

"啊，是在希腊中北部的萨洛尼卡。"

"是的。"

"我在梅斯波特。"

布莱奇利少校陷入往事的回忆。汤米很有礼貌地听着。最后，布莱奇利少校愤怒地说：

"现在他们还会再用我吗？不！不会！太老了。我他妈的太老了。可我总能给那些不知世事的毛头小伙子讲讲战

争吧!”

“甚至仅仅是什么事情不该去做?”汤米微笑着说。

“哦? 此话怎讲?”

布莱奇利少校显然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了汤米一眼。汤米连忙改变话题。

“你了解那位……布伦肯索普太太吗?我记得她就叫这个名字。”

“对,没错。就叫布伦肯索普。长得还不错,只是年纪大了点儿。太爱说话。人不错,就是有点儿蠢。不,我不了解她。她是两天前才来桑苏西的。”他又问:“你打听她干什么?”

汤米解释说:

“我正好刚才碰上她了。纳闷她是不是也总起这么早?”

“不知道。女人一般不喜欢早饭前出来散步……谢谢上帝,”他又添了一句。

“阿门,”汤米说。他接着又说:“我早饭前不会很有礼貌地跟别人谈话。但愿没有冒犯她。我只是想早锻炼的事儿。”

布莱奇利少校立刻大表同情。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梅多斯,完全同意。女人在哪儿都好,就是别早饭前出来瞎溜达。”他咯咯地笑了几声,又说:“当心点儿,老家伙。她可是个寡妇。”

“是吗?”

少校乐呵呵地捅了捅他的肋骨。

“我们都知道寡妇怎么回事儿。她已经埋葬了两个丈夫。你要是问我的话,现在正在寻找第三个呢。要提高警惕,

睁大眼睛，梅多斯。这是我的忠告。”

布莱奇利少校来了精神，走到马路尽头之后，回转身迈着轻捷的脚步，回桑苏西吃早饭。这当儿，塔彭丝一直在离那两个正在谈话的年轻人很近的路上走来走去。她听见那个姑娘说：

“你必须当心点儿，卡尔。一旦有人怀疑……”

下面的话塔彭丝没有听见。是那位姑娘暗示卡尔什么吗？当然，这话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塔彭丝又悄悄地向那两个人走去。又有几个字向她飘了过来。

“令人讨厌的英国人，自鸣得意，沾沾自喜……”

布伦肯索普太太的眉毛抖动了一下。卡尔·冯·戴尼姆是从纳粹的迫害之下逃到英国的难民。他对英国人应该感恩戴德才对，为什么出言不逊呢？

塔彭丝又一次回转身，走了过来。不过这一次没等她走到那座房子跟前，两个年轻人就急急忙忙分手了。姑娘穿过马路，离开涛声阵阵的大海，卡尔·冯·戴尼姆向塔彭丝这边走了过来。

如果塔彭丝没有犹豫了一下，停下脚步，或许卡尔·冯·戴尼姆压根儿就不会认出她来。现在他连忙站好，鞠了一躬。

塔彭丝吱吱唔唔地说：

“早上好，冯·戴尼姆先生，天气真好呀！”

“啊，是的。天气是不错。”

塔彭丝继续说：

“真诱人呀！早饭前我并不总是出来溜达。可是今天早

晨是个例外。昨天夜里没有睡好。我发现，换地方总是睡不好觉。过几天才能习惯。”

“哦，是的。的确这样。”

“散散步至少让你吃早饭时胃口大开。”

“你现在回桑苏西吗？如果可以，我陪你走一段路好吗？”他神情严肃地走在她旁边。

塔彭丝说：

“你出来散步，也是为了胃口好一点吗？”

他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

“哦，不。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我去上班。”

“上班？”

“我是研究化学的。”

“这么说，你是干这一行的，”塔彭丝心里想，偷偷地瞥了他一眼。

卡尔·冯·戴尼姆用僵硬的声音继续说：

“我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逃到这儿的。没钱，也没朋友。现在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有用的工作。”

他直盯盯地望着前面。塔彭丝感觉到，他心里一定有一股感情的洪流在奔涌。

她喃喃着说：

“哦，我明白。我看得出。你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

卡尔·冯·戴尼姆说：

“我的两个哥哥被关进集中营。父亲死在另外一座集中营。母亲因为悲伤和恐惧也死了。”

塔彭丝心里想：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背书一样。”

她又偷偷地瞥了他一眼。他仍然目视前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有两个男人从他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飞快地瞥了卡尔一眼。她听见他对他的同伴说：

“我敢打赌，那个家伙是德国人。”

塔彭丝看见卡尔·冯·戴尼姆脸涨得通红。

他无法控制自己，压抑已久的感情突然爆发出来，结结巴巴地说：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他们就是这样说我……我……”

“亲爱的孩子，”塔彭丝突然又恢复成原先的自我。她的声音清晰，有条有理。“别傻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

他转过头望着她。

“你的意思是……”

“你是难民，有时候就得忍气吞声。你活了下来，这是最主要的事情。你活着，没有失去自由。至于别的……你应该认识到，那是无法避免的。两国正在打仗，而你是德国人。”她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你不能指望一个陌生的路人分出谁是好德国人，谁是坏德国人——如果我可以这样唐突地说的话。”

他还凝望着她，一双蓝眼睛非常清澈，因为压抑着心中的感情，目光更加犀利。过了一会儿，他嘴角突然露出微笑，说：

"说起北美印第安人的时候，人们总是说好印第安人是死印第安人。"他笑了起来。"为了当个好德国人，我必须按时上班。好了，再见。"

他又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塔彭丝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想：

"布伦肯索普太太，你又犯了一个错误。以后要加倍小心。现在，到桑苏西吃早饭。"

桑苏西前厅的门敞开着。佩伦娜太太正和什么人大声说话。

"你去告诉他，这些人造黄油，我是怎么说来着？应该到奎勒那儿买火腿。上次那儿的火腿便宜两便士。还有白菜，也要当心点儿……"看见塔彭丝，她连忙停下话头。

"啊，早上好，布伦肯索普太太。看来你是喜欢早起的人。你还没吃早饭吧？已经在餐厅摆好了。"她指了指正和她说话的那个姑娘说："我的女儿希拉。你还没见过她呢。她一直在外面，直到昨天晚上才回来。"

塔彭丝饶有兴趣地看着佩伦娜那张生动漂亮的脸。这张脸不再充满令人赞叹的活力，而是表现出一种厌倦和愤怒。"我的女儿希拉。希拉·佩伦娜。"

塔彭丝寒暄了几句，走进餐厅。有三个人正在吃早饭——斯普罗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儿，还有大块头奥罗克太太。塔彭丝问她们早安。奥罗克太太乐呵呵地说："你早！"完全淹没了斯普罗特太太有气无力的招呼。

那位老妇人兴趣十足地盯着塔彭丝。

"早饭前出去走走可以开开胃口嘛。"

斯普罗特太太对她的小女儿说：

“好好吃面包，喝牛奶，宝贝儿。”边说边把一勺牛奶送到贝蒂·斯普罗特小姐嘴边。

小家伙扭着脖子，避开小勺，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塔彭丝。

她用一根沾着牛奶的手指指着塔彭丝，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咿咿呀呀地说：“嘎……嘎……比克。”

“她喜欢你，”斯普罗特太太笑着对塔彭丝说，就好象这也是一种恩赐。“有时候她见了生人就哭。”

“比克，”贝蒂·斯普罗特说，“啊……呀……袋子。”她大声嚷嚷。

“她这是什么意思？”奥罗克太太兴致勃勃地问。

“她还说不清楚什么话，”斯普罗特太太说，“要知道，她才两岁。全是瞎嚷嚷。不过，她会说‘妈妈’。说呀，宝贝儿。”

贝蒂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卡戈勒，比克。”

“这是她们自己的语言，可爱的小天使，”奥罗克太太滔滔不绝地说。“贝蒂，宝贝儿，现在说妈妈。”

贝蒂皱着眉头看奥罗克太太，大声说：“纳泽……”

“瞧瞧，不想显本事的时候就这样！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

奥罗克太太站起来，朝贝蒂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摇摇摆摆地走出餐厅。

“嘎，嘎，嘎，”贝蒂一边用勺子敲打桌子，一边高兴得大叫。

塔彭丝一双眼睛亮光闪闪，问道：

“她说的纳泽是什么意思？”

斯普罗特太太脸红了一下，说：“贝蒂不喜欢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时就这样大喊大叫。”

“我想也是这样，”塔彭丝说。

两个女人都笑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斯普罗特太太说，“奥罗克太太是一番好意。她只是看起来让人害怕。声音那么粗，还有胡子。”

贝蒂脑袋向一边偏着，朝塔彭丝呜呜哇哇地叫着。

“她喜欢你，布伦肯索普太太，”斯普罗特太太说。

塔彭丝隐隐约约觉得那声音里似乎有一种嫉妒，连忙说：

“孩子们都喜欢新面孔，难道不是吗？”她故作轻松地说。

门开了，布莱奇利少校和汤米走了进来。塔彭丝一下子活跃起来。

“啊，梅多斯先生，”她大声说。“你瞧，我赢了。我先经过邮局。不过，我还给你留了一点儿早饭呢。”

她打了个手势让他坐到自己身边。

汤米结结巴巴地说：“唔……哦……好吧，谢谢。”然后坐到桌子那头。

贝蒂·斯普罗特又叫喊起来，嘴角的牛奶喷到布莱奇利少校身上。布莱奇利少校脸上现出一副尴尬而又高兴的神色。

“这个叽叽喳喳的小淘气今天早上怎么样啊？”他傻呵

呵地问。"叽叽喳喳的小鬼!"他举起一张报纸逗贝蒂。

贝蒂快乐地叫了起来。

忧虑从塔彭丝的心底升起。她想:

"一定是搞错了。这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绝对不可能!"

认为桑苏西是第五纵队的"司令部"纯粹是胡思乱想。

第 三 章

1

搭了凉篷的露台上，明顿小姐正在织毛线。

明顿小姐瘦骨嶙嶙，脖子上面青筋突现。她穿一件淡蓝色罩衫，戴一串珠子串成的项链，粗花呢裙后面软软地凹了进去。

“早上好，布伦肯索普太太。我真希望你睡了个好觉。”

布伦肯索普太太说，换了地方，头一两个晚上总是睡不好。明顿小姐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也一样，在一张别人的床上睡觉，刚开始总是难以成眠。

布伦肯索普太太说，“真是太巧了。哦，这针脚太漂亮了。”明顿小姐高兴得满脸通红，连忙打开正织的毛衣。是的，的确与众不同，但又非常简单。如果布伦肯索普太太愿意，她可以教她。一点儿也不难。哦，非常感谢明顿小姐。不过布伦肯索普太太很笨，不善于织毛衣，就是说，织不了花

样。她只能织巴拉克拉瓦盔式帽之类的东西。就是这顶破帽子，她也怀疑织错了。看起来不大对劲儿，是吗？

明顿小姐非常内行地看了看那堆土黄色的毛线，指出织错的地方。塔彭丝十分感谢，忙把织错的帽子递过去。明顿小姐表现出一种友善和大度。哦，这算不了什么。她已经织好多年毛衣了。

"这场讨厌的战争之前，我连这玩意儿摸也没摸过，"塔彭丝坦率地说。"可是现在闲极无聊，总得干点儿什么。"

"可不是嘛！你还有个儿子在海军？我好像昨天晚上听你说过。"

"是的。大儿子。他呀，真是个好儿子……当然，我知道，当妈的不应该这样夸自己的孩子。我还有个儿子在空军。最小的西里尔现在在法国前线。"

"啊！天哪！天哪！你一定把心都操碎了。"

塔彭丝心里想：

"啊，德里克，亲爱的德里克……在这个乱七八糟的鬼地方，我像傻瓜似的说东道西，可是现在流露的却是我真实的感情……"

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必须勇敢，难道不是吗？让我们盼望战争赶快结束吧。那天我听一位高层人士说，德国人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下去了。"

明顿小姐使劲儿点了点头，脖子上那串珠子哗哗啦啦直响。

"是的，的确这样。我听说……"她很神秘地把声音放

低。"希特勒得病了……要命的病。到八月他就玩儿完了。"

塔彭丝马上回答道：

"什么闪电战，那是德国人最后的一招了。物资短缺是德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工厂里的工人非常不满。他们很快就会垮台的。"

"你们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凯利先生和凯利太太也来到露台。凯利先生焦躁不安地问。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妻子连忙给他膝盖上面盖了一条毯子。他又急不可耐地问：

"你们说什么来着？"

"我们在说，"明顿小姐说，"等到秋天战争就能结束。"

"胡扯，"凯利先生说。"这场战争至少要打六年。"

"哦，凯利先生，"塔彭丝表示反对。"你难道真的这样认为？"

凯利先生满腹狐疑地朝四周看了看。

"奇怪，"他喃喃着说，"是不是有穿堂风？我也许坐到那个角落更好一点儿。"

凯利先生的"搬迁工作"开始了。他的妻子——一个满脸焦急的女人，手忙脚乱地一会儿铺垫子，一会儿盖毯子，嘴里不停地问："怎么样？艾尔弗雷德。你觉得好一点儿了吗？是不是应该戴上太阳镜？今天早晨阳光太晃眼睛。"她叨叨着，好像生活的目的就是如何伺候得丈夫舒舒服服。

凯利先生生气地说：

"不用，不用。别这么大惊小怪，伊丽莎白。你拿来我的围巾了吗？不，不，是那条丝围巾。啊，算了，没关系。这条

大概也行……只一次。可我不想让喉咙太热……阳光太强……得了，你最好还是去把那条取来吧。"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大伙都感兴趣的话题上。"是的，"他说，"依我看，得六年。"

他兴致勃勃地听两个女人大惊小怪地表示不同意见。

"你们这些可爱的女人就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异想天开。我了解德国人。可以说了解得非常透彻。退休之前，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经常出入于德国。柏林、汉堡，慕尼黑，我都了如指掌。我敢向你们保证，德国人能坚持一阵子，特别是背后还有俄国……"凯利先生继续洋洋得意地说下去，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直到妻子拿来丝绸围巾给他围到脖子上，才停了下来。

斯普罗特太太抱着贝蒂走了出来。她把她放在地上，又扔给她一个缺了一只耳朵的小狗和一件玩具娃娃穿的毛外套。

"给你，贝蒂，"她说，"你先给邦佐穿好出去散步的衣服，妈妈收拾一下咱们再走。"

凯利先生还在那儿叨叨些让人乏味的统计数字。只有贝蒂快乐的说笑声不时打断他的长篇独白——小家伙正用她自己的语言和她的小狗邦佐对话。后来一只小鸟落到她身边，她伸出一双可爱的小手，咯咯地笑个不停。小鸟飞走了，贝蒂朝四周张望着，用清晰的声音说：

"小鸟，"然后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孩子开始用一种最好的办法学说话了。"明顿小姐说。"说'塔，塔，'贝蒂。'塔，塔。'"

贝蒂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

“格拉克！”

然后她硬把邦佐一条腿塞进它的羊毛外套，蹒跚着走到一张椅子跟前，拿起椅垫儿，把邦佐推到后边，一边咯咯咯地笑着，一边吃力地说：

“藏起来！哦，藏起来！”

明顿小姐十分骄傲地解释说：

“她喜欢玩捉迷藏。她总把东西藏起来。”接着故意装出一副惊奇的样子，喊了起来：

“邦佐哪儿去了？邦佐哪儿去了？邦佐能到哪儿去了呢？”

小贝蒂蹲在地上，高兴得要命。

凯利先生正在讲德国人替代原材料的方法，发现人们的注意力早已被分散，抬起头，不高兴地咳嗽了几声。

斯普罗特太太戴着帽子走了出来，抱起贝蒂。

大家的注意力又回到凯利先生的身上。

“你说什么来着？”塔彭丝问。

凯利先生因为被人冒犯而生气。

“这个女人总是把孩子扔下不管，想让别人替她照看。我觉得，我还是围上毛围巾好一点儿。太阳要落了。”

“哦，可是……凯利先生，还是接着讲吧。你讲的真有意思。”

凯利先生似乎得到某种抚慰，把羊毛围巾在瘦长的脖子上往紧裹了裹，继续他的“演讲”。“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德国健全了它的制度……”

塔彭丝回转头，望着凯利太太问：

“你是这样看待这场战争的？凯利太太。”

凯利太太跳了起来。

“哦，我怎么看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会打六年吗？”

“啊，但愿不要打这么长的时间。六年，太长了，对吗？”

“是的，是太长了。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听了这个问题，凯利太太似乎吃了一惊，她说：

“啊，我……我不知道。艾尔弗雷德说需要六年。”

“你不认为需要六年吗？”

“我不知道，这事很难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塔彭丝感到一股怒火在心底升腾。尖声尖气的明顿小姐、喜欢发号施令的凯利先生和傻头傻脑的凯利太太……她的同胞难道就是这样一些人吗？还有那位没精打采、眼睛像醋栗子似的斯普罗特太太，难道就比他们好一点儿吗？她，塔彭丝，在这儿能找到什么呢？他们当中恐怕没有一个……

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有一个身影在晃动——她身后站着一个人。她连忙回转头。

佩伦娜太太站在露台上，一双眼睛望着这几个人，目光中有一种轻蔑和嘲笑。塔彭丝想：

“一定要多了解点儿佩伦娜太太的情况。”

2

汤米和布莱奇利少校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搞垮过好几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是吗？梅多斯。"

汤米承认自己深感愧疚。

"哈，哈！听我说，什么事情也瞒不过我这双眼睛。太棒了。我们一定要在一块儿比赛一场。你还没在这儿玩过吧？"

汤米说没有。

"场地还不错……确实不错。也许稍稍小了一点，但是前面是非常漂亮的海滩的景色。从来也没有多少人在那儿玩。怎么样？今天早上跟我去一趟？我们可以玩它一场。"

"非常感谢。我愿意去。"

"你住到桑苏西真让人高兴。"爬那座小山的时候，布莱奇利少校说。"女人太多，吵得你头也痛。真高兴有你跟我做伴。凯利，你压根儿就指望不上。那是个药罐子。除了说他的身体，他得的病、吃的药，没别的话题。他要是能扔了那些药丸子，每天出去走十英里，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住在桑苏西的另外一个男人就是卡尔·冯·戴尼姆了。不过，说实话，梅多斯，我对他真有点儿信不过。"

"信不过？"汤米说。

"信不过。你记着我的话，难民这种事儿很危险。我要是有权，就把他们都关起来。安全第一嘛！"

"也许太严厉了吧。"

"一点儿都不严厉。战争就是战争。我怀疑这个卡尔。

有一点很明显，他不是犹太人。另外，他来这儿才一个月……一个月。你要注意，是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这就很值得怀疑。"

汤米故意让他把话说下去。

"那么，你认为……"

"奸细……他不过是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罢了。"

"可是毫无疑问，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设施。"

"啊，老伙计，这你就不明白了。如果他到像普利茅斯或者朴次茅斯这样重要的地方，他不早就叫人监视起来了吗？可是在这样一个人们休闲度假的地方，谁也不会在意。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是海岸，对不对？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对敌国侨民的政策太宽松了。只要愿意，谁都能来哭丧着脸说，他的兄弟被关进了集中营。你瞧这个年轻人，浑身上下透露着傲气。他是个纳粹。没错，他就是个纳粹。"

"我们这个国家真需要几个巫医，"汤米乐呵呵地说。

"哦，此话怎讲？"

"好嗅出间谍呀，"汤米一本正经地说。

"哈哈！说得好。非常好。把他们一个个都嗅出来。"

他们的谈话告了一个段落，因为俱乐部已在眼前。

作为临时会员，汤米的名字被记了下来。他还被介绍给俱乐部的秘书，一个神情茫然的老头。汤米按规定交纳了会费，便和少校打球去了。

汤米打高尔夫球的技术只是中等。他非常高兴地发现，他的水平正适合和这位新朋友玩。少校赢了两个球，还得了

一次发球的机会。两个人玩得很开心。

“打得不错，梅多斯，相当不错……你运气不怎么样，用了五号铁头球棒，最后一分钟转了方向。我们一定常来玩。走，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人都很不错。有几位简直好得就像老太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海多克在那儿……你会喜欢海多克的。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在山崖上有一座房子，是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的近邻。他是这个地方的空袭预防队队长。”

海多克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好的大个子男人，一双蓝眼睛大而有神，脸上是风吹日晒留下的痕迹。他嗓门儿很大，说话好像叫喊一样。

他十分友好地问候了汤米。

“这么说，布莱奇利少校这回在桑苏西有伴儿了。他非常高兴能有个男人跟他一起，他快被那个女人世界淹没了。是吗，布莱奇利？”

“我这个人不喜欢往女人堆里扎，”布莱奇利少校说。

“胡说，”海多克说。“不过是不喜欢那些不合你胃口的女人罢了。就这么回事儿。不喜欢旅馆里面那些老太太。除了饶舌就是织毛衣。”

“你把佩伦娜小姐给忘了，”布莱奇利说。

“啊，希拉。她当然是个很吸引人的姑娘。如果你问我，我就会告诉你，她很漂亮。”

“我有点儿替她着急，”布莱奇利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喝一杯好吗？梅多斯。你喝什么，少校？”

要了酒水之后，三个人在俱乐部的游廊里坐了下来。海多克又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布莱奇利少校带着几分气愤说：

“那个德国小伙子。她好像对他太关注了。”

“你是说爱上他了？唔，这可不好。当然了，他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可是那也不行。不行，布莱奇利。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这简直就是和敌人做交易。这些姑娘们，爱国精神哪儿去了？英国的好小伙子多的是。”

布莱奇利说：

“希拉是个古怪的姑娘……她总是板着面孔，谁也不理。”

“西班牙血统，”队长说。“她父亲有二分之一西班牙血统，对吗？”

“不知道。我想，她的姓是西班牙的。”

队长看了一眼手表。

“到播新闻的时间了。我们最好进去听广播吧。”

没什么新闻，和早晨报纸上说的差不多。对空军最近的业绩作了一番评论——第一流的战士，雄狮一样勇敢——之后，队长又高谈阔论起来——德国人迟早要在利哈姆普敦登陆。他认为这地方即使从军事上讲算不上重要，政府也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

“连一门高射炮也没有，简直是耻辱。”

这个话题没有多谈，因为汤米和少校急着回桑苏西吃午饭。海多克非常热情地邀请汤米到他的“寒舍”造访。“那是走私者的栖息之地。极好的景色——我自己的海滩——

家里有各种小巧的玩意儿。带他过来吧，布莱奇利。"

他们约定第二天晚上，汤米和布莱奇利少校到海多克家小酌。

3

午饭后是桑苏西最安静的时候。凯利先生和忠心耿耿的凯利太太"休息"去了。明顿小姐带着布伦肯索普太太去兵站为前线的战士们打包裹，写地址去了。

梅多斯先生无声无息地溜达到利哈姆普敦，沿着海滨广场慢慢地走着。他买了几支香烟，又在史密斯的铺子里买了一份最近的刊物。过了一会儿，显然是经过一番思索，才拿定主意跳上一辆写着"开往老码头"的公共汽车。

老码头是这条旅游线的终点。汤米花两便士，慢慢地走上码头。那是一道粗糙的、风雨剥蚀的堤坝，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投入一枚硬币便可以观看海景的望远镜。堤坝上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孩子跑来跑去，快乐的叫喊声和海鸥的鸣叫遥相呼应。有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堤坝上钓鱼。

梅多斯先生走过去，低头凝视着海水，轻声问：

"钓上什么东西了吗？"

钓鱼的人摇了摇头。

"总不上钩。"格兰特先生往回绕了几圈钓鱼的线，头也没回，说：

"你的情况怎么样，梅多斯？"

汤米说：

“还没有多少可汇报的情况,先生。我正在努力站稳脚跟。”

“好。给我讲一下详细情况。”

汤米在旁边一根系船的柱子上面坐下,这样整个堤坝尽收眼底。然后他说:

“我想,我现在的情况还算顺利。估计你已经知道桑苏西都住了些什么人。”格兰特先生点了点头。“现在还没有什么好汇报的。我和布莱奇利少校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打了高尔夫球。他看起来是一位典型的退休军官。如果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或许太典型了点儿。凯利先生是一位太担心自己健康的病包子。他自己说,前几年经常到德国。”

“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格兰特先生说。

“还有卡尔·冯·戴尼姆。”

“是的,梅多斯,可以告诉你,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位卡尔·冯·戴尼姆。”

“你认为他就是N?”

格兰特先生摇了摇头。

“不,我不这样认为。依我看,N不会是一个德国人。”

“为了逃脱纳粹的迫害跑到我们这儿的难民也不可能?”

“是的。他们知道,敌对国的侨民都受到监视。此外,梅多斯,从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敌国侨民都将被拘留。这当然还是我们内部的秘密。不管我们的敌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总会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所以他们绝不会冒特务头子

被拘留的危险。N很可能是中立国的人，或者就是英国人。M当然也一样。我对卡尔·冯·戴尼姆的看法是，他很可能是这条链子上的一环。N或者M也许不在桑苏西。通过卡尔·冯·戴尼姆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我们的目标。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大。越是觉得桑苏西其他房客不会是N和M，越觉得我的推测有道理。”

“看来，你对他们都审查过一遍了。是吗，先生？”

格兰特先生叹了一口气。那是一种大伤脑筋的叹息。

“没有。这正是我难于做到的事情。倘若通过情报部门查他们，那真是易如反掌。可是我不能冒这个险，贝雷斯福德。因为坏蛋就隐藏在这儿。一旦他们发现我注意桑苏西，就会打草惊蛇。所以我们派你这个‘局外人’来。所以你只能在一片漆黑中工作，得不到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我不敢惊动他们。只有一个人我可以公开审查。”

“谁？”

“卡尔·冯·戴尼姆。审查他很容易。例行公事。我不从桑苏西的角度审查他，我可以从敌对国侨民的角度查他的来龙去脉。”

汤米好奇地问：

“结果呢？”

格兰特先生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

“这位卡尔正如他自已说的那样。他的父亲因为言行有失检点被逮捕，后来死在集中营。卡尔的两个哥哥也在集中营。一年前，他的妈妈悲伤过度，不幸去世。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逃到英格兰。卡尔·冯·戴尼姆非常愿意帮我们

这个国家，他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得很出色。他的实验对消除某些毒气造成的危险，净化空气，具有重要的意义。”

汤米说：

“这么说，他没有什么问题了？”

“当然很难绝对保证没有问题。我们的德国朋友以其办事周到而闻名于世。如果卡尔·冯·戴尼姆是他们派来的特务，他们肯定会准备一份和他自己的叙述完全一致的材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冯·戴尼姆家的故事是整个阴谋的一部分。在纳粹的统治之下，这种精心安排不是没有可能。另一种可能是，这个年轻人不是真正的卡尔·冯·戴尼姆，而是一个冒牌货。”

汤米若有所思地说：“我明白了。”然后又岔开这个话题，说：

“他看起来是个相当不错的年轻人。”

格兰特叹了一口气说：“是不错……他们几乎总是很不错。我们干的这活儿，也有难言的苦涩。我们尊敬我们的对手，他们也尊敬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喜欢自己的对立面……虽然极力想把他打倒。”

汤米想，战争就像一头怪兽，真让你琢磨不透。格兰特的声音打断他的沉思。

“但是有的人我们既不会尊敬也不会喜欢。这就是那些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叛徒。为了从外国人那儿得到高官厚禄，他们不惜出卖祖国的利益。”

汤米激动地说：

“我的上帝，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那些卑鄙小人真是

可恶至极。”

“到头来，他们只能落个可耻的下场。”

汤米有点儿疑惑地问：

“难道真的有这种下流坯吗？”

“到处都有。我跟你讲过。我们情报部门有。野战部队有。国会议员里有。甚至那些高高在上的部长里也不乏其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清除出去。而且要快。不能从底层做起，只注意那些小喽啰，那些在公司里煽风点火、蛊惑人心的人。他们不知道谁是大头头。我们要找的是那些大人物。这些家伙可以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如果不能把他们及时挖出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受到威胁。”

汤米信心十足地说：

“我们一定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先生。”

格兰特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自信？”

汤米说：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干净彻底地消灭！”

格兰特先生转过脸，用审视的目光看了一两分钟汤米，又一次注意到他下巴上那一条条表现出坚定意志的曲线，敬佩和赞赏的感情油然而生。他十分平静地说：

“真是个好人啊！”

他继续说：

“桑苏西住的那几位女人呢？有没有可疑的迹象？”

“我觉得桑苏西的女老板有点儿奇怪。”

"佩伦娜太太?"

"是的。你知道关于她的情况吗?"

格兰特先生慢吞吞地说:

"我当然可以去看她的档案。但是我跟你说过,这是很危险的。"

"是的。最好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她是我惟一觉得可疑的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母亲,一个老处女,疑病症患者那位没头脑的妻子,一位看起来令人生畏的爱尔兰老太太。从表面上看,谁都没问题。"

"就这几个人吗?"

"不,还有一位布伦肯索普太太……三天前才来。"

"是吗?"

汤米说:"布伦肯索普太太是我的妻子。"

"什么?"

格兰特先生非常惊讶,转过脸,愤怒地盯着汤米。

"我记得,我对你说过,贝雷斯福德,不能对你的妻子提半个字!"

"你的确说过。我也确实守口如瓶。如果你想听听我的解释的话……"

汤米把事情简单地叙述了一遍。他不看格兰特先生,而且尽量控制自己,不流露出为妻子骄傲的感情。

他讲完之后,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格兰特先生突然笑了起来,而且一直笑了好几分钟。

他说:"我得向这位妇女脱帽敬礼。她简直是百里挑一。"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汤米说。

伊斯特汉普顿要是知道这事儿一定会捧腹大笑。他警告过我不要小瞧了你的妻子。他说，要是不把她放在眼里，迟早都要被她击败。可我没听他的话，虽然我知道一定要小心谨慎。你也看到，为了怕她听见我们的计划，我大费了一番心思。我先前就打听清楚只有你和她在家。对这一点还挺满意。后来，我听见电话那边有个声音，让她马上过去一趟。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就这样被她略施小计瞒了过去。是的，你的妻子，她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女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请你代表我告诉她，我认输了。”

“我想，现在，她可以参加这件工作了，对吗？”

格兰特先生作了一个鬼脸。

“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她已经参与了。请你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屈尊参加我们的工作，情报部将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一定告诉她。”汤米说，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格兰特先生很严肃地说：

“我想，你不能劝她回家，让她在家老老实实呆着，是吗？”

汤米摇了摇头。

“你不了解塔彭丝。”

“我想我已经开始了解她了。我之所以想让你劝她回家，是因为这件工作很危险。一旦他们发觉你或者她……”

他还没把话说完，汤米就抢着说："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先生。"

"看来连你也无法劝她避开危险。"

汤米慢悠悠地说：

"事实上，我自己就不愿意这样做。塔彭丝和我从来没有想过危险。我们总是一起迎接挑战。"

他想起上次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共同冒险的事业。

这就是他和塔彭丝的生活，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这样——共同冒险……

第四章

1

晚饭前，塔彭丝走进桑苏西休息室的时候，屋子里只有奥罗克太太，她坐在窗户旁边，看起来就像一座小山。她热情洋溢、激情满怀地问候塔彭丝。

"啊，是布伦肯索普太太吧。你跟我一样，都喜欢进餐厅前先下来坐一坐。好天气的时候打开窗户，这屋子满不错。闻不到做饭的味儿。在这家旅馆，除了这儿，哪儿都逃不脱那股讨厌的味儿。尤其是炖洋葱和白菜的时候。坐下吧，布伦肯索普太太。告诉我，今天你都干什么来着，你觉得利哈姆普敦怎么样？"

塔彭丝觉得奥罗克太太身上有一种既令人憎恶又很吸引人的东西。她像童话里面的吃人女妖。膀大腰圆，声音粗重，还长着很显眼的胡子。她眼睛深陷但亮光闪闪，每一个部位都比一般人大，确实像人们孩提时代梦幻中的妖怪。

塔彭丝说，她挺喜欢利哈姆普敦，在这儿呆着很高兴。

“这个地方，”她满怀伤感地说，“也算是能让我高兴一点的地方了。你知道我的思想负担太重了。”

“啊，不要太着急。”奥罗克太太安慰说，“你的儿子们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对此不应该有半点怀疑。我记得你有一个儿子在空军，对吗？”

“是的。雷蒙德。”

“他现在在法国，还是在英格兰？”

“眼下他在埃及。这是他在上封信里告诉我的。应该说是用我们俩约定的暗号告诉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用某句话表示某个意思，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认为这样做无可非议。你说呢？”

奥罗克太太马上回答道：

“当然。这是母亲应该享有的特权。”

“是啊。你看，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儿子在哪儿。”

奥罗克太太点了点硕大的头颅。

“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我要是有个儿子在前线，我也会用这种办法瞒过信件检查员的眼睛。你的另外一个儿子好像在海军，是吗？”

塔彭丝很有礼貌地讲起道格拉斯的“英雄传奇”。

“你看，”她大声说，“三个儿子不在家，我就像丢了魂一样。以前从来没有三个人一起离家的时候。他们对我都那样好。我觉得他们首先把我看作朋友，然后才是母亲。”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有时候我不得不责备他们几句，他们才不用我这个老太太陪着，自己出去玩玩。”

“塔彭丝心里想：我听起来是个多么讨厌的女人呀!”

她继续大声说：“我真不知道我该做什么，该上哪儿?我在伦敦的房子租期到了，要是续租实在太傻，所以就想找个僻静的地方住下。当然交通要方便……”她停下话头。

奥罗克太太又点了点头。

“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现在伦敦不是好呆的地方，实在是太压抑了。我在那儿生活过好多年。我是个古董商。你或许知道我的铺子，在切尔西区，科纳巴大街。门上写着凯特·凯利四个大字。我还经销一些非常漂亮的玩意儿……非常漂亮。大多数是玻璃制品。有沃特福德玻璃器皿，科克生产的玻璃器皿。都精美无比。枝形吊灯、虹彩陶瓷器，潘趣酒碗[1]，应有尽有。还有从国外进口的玻璃工艺品。我还有许多小玩意儿。当然没有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都是一些小古董，可是非常漂亮。大多数是胡桃木和橡木做的。哦，真是些可爱的玩意儿。我有几位相当不错的顾客。可是——打仗，一切都完了。我还挺走运，损失不太大。”

塔彭丝模模糊糊地记起那家玻璃器皿店。那里面摆满了五光十色的玻璃制品，连走路都很难。店老板是个块头很大的女人，声音洪厚，不时劝人们买这买那。是的，她以前肯定进过奥罗克太太的店铺。

奥罗克太太继续说：

“我不是那种喜欢怨天忧人的人……不像住在这儿的

---

① 潘趣酒是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和的饮料。潘趣酒碗是指用来调和潘趣酒的碗。——译注。

某些人。凯利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一天到晚围着围巾,无病呻吟,抱怨他的事业成了一片废墟。当然是一片废墟,这是战争嘛。还有他那位唯命是从的妻子,看了都让人难受。斯普罗特太太也够呛,总是为她的丈夫大惊小怪。"

"他也在前线吗?"

"没有。他是保险公司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员,害怕空袭,战争一开始就把妻子女儿送到这儿,要我说,考虑到孩子的安全,送到这儿也不是不可以——小家伙挺可爱——问题是斯普罗特太太总是叽叽哝哝,说她的丈夫本来可以飞黄腾达,偏偏碰上这场战争……她还不住嘴地说,亚瑟一定想得她神不守舍。可是你要是问我,我会说,亚瑟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她。他也许另有所爱呢。"

塔彭丝喃喃着说:

"我真为当母亲的人难过。如果你让孩子们离开你,就会永远不得安宁。如果你跟儿女一起走,又放心不下丈夫。"

"啊,是啊!这就叫两者不可兼得。"

"这地方看起来收费还比较合理。"

"是的。把钱花在这儿还值。佩伦娜太太是个好管家。不过这个女人也挺古怪。"

"怎么个古怪法?"

奥罗克太太眨了眨亮晶晶的眼睛,说:

"你也许认为我这个人爱说三道四。这话不假。我对我的同胞们很感兴趣,所以我总是坐在椅子里观察他们,看他们出出进进,看谁在门廊里、谁在花园里做什么事情。我们刚才说什么来着?对了,佩伦娜太太。我说她这个人很古怪。

这个女人肯定经历不凡，要不然就是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当然是真的。她的所作所为让我这样认为。有一天我问她：'你是从爱尔兰什么地方来的?'你猜怎么着？她直盯盯地望着我，大声说：'她根本就不是从爱尔兰来的。'"

"你认为她是爱尔兰人?"

"她当然是爱尔兰人。我了解自己祖国的女人。我甚至可以说出她是哪个县的。可是你听她是怎么说的：'我是英国人，'她说，'我的丈夫是西班牙人。'……"

奥罗克太太突然停下话头。斯普罗特太太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汤米。

塔彭丝立刻装出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

"晚上好，梅多斯先生。今天晚上你看起来气色真好。"

汤米说：

"多锻炼，这就是秘诀。上午打了一场高尔夫球，下午在海滨散步。"

斯普罗特太太说：

"今天下午我带着孩子到海滩玩，她想在海水里走，但我觉得海水一定很凉，就帮她用沙子堆城堡，结果一条狗叼起我正织的毛线团就跑，一直跑了好远。真烦人。再接上先前的针脚太难了。我织毛衣可一点儿也不内行。"

"你那顶帽子织得还不错，布伦肯索普太太，"奥罗克太太说，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塔彭丝身上。"我觉得你手艺蛮好，

织的挺好。可是明顿小姐说，织毛活你是个新手。”

塔彭丝红了一下脸。奥罗克太太的确很有眼光。塔彭丝有点儿烦恼地说：

“我常织毛衣。跟明顿太太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我想她这个人好为人师，总爱指教别人。”

大伙儿表示赞同，都笑了起来，几分钟之后，其他人都走进餐厅，开饭的铃声也响了。

吃饭的时候，话题转到间谍身上。老掉牙的故事又重复了一遍。一位修女长着肌肉结实的臂膀，神父打开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来的时候，说的都是凡夫俗子的话。一位奥地利厨师在卧室的烟囱里藏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所有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在座诸君的七大姑八大姨或者已经是从堂兄表弟的身上。话题很快就转到“第五纵队”的活动上面，对英国的法西斯、共产党、和平党以及那些小心谨慎的反对党也都大加挞伐。这是每一天都能听到的极其普通的谈话，可是塔彭丝非常注意地倾听着，研究他们说话时的表情，希望找到可疑的东西。可是什么也没有。也许是出于沉默寡言的习惯，希拉・佩伦娜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她一个人坐在那儿，阴沉着脸若有所思。

这天晚上，卡尔・冯・戴尼姆没来餐厅吃饭，所以大家尽可以无遮无拦地闲聊。

直到吃完饭，希拉只说了一次话。

斯普罗特太太细声细气地说：

“依我看，德国人在上次大战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枪毙

了护士卡维尔[1]。这件事不得民心，弄得大家都反对他们。”

这时希拉突然转过头，用年轻人火辣辣的声音说：“为什么不该枪毙她？她是间谍，难道不是吗？”

“哦，不，她不是间谍。”

“她帮助英国人逃出敌人占领的国家。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就不应该枪毙她？”

“哦，可是……枪毙一个妇女……一个护士。”

希拉站起身来。

“我想德国人做得没错。”她说。

她从窗户跳进花园。

水果——还不熟的香蕉和放了好长时间的橘子——端上好一阵子了。人们都站起身来，到休息厅喝咖啡。

只有汤米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花园走去。他看见希拉·佩伦娜斜倚在阳台上眺望着大海。他走过去在她身边停了下来。

希拉沉重地喘息着，汤米由此看出她心里一定十分烦乱。他递给她一支香烟，希拉没有拒绝。

他说：“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姑娘喃喃着说：

“本来可以很美好……”

汤米满腹狐疑地看着她。他突然感觉到这个姑娘焕发

---

[1] 卡维尔(Edith Louisa Cavell，1865—1915)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帮助协约国军人逃出德国占领下的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军处死。——译注。

着青春的活力和魅力。他的心里荡漾着激越的感情和强烈的吸引力。他想，这个希拉一定是一位轻而易举就能让男人昏头的姑娘。“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他说。

“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恨这场战争。”

“我们都恨。”

“和我的恨法不同。我恨时下流行的空话，恨那种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还有……那种讨厌的、讨厌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汤米吃了一惊。

“是的，我讨厌爱国主义。你明白吗？开口祖国，闭口祖国！背叛祖国……为祖国而死……为祖国效劳。一个人的祖国为什么就那么重要呢？”

汤米说：“我也说不清楚，但就是重要。”

“对我并非如此！哦，对你自然十分重要。你们跑到国外，打着大英帝国的幌子又买又卖，回来之后一肚子铁石心肠，满嘴陈词滥调，张口闭口土著人如何如何，喝的都是印度美酒或者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汤米轻声说：

“但愿我不像你说得那么坏，亲爱的。”

“也许我这样说有点儿夸张。……不过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你忠于大英帝国，相信……相信……这样一个愚蠢的念头：为自己的国家死而无憾。”

“我的国家，”汤米冷冰冰地说，“还没到非要让我为她去死的地步。”

“是的。但你愿意。这就很蠢！没有什么值得你为她而

死的东西。全是夸夸其谈，唱高调。我的国家对于我就什么也不是。"

"总有一天，"汤米说，"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对于你非常重要。"

"不，永远不会！我已经为它饱受磨难……我已经领教了它的厉害……"

她停下话头，突然转过脸，十分冲动地说：

"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吗？"

"不知道。"汤米兴趣陡增。

"他叫帕特里克·马圭尔。他……他是上次世界大战凯斯门特[①]的追随者。以叛国分子的罪名被枪杀。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理想，和别的爱尔兰人一起瞎激动。为什么他不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干自己的事情呢？他对一些人是牺牲的英雄，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可耻的叛国分子。我觉得，他只是愚蠢！"

汤米感觉到姑娘被压抑的感情正在奔涌而出。

"这么说，这个阴影一直伴随你长大？"

"毫无疑问，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妈妈改名换姓。我们在西班牙住了几年。她总说，我父亲有二分之一的西班牙血统。不管走到哪儿，都得撒谎。我们走遍了整个欧洲，最后来这儿开了这家旅馆。我觉得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做的

---

① 凯斯门特(Sir Roger David Casement，1864－1916)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当过英国外交官，曾领导1916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预定由德国提供军火，起事前被捕，在伦敦被处绞刑。——译注。

一件最令人讨厌的事情。”

汤米问道：

“你妈妈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你是说我爸爸的死？”希拉沉默了一会儿，皱着眉头想了想，慢吞吞地说：“我一直没搞清楚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从来不说。要弄明白妈妈的想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汤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希拉突然说：

“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和你谈这些。真是心血来潮。我们是从哪儿扯起这个话题的呢？”

“埃迪斯·卡维尔。”

“哦，对了，爱国主义。我说，我讨厌什么爱国主义。”

“你难道忘了卡维尔护士说过的话吗？”

“什么话？”

“她死以前说的话。你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他重复了一遍卡维尔说的话：

“爱国主义还不够……我一定要让自己的心里没有仇恨。”

“哦……”她呆呆地站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后来，她连忙回过身，消失在花园的阴影里。

2

“所以，你看，塔彭丝，这样一来就对上口径了。”

塔彭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海滩一片空旷。她靠着防波堤站着。汤米坐在堤上，那片供人们散步的空地尽收眼底。倒不是为了防备什么人。这天早晨旅馆里那几位房客的行踪他一清二楚。而且他们俩的会面总给人留下一种不期而遇的印象——老太太喜出望外，他自己大吃一惊。

塔彭丝说：

"你是说佩伦娜太太？"

"是的。隐藏在这里的间谍是M不是N。

塔彭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是的。她是爱尔兰人——正如奥罗克太太发现的那样——可是又矢口否认这个事实。经常出入于欧洲各国，化名佩伦娜太太来这儿开了这家旅馆。这是极好的伪装，住满了无关紧要而又令人讨厌的人。她丈夫以叛国罪被处死。她完全有理由在我们这个国家经营'第五纵队'。是的，完全符合。依你看，那个姑娘也卷入她的阴谋活动了吗？"

汤米非常肯定地说：

"绝对没有。如果她也是间谍，肯定不会对我说这些。我……你知道……我觉得自己这种做法真是难登大雅之堂。"

塔彭丝点了点头表示完全理解。

"是的，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干的活儿本身就算不上高尚。"

"可是非常需要，必须去做。"

"哦，当然。"

汤米脸红了一下，说：

"我跟你一样，不想撒谎……"

塔彭丝打断他的话。

“我并不介意撒谎。实话说，我常常为自己的撒谎艺术而高兴。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正是忘了说谎话的时候——完全以本来面貌面对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个结果。”她停了一下继续说：“这就是昨天晚上你碰到的情形……。和那个姑娘谈话的时候，她对你真实的自我做出了回应，所以你感到不安。”

“我相信你是对的，塔彭丝。”

“是的。因为我自己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和那个德国小伙子。”

汤米说：

“你对他怎么看？”

塔彭丝很爽快地说：

“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他和这桩事没有任何关系。”

“格兰特先生认为有关系。”

“你那位格兰特呀！”塔彭丝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真想看看你跟他提起我时，他脸上的表情。”

“不管怎么说，他公开表示了歉意。而且你已经正式参与了这件工作。”

塔彭丝点点头，但是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

她说：

“你还记得上次战争之后，我们搜寻布朗先生的事吗？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多么兴奋、激动，多么轻松愉快吗？”

汤米点了点头，显得神采奕奕。

“当然记得！”

"汤米……现在为什么和先前…不同呢?"

他想了想,变得严肃起来。过了一会儿,说道:

"我想,这的确是年龄的原因。"

塔彭丝生气地说:

"难道你也认为我们太老了吗?"

"不,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老了。只是,这一次……不会是轻松愉快的差事。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相同。这是我们经历的第二次大战……这一次,我们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我明白。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悲惨、恐惧和它造成的破坏。而此前,我们太年轻,很少想这些事情。"

"正是。上次大战时,我也有九死一生吓得要命的时候,有那么一两次,还差点儿上了西天,可是也有快快活活的时候。"

塔彭丝说:

"我想德里克一定和我们当年的想法一样。"

"最好不要总想着他,老婆子。"汤米说。

"你说得很对,"塔彭丝语气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接受了任务,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好。让我们研究一下情况吧。佩伦娜太太有什么疑点吗?"

"至少可以说,她很可疑。你觉得还有谁值得怀疑吗?塔彭丝。"

塔彭丝想了想。

"没有,没有了。我来这儿之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把他们每个人都仔细研究一遍。有几个人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

“比如……”

“哦，比如明顿小姐，这位‘地地道道’的英国老处女。斯普罗特太太和她的小贝蒂，还有那位愚蠢的凯利太太。”

“可是傻瓜是可以装出来的。”

“哦，那倒是。不过这位喜欢大惊小怪的老处女和那位只管自己的年轻母亲的角色，很容易演过了头，这两位可是相当自然，看不出任何破绽，再说斯普罗特太太有个孩子。”

“我想，”汤米说，“就是最隐蔽的特务也可能有孩子。”

“但是总不会带着孩子来干特务的活儿，”塔彭丝说。“你是不会带着孩子赴汤蹈火的。对这一点，我很有把握，汤米。我很清楚，你一定设法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卷入这种事情。”

“好，就算你对，”汤米说，“我同意你把斯普罗特太太和明顿小姐排除在外的意见。可是，对凯利太太就没把握了。”

“是的。也许有可能。因为她的‘表演’确实有点过分。我的意见是，不会有多少女人像她那么傻头傻脑。”汤米喃喃着说。

“你是从哪儿发现的？”塔彭丝问，颇有点咄咄逼人。

“反正不是从你身上发现的，塔彭丝。你的忠诚还没到这个地步。”

“作为男人，”塔彭丝和蔼地说，“你生病的时候，从不大惊小怪。”

汤米又把话题转回到对桑苏西旅馆各位房客的“评估”上。

“凯利，”汤米边想边说，“凯利这个人有点形迹可疑。”

“是的。这家伙是有一点鬼头鬼脑。奥罗克太太呢？”

“你对她怎么看？”

“我还说不清楚。她总让人烦恼、不安。就像一个嗜血成性的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倒觉得她就是那么一个冷眼旁观，以发现别人秘密为乐的人。”

塔彭丝慢慢地说：

“她……她很注意观察。”

她想起奥罗克太太对她织毛衣的那番评论。

“布莱奇利呢？”汤米说。

“我几乎没跟他说过话。毫无疑问他应该是你的囊中之物。”

“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的守旧、自信的家伙。我是这样认为的。”

“正是，”塔彭丝说，似乎只是附和汤米，并没有接他的话茬，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最糟糕的是，你非要把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扭曲、变形，让他们符合你自己那种近乎变态的要求。”

“我已经试探了几次布莱奇利。”汤米说。

“你是怎么试探的？我自己也考虑过几种试探的办法。”

“只是给他设几个小小不言的陷井。时间呀，地点呀，诸如此类的小把戏。”

“你能说具体点儿吗？”

“比方说，我们聊打野鸭子的事儿。他提到法尤姆[1]。某月在那儿打猎满载而归。还有一次提到埃及，一个全然不同的话题。木乃伊，图坦卡蒙[2]，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见过那些文物吗？他是什么时候在那儿的？暗地里我核对他说得对不对，再比如，我提到‘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说出一两条船的名字，还说某条船很舒服。他便顺口说到某一次航行。回去之后，我就核实。都是些不会让他警觉的无关紧要的事。”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露出什么破绽？”

“没有。听我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考察方法，塔彭丝。”

“是的。不过，我想如果他真是N，早就把自己编造的经历背得滚瓜烂熟，无懈可击了。”

“啊，是的。主要经历当然不会错。可是一些不重要的细节未必记得那么清楚。而且，如果某些细节记得过分清楚，本身就是破绽。普通人不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他是在一九二六年还是一九二七年打过一次鸭子。他总要想一想才能告诉你。”

“可是，迄今为止，他一切正常。”

“那么，结论只能是把他排除在外了。”

“正是。”

“好了，”塔彭丝说。“我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一下吧。”

---

① 法尤姆(Fayum)：埃及东北部城市，法尤姆省省会。——译注。

② 图坦卡蒙(Tutankhamen)：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1361—1352BC在位)。——译注。

于是她如此这般地说了起来。

3

回旅馆的路上，布伦肯索普太太到了一趟邮局。她买了几张邮票，从邮局出来又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拨了一个号码找“法拉第先生”。这是她和格兰特先生的联系办法。她面带微笑走出电话亭，慢慢地朝旅馆走去，路上又买了一些毛线。

微风徐徐地吹，这是一个让人心清气爽的下午。塔彭丝本来是一个精力充沛、走路很快的女人，可是想到自己现在是布伦肯索普太太，便放慢了脚步。布伦肯索普太太是个闲人，除了织毛衣（还不是行家里手），给儿子写信，便无事可干。她总是给儿子们写信，有时候没有写完就随便扔在桌子上面。

塔彭丝慢慢爬上小山包，向桑苏西走去。因为不是一条通往远方的大路（这条路只到“走私者栖息地”——海多克队长的府邸）。路上车辆行人很少。只有几辆小货车跑来跑去。塔彭丝兴致勃勃地看马路两旁店铺、旅馆的名称：“贝拉海景”（很不准确，因为从这家旅馆只能看到一点点大海的风景。主要的景色是大路那边的维多利亚公园）。接下去是“卡拉奇”。再往下是“雪莉楼”。然后是“海景”（这次比较准确）。“克莱尔城堡”（非常可笑，因为只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特里罗尼”，和佩伦娜太太的旅馆不相上下。最后是桑苏西那幢紫红色的建筑。

快要走到桑苏西跟前的时候，塔彭丝突然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正向里面张望。她似乎非常紧张，而且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塔彭丝几乎是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那个女人直到塔彭丝走到跟前才发现。她吓了一跳，连忙回过头来。

女人个子很高，穿得破破烂烂，可是那张脸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气质。她并不年轻，也许还不到四十岁。她的脸和身上的装束形成鲜明对照。她满头金发，颧骨略高，曾经非常漂亮，应该说，现在风韵犹存。有一刹，塔彭丝觉得她非常面熟。可是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想，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张看上一眼就很难忘记的脸。

女人显然吓了一跳。她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恐没有逃过塔彭丝的眼睛。

塔彭丝说：

"对不起，你在找什么人吗?"

女人非常缓慢地，用外国人才会有的腔调一字一顿地说出几个好像早就在心里背下的字：

"这里是桑苏西吗?"

"是的。我就住在这儿。你要找什么人吗?"

女人停了一下，然后问道：

"请您告诉我，这儿有一位罗森斯坦先生吗?"

"罗森斯坦先生?"塔彭丝摇了摇头。"没有。恐怕没有。也许他在这儿住过，现在已经走了。我替你问一下好吗?"

那个奇怪的女人连忙摇了摇手表示拒绝。她说：

“不……不。是我搞错了。对不起。”

说着她转过身，向山下快步走去。

塔彭丝站在那儿直盯盯地望着她的背影。一种说不清的原因使她的疑心大增。这个女人的行为举止和她的言谈话语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塔彭丝觉得所谓“罗森斯坦先生”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是那个女人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名字。

塔彭丝犹豫了一下，向山下走去。仿佛是人们所说的“直觉”驱使她跟踪那个女人。

可是刚走几步她便停了下来。跟踪那个女人就一定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她和那个女人说话的时候，正要进桑苏西大门。现在如果有人看见她跟在她的后面，一定要怀疑这位布伦肯索普太太不像表面那样简单。前提当然是，如果这个形迹可疑的女人真的卷入敌人阴谋活动的话。

不，不管怎么说，她必须把布伦肯索普太太的角色演到底。

塔彭丝转过身又向山上走去。她走进桑苏西，在门厅停了一会儿。像平常刚过中午的时候一样，旅馆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小贝蒂在午睡，年纪大一点的房客有的在房间休息，有的出去闲逛。

塔彭丝站在昏暗的门厅正在想刚才的事情，听见一个轻微的响声。她很熟悉这个声音——那是电话分机的咔哒声。

桑苏西的电话装在门厅里。塔彭丝刚才听见的响声是

拿起或者放下分机听筒时发出的声音。而这个分机装在佩伦娜太太的卧室。

如果是汤米，一定会踌躇不前。可是塔彭丝一点儿也没有犹豫。她轻手轻脚走过去，小心翼翼拿下听筒放在耳边。

有人正在使用分机，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切顺利。按计划第四……”

一个女人的声音：“好的，继续干吧。”

咔哒一声，分机的听筒放下。

塔彭丝站在那儿眉头紧皱，是不是佩伦娜太太的声音？刚才她只听见几个字，很难判断。如果听见几句话就好了。当然，可能是极其普通的谈话。光凭她听见的只言片语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一个黑影从门口闪过。塔彭丝连忙放下听筒，站了起来。是佩伦娜太太。

“今天下午天气真好。你要出去吗，布伦肯索普太太？还是刚回来？”

这么说，刚才在佩伦娜太太房间里打电话的不是她本人。塔彭丝支唔了几句便向楼梯走去。佩伦娜太太跟在后面。她好像比平常高大。塔彭丝意识到她是一个很健壮也很敏捷的女人。

她说：

“我得赶快把东西放下。”她急匆匆爬上楼梯，拐弯处和奥罗克太太撞了个满怀。她那巨大的身躯堵住了她的去路。

“天哪，天哪！布伦肯索普太太，什么事，这么急？”

她没给她让路，只是居高临下站在那儿朝塔彭丝微笑。

和平常一样，奥罗克太太的微笑中有一种让人害怕的东西。

突然之间，塔彭丝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上面是这位面带微笑的爱尔兰老妇人，声音低沉，挡住她的去路。下面楼梯上紧紧跟着佩伦娜太太。

塔彭丝朝身后瞥了一眼。恍惚之中，她仿佛看见佩伦娜太太那张仰起来的面孔充满了威胁。真是荒唐！光天化日之下，普普通通的海滨小旅馆能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此刻旅馆里那么安静，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她自己被这两个女人夹在楼梯中间。毫无疑问，奥罗克太太的微笑中包含着什么……那是一种狞笑。塔彭丝焦急地想："就像一只耍弄老鼠的猫。"

突然，紧张的气氛消失得无影无踪。小贝蒂·斯普罗特快乐地叫喊着跑了过来。她穿着短裤，背心，从奥罗克太太身边绕过去。哇哇地叫着，扑到塔彭丝怀里。

气氛马上变了。巨人般的奥罗克太太喊了起来。

"啊，小宝贝儿。越来越乖，越来越可爱了。"

佩伦娜太太拐了一个弯，走进厨房。塔彭丝拉着小贝蒂的手，从奥罗克太太身边跑过。她们穿过走廊，斯普罗特太太正在屋里等着责怪偷偷跑出去的小贝蒂。

塔彭丝和小贝蒂走了进去。

屋子里的家庭气氛使她心里生出一种很古怪的安全之感。到处扔着小孩衣服，毛绒绒的玩具，有围栏的儿童床，梳妆台镜子里斯普罗特太太那张温顺但不吸引人的脸。她正抱怨洗衣房价格太贵。塔彭丝也觉得佩伦娜太太不让房客使用自己的电熨斗太不公平了。

一切都那样自然、那样温馨，平淡无奇。

可是………刚才……楼梯上。

“神经过敏，”塔彭丝对自己说。“完全是神经过敏。”

然而真的是神经过敏吗？有人从佩伦娜太太的房间里偷偷打电话。是奥罗克太太吗？这件事的确有点奇怪。打电话的人肯定是怕别人听见才溜到佩伦娜太太的房间里去打的。

塔彭丝想，一定是很简短的谈话。只交换了一个情况。

“一切顺利，按计划第四……”

这句话要么没有什么意思，要么有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四，是一个日期吗？是指某个月的四号吗？”

或者是指第四个座位，第四根灯柱，还是第四道防波堤……很难说清楚。

也可以理解成第四座桥梁。上次世界大战敌人就试图炸一座桥梁。

真的会有什么含义吗？

也许只是落实日常生活中一件普通而又普通的事情。佩伦娜太太完全可能允许奥罗克太太随时用她房间里的电话。

至于楼梯上的紧张气氛，完全是自己精神紧张引起的错觉……

寂静无声的房子。阴谋和邪恶正在哪个阴暗角落进行的感觉……

“面对现实吧，布伦肯索普太太，”塔彭丝对自己非常严厉地说。“继续干好你自己的事吧！”

第五章

1

海多克队长是个非常真诚、好客的主人。他满怀热情地欢迎梅多斯先生和布莱奇利少校，坚持领他们参观他的府邸。

所谓“走私者栖息地”原先是海岸守卫者的两座别墅，座落在俯瞰大海的山崖之上。山崖下面有一个隐蔽的小水湾，不过通往那个水湾的山路十分危险，只有敢冒险的小伙子才有胆量在绝壁上攀援。

后来伦敦一位商人买下这两座别墅，把它们合二为一，想改造成一座花园。他平常并不住在这里，只有夏天偶尔来住上一阵子。

这以后，别墅又空了好几年，夏天连同很少几件家具一起出租给来避暑的游客。

“几年前，”海多克解释道，“别墅卖给一个叫哈恩的家

伙。这小子是个德国人。你要是问我的话，他肯定是个间谍。”

汤米竖起耳朵，十分注意地听了起来。

“这倒挺有意思。”他说，放下手里的酒杯。他一直呷着杯子里的雪利酒。

“这些家伙考虑得真他妈的周到，”海多克说。“那时候就为这场战争做准备了。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你看看这个地方的地形。要是从这儿向大海发信号，那真是再好不过了。还有山崖下面的水湾，可以供摩托艇登陆。而由于山崖的隐蔽，摩托艇又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嘛……别跟我说哈恩那家伙不是德国间谍。”

布莱奇利少校说：

“他当然是。”

“后来怎么了？”汤米问。

“啊！”海多克说。“这里面有一个长长的故事呢！哈恩在这幢房子上花了许多钱。他在峭壁上修了一条通往海滩的路，全是水泥台阶。要花好多好多钱。然后，把房子里里外外装修了一遍：豪华的浴室以及你能想象到的每一样漂亮玩意儿。他是雇谁来干这些活的呢？不是当地人。据说也不是从伦敦哪家建筑公司雇的人，而是清一色的外国人。有的人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你听了难道不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吗？”

“啊，当然，是不大对劲儿。”汤米表示同意。

“那时候，我住在附近的一幢平房里。我对这个家伙到底搞什么鬼很感兴趣，经常在周围转悠、看工人们干活儿。

你听我说，他们不愿意我在那儿转悠。一点儿也不愿意。有一两次甚至威胁我。如果他们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为什么怕别人看呢？”

布莱奇利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你应该向政府报告。”他说。

“我正是这样做的，伙计。因为总去找警察反映情况，惹得他们讨厌。”

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我这样辛辛苦苦换来了什么？礼貌的拒绝。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像瞎子，聋子。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这么回事儿！他们说，欧洲一片歌舞升平，根本不可能再与德国打仗。现在我们互谅互让，和德国的关系好着呢！我被他们看作老傻瓜，战争狂，顽固的老家伙。那时候，你要是对人们说，德国人建立了欧洲第一流的空军可不仅仅是为了坐着飞机出去兜风、野餐，又有什么用呢？”

布莱奇利少校气愤地说：

“谁也不会相信！都他妈的是些傻瓜。只会在那儿嚷嚷：‘我们处于一个和平的时代。要搞绥靖主义！’都是空话，废话，大话。”

海多克极力克制着心中的愤怒，脸涨得通红，说：“他们说我是战争犯子。还说我这个人是和平的障碍。和平！我知道我们的德国朋友正在干什么。要注意这一点，他们早就开始做准备了。我相信哈恩先生没干什么好事儿。我不喜欢他那些外国工匠。也不喜欢他在这样一个地方大肆挥霍的作派。我逢人便说，虽然遭他们的白眼。”

"真是一条硬汉。"布莱奇利不无赞赏地说。

"后来，"队长说，"我的话终于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警长，是个退伍军官。他对我的意见颇为重视，他手下的人开始立案侦察。哈恩察觉之后，连夜逃跑，再也没看见他的影子。警察奉命搜查，在餐厅里发现一个隐蔽得十分高明的保险柜。保险柜里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和一堆已经撕成碎片的文件。他们还在汽车库下面发现了一个油库，里面有好几个很大的贮油罐。这下子，我得意洋洋。俱乐部那些家伙们过去总嘲笑我得了德国间谍疑心病，现在都不吭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就在于连起码的警惕性也没有。"

"简直是罪过。傻瓜——我们都是傻瓜！干嘛不把那些难民都扣押起来呢？"布莱奇利少校已经越扯越远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座房子拿到市场上出售时，我把它买了下来。"队长继续说，不想改变这个他最钟爱的话题。"我带你参观参观好吗？梅多斯。"

"谢谢。我当然愿意开开眼界。"

海多克队长像孩子似地热情洋溢。他打开餐厅里那个很大的保险柜，指给他们看原先放秘密电台的地方。又带汤米去看车库下面的油库，指给他看那几个大油罐。最后，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一下那两个漂亮的浴室，非常特别的照明设备和厨房里各种"小玩意儿"。他还专门领汤米沿陡峭的水泥台阶下到那个小水湾，一路上又啰啰嗦嗦讲了一遍，打起仗来，这些"工事"对敌人何等重要。

海多克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个小水湾的"战略意义"，

而这地方之所以得了个"走私者栖息地"的雅号正是由于它具备这样一种特殊意义。

布莱奇利少校没有陪他们"拾级而下"，去小水湾一游。他仍然呆在阳台上呷杯中的雪利酒。汤米估计，这个成功地追踪德国间谍的故事一定是海多克队长最喜欢和朋友们谈的话题，大伙儿大概都听了许多次。

回桑苏西的路上，布莱奇利少校证实了这一点。

"海多克是个好人，"他说。"就是太爱唠叨，肚子里存不住话。这个故事他讲了一遍又一遍，我们都听腻了。这幢房子设下的暗道机关也让他十分骄傲，就像老猫为它的小崽子骄傲一样。"

布莱奇利不由得笑了起来，汤米也微笑着表示赞同。

布莱奇利少校又讲起一九二三年，他如何成功地揭露了手下一个不诚实的马夫。汤米只顾想自己的心思，只是用"是吗？""是这样吗？""干得真漂亮！"之类的话应付他。不过对于布莱奇利少校，这种鼓励已经足够了。

汤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地认识到，法夸尔临死前提到桑苏西，说明他在追踪N或者M的过程中思路完全正确，在这个远离繁华世界的海滨小城，敌人早就开始了准备。德国人哈恩在山崖上大兴土木充分表明敌人已经把这里选作一个聚集地和活动中心。

多疑的海多克队长无意之中发现并且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第一个回合英国赢了。但是假如"走私者栖息地"只是一个复杂的进攻计划的前哨阵地，情况又会怎样呢？"走私者栖息地"代表了一个海上联络网。这片海滩除了山崖上那

条小路，无法与上面沟通，这便成了这场阴谋中一个精彩的环节。可是它只是整个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海多克挫败计划中的这个部分之后，敌人又做出什么反响？他们会不会采取第二个最佳方案，也就是说把赌注押到桑苏西。哈恩是四年前暴露的。汤米从希拉·佩伦娜的谈话得知，那以后不久，佩伦娜太太就回到英格兰，买下桑苏西。那么他们的下一个行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看来，利哈姆普敦无疑已经成为敌人的活动中心。他们已经在这里做了周密的部署，建立了一个无形的网络。他一下子觉得精神倍增。桑苏西那种平静无聊的气氛在他心头造成的沮丧骤然间烟消云散。现在看起来桑苏西的平静完全是表面现象。在这层薄薄的帷幕后面，阴谋正在进行中。

根据汤米的判断，现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佩伦娜太太身上。要透过她经营小旅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进一步追查下去。她的熟人，和她保持通信联系的人，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在这个网络中一定隐藏着她真实活动的核心。如果佩伦娜太太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女特务M，那么，就是她控制着第五纵队在这个国家的活动。她的真实身份虽然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上层人物知道。但她肯定要和这几个人保持某种联系。他和塔彭丝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联系搞个水落石出。

汤米已经清楚地看到，适当的时候，从桑苏西冲出几条壮汉就能夺取并且占领"走私者栖息地"。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正在逼近。

德军一旦控制了法国和比利时海峡的港口，就可以集中兵力侵略并且征服英国。而眼下法国战事吃紧，形势非常紧张。

鉴于英国的海军十分强大，敌人的进攻只能依靠他们的空中优势和英国内部的叛卖。如果内部叛卖的全部线索就掌握在佩伦娜太太的手里，那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布莱奇利少校的话和汤米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思想"不谋而合"。

"我看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抓住了阿布杜尔，我的马夫，好家伙，阿布杜尔……"

布莱奇利还在唠唠叨叨讲他的故事。

汤米心里想：

"为什么敌人要选择利哈姆普敦呢？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这儿远离主流社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死气沉沉的地方。落后、保守，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敌人开展活动的理想之地。除此而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小城背后是辽阔的牧场，平坦的农田，适合运输部队的飞机着陆，当然也适合伞兵部队跳伞。不过许多其他地方也具有同样的优点。这儿还有一个很大的化工厂。需要注意的是，卡尔·冯·戴尼姆就受雇于这家工厂。

卡尔·冯·戴尼姆。他充当这个角色太合适了。不过正如格兰特指出的那样，如果他真是间谍也不是头，只是一个小喽啰。因为以他的身份，很容易受到怀疑，而且随时可能被拘留。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在被拘押之前，或许他就已经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他对塔彭丝说过，他研

究的课题是消除放射性污染和毒气对人体的损害。所以，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性——人们不愿意正视的可能性。

汤米认定(虽然不太情愿)卡尔是这个阴谋集团的一个成员。汤米觉得很遗憾，因为他喜欢这个小伙子。不管怎么说，他是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冒着生命危险。对这样的对手，汤米心里怀着尊敬，虽然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击败他。凡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最终的下场是被行刑队处决，而他接手这件工作的时候，对这一点心里就一清二楚。

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背叛自己祖国的人。他们里应外合出卖国家的利益。汤米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们统统挖出来。

"……我就是这样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挖了出来！"少校得意洋洋地结束了他的故事。"干得相当漂亮，对吗？"

汤米一本正经地说：

"这可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生动的故事，你真是足智多谋，少校。"

2

布伦肯索普太太正在读一封薄薄的来自国外的信，信封上面盖着部队保密检查员的印章。

这是她和"法拉第"先生精心安排的一个"细节"。

"亲爱的雷蒙德，"她喃喃着。"真高兴他终于到了埃及。看起来部队正在大换防。当然，非常保密。他什么也不能说。只是说有一个真正了不起的计划。很快就能听到惊人的消

息。知道他被派到哪儿，真让人高兴。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布莱奇利哼了哼鼻子说：

“恐怕上级不会允许他向你透露这些。”

塔彭丝不无轻蔑地笑了起来，一边叠她那封珍贵的信，一边朝餐桌周围看了一眼。

“哦，我们有自己的方法，”她说，故意做出一副淘气、狡诈的样子。“我的宝贝雷蒙德知道，我只要知道他的下落或者去向，就不会太着急。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消息传递给我。其实也很简单。你知道，只是某一句话后面几个单词的首字母拼出一个地名。这样一来，这个句子听起来或许很可笑，但是它让我知道了儿子的下落。雷蒙德的确足智多谋。我敢担保，谁也不会注意到我们的秘密。”

餐桌四周响起一片嘁嘁嚓嚓的说话声。时机选择得很好，正好大伙儿都在。

布莱奇利脸涨得通红，说：

“请原谅，布伦肯索普太太，你们这样做实在太蠢。部队和空军大队的行动正是德国人想知道的重要情报。”

“哦，可我从来不告诉任何人，”塔彭丝大声说。“我非常，非常谨慎。”

“那也不成！总有一天你儿子会惹出麻烦的。”

“哦，我绝对不希望他会出什么麻烦。你瞧，我是他的母亲。母亲应该知道儿子在哪儿。”“我想你是对的，”奥罗克太太粗声粗气地说。“你会守口如瓶的，谁也休想从你嘴里探听到什么秘密。这一点我们大伙儿都知道。”

"信可以被人看到。"布莱奇利说。

"我非常小心，我的信从来不随便乱扔。"塔彭丝"义正辞严"地说，仿佛她的尊严受到了伤害。"我总是把信锁起来。"

布莱奇利摇了摇头表示怀疑。

3

灰蒙蒙的早晨，寒风从海上吹来。塔彭丝一个人在海滩尽头慢慢地走着。

她从包里掏出两封信。这两封信是她刚从城里报刊经销商那儿取来的。

这两封信花了好长时间才寄到这儿。因为中间改写了一次地址，第二次是寄给一位斯彭德太太的。塔彭丝喜欢用这种转来转去的方法给别人造成错觉。她的孩子们都认为她是在康沃尔郡和一位年纪很大的姨姥姥呆在一起。

她打开第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有好多可笑的事情告诉你，可惜不能。我想，我们这儿热闹了好一阵子。早饭前来了五架德国飞机。起初乱了一会儿，可是很快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让人怒不可遏的是他们用机关枪扫射大路上的老百姓。我们都火冒三丈。格斯和特朗德尔斯

要我代他们向你问好。他们依然很健康。

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切都好。不会错过这一场好戏。向老爸致深深的爱意。战时办公室给他工作了吗?

你的永远的

德里克

塔彭丝读了一遍又一遍,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然后她打开第二封信。

亲爱的妈妈:

格雷西姨姥姥怎么样了?她的身体还好吗?我想你能在那儿呆下去也真不容易,要我可不能。

没有什么消息。我的工作真有趣,不过要保密,不能告诉你。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不要因为找不到和战争有关的工作而烦恼。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东奔西跑要为战争做点儿什么实在太傻了。他们只要年轻,能干的人。不知道老爸在苏格兰的工作怎么样?我想,大概只是填填表格。不过,他觉得自己在做点儿什么,一定也很高兴。

深深的爱,

德博拉

塔彭丝脸上现出了微笑。

她把信叠起来，满怀深情地抚摸着，然后在防波堤的掩护之下划了一根火柴，点着那两封信，她等待着，直到化为灰烬。

她掏出自来水笔和一个小书写本，飞快地写了起来。

拉赫尼，
康沃尔郡

亲爱的德博[1]：

这里距战争那么遥远，我几乎无法相信正在打仗。收到你的信并且知道你的工作很有趣，非常高兴。格雷西姨姥姥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而且经常神志恍惚。我想她很高兴有我在这儿陪她。她总是谈过去的事情，我想有时候把我错当成我的母亲。他们种的蔬菜比往年都要多——把玫瑰园改成了种土豆的菜园子。我帮帮老赛克斯的忙，觉得自己是在为战争尽力。你爸爸心里总是很不满意。不过我想，正如你说的那样，能做点事情，他就很高兴了。

深切的爱

妈妈　塔彭丝

她又写了一封信。

---

① 德博：德博拉的昵称。

亲爱的德里克：

你的来信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没有时间写信，寄张明信片就行了。

我和格雷西姨姥姥住了一段时间。她的身体很虚弱。她有时候跟你说话，把你当成七岁的孩子，昨天给了我十先令，让我给你零花。

我还是被“束之高阁”，谁也不需要我毫无价值的服务。真是不可理解！你爸爸在军需部找到一份工作，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现在他到北边什么地方取乐。总比没事儿可干强，虽然不是他想干的事情，可怜的老卡罗特·托普。不过我想这很正常，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是该退居二线，让你们这些年轻的傻小子上前方打仗去了。

我不会对你说“多多保重”，因为我知道严峻的形势要你做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事情。我只想说，不要过分鲁莽。

深深的爱
塔彭丝

她把信装进信封，写好地址，贴好邮票，在回桑苏西的路上寄了出去。

快走到山崖下面的时候，她注意到不远处站着两个人正在说话。

塔彭丝大吃一惊，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原来是她昨天看见的那个女人和卡尔·冯·戴尼姆。

塔彭丝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周围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她没有办法走过去听听他们正在说什么而不被发现。

就在这时，德国小伙子转过头，看见她，两个人马上分开。女人急匆匆向山下走去，她穿过马路，走上塔彭丝对过的人行道。

卡尔·冯·戴尼姆站在那儿一直等到塔彭丝走到面前。

他很严肃很有礼貌地向她道了早安。

塔彭丝马上说：

“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女人长得很有特点，戴尼姆先生。”

“是的，中欧型。她是波兰人。”

“是吗？你的朋友吗？”

塔彭丝的口气特别像格雷西姨姥姥年轻时问话的声调。

“不是，”卡尔淡淡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是吗？我还以为……”塔彭丝故意拉长调子。

“她只是跟我打听点事儿。我跟她说德语。因为她听不太懂英语。”

“我明白了，她是跟你问路。”

“她问我认不认识住在附近的一位戈特利布太太。我不认识。她说，也许把那幢房子的名字搞错了。”

“我明白了，”塔彭丝若有所思地说。

罗森斯坦先生。戈特利布太太。

她偷偷瞥了卡尔·冯·戴尼姆一眼。他板着面孔在她身边走着。

塔彭丝觉得那个女人非常可疑。她几乎可以肯定，她看见他们的时候，那个女人和卡尔已经谈了一阵话了。

卡尔·冯·戴尼姆？

她又想起那天早晨卡尔和希拉在一起的情景。希拉说："你一定要当心。"

塔彭丝想：

"但愿……但愿这些小东西没有卷入这场阴谋！"

宽厚，她对自己说，人到中年，善良宽厚！这就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纳粹是一个尚且年轻的政治集团。纳粹的间谍也许都很年轻。卡尔和希拉。汤米说希拉不可能是纳粹间谍。可汤米是个男人。希拉非常漂亮，是个能让人神魂颠倒的美人儿。

卡尔和希拉。他们背后是那个神秘人物——佩伦娜太太。佩伦娜太太，有时候是长于辞令的旅馆老板娘，有时候——瞬息之间，又变成一位颇具悲剧色彩的、充满激情的人物。

塔彭丝慢慢走上楼梯，回到卧室。

这天晚上，她上床睡觉前拉开桌子抽屉。抽屉一边放着一个漆盒，盒子上面有一把很便宜的、质量低劣的小锁。塔彭丝戴上手套，打开那把小锁，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摞信。最上面那封是这天早晨才收到的"雷蒙德"的来信。塔彭丝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封信。

她一下子抿紧了嘴唇。上午她放这封信的时候，特意在

里面夹了一根睫毛。现在,睫毛不翼而飞。

她连忙跑到洗脸池,拿起一小瓶爽身粉。

塔彭丝十分灵巧地在那封信和漆盒表面撒了点爽身粉。

信纸和漆盒表面都没有指纹。

塔彭丝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上面应该有指纹——她自己的。

佣人出于好奇也许会偷看这些信。当然可能性不大。因为恐怕很少有人会找这种麻烦——偷偷摸摸配一把能打开小锁的钥匙。

佣人也不会想到擦掉盒子上面留下的指纹。

那么是佩伦娜太太?希拉?还是别的什么人?反正肯定是对英国军队的部署感兴趣的人。

4

塔彭丝的"战略计划"其实并不复杂。第一,对是否有特务隐藏在桑苏西做一个总的评估。第二,通过试验证明桑苏西的房客有没有人对军队的行动感兴趣,或者急于掩盖这个事实。第三,这个人是谁?

第二天早晨,塔彭丝躺在床上正苦思冥想这第三个问题的时候,贝蒂·斯普罗特蹦蹦跳跳跑了进来,手里端着一杯不太热的黑乎乎的被叫作早茶的玩意儿。

贝蒂不但好动而且爱说。她特别喜欢塔彭丝,爬到她的床上把一本破破烂烂的连环画送到她面前,用命令的口吻

说出一个字来：

"读。"

塔彭丝顺从地读了起来。

"母鹅，公鹅，上哪儿闲逛？"

"楼上，楼下，到我的闺房。"

贝蒂在床上打滚，快乐地叫喊：

"楼上，楼上，楼上——"然后突然笑着喊了一声"下去——"，咚的一声从床上滚到地板上。

她一直折腾了好几次，直到终于玩腻了。然后，在地板上爬着玩塔彭丝的鞋，嘴里叨叨着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的"话"：

"啊戈嘟——呸——嘘——嘘——噗！"

塔彭丝又开始想自己的心事，把小贝蒂忘到了脑后。那首歌不时在她耳边回荡，好像嘲弄她一样。

"母鹅，公鹅，上哪儿闲逛？"

是呀，应该上哪儿去"闲逛"？她觉得儿歌里说的母鹅就是她，公鹅就是汤米。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这样一对傻乎乎的不知道该上哪儿去的鹅。塔彭丝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她扮演的那个角色——布伦肯索普太太。至于汤米扮演的那个梅多斯先生稍微好一点——一本正经，不喜形于色，英国味儿十足，蠢得让人难以想象。她希望他们俩非常适合桑苏西的背景。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出现于这样的背景。

塔彭丝告诫自己，绝不能麻痹大意。马失前蹄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天，她就差点儿犯了一个错误。当然还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错。不过足以提醒她要谨慎，谨慎，再谨

慎。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大会织毛衣的老太婆，以为以这样一种身份向别人请教如何织毛衣是建立良好关系的最简便的方法。但是她忘了有一天傍晚，她的手指在无意中便像过去那样非常熟练地编织起来，毛衣针发出均匀的咔哒咔哒的响声，一望而知便是舞针弄线的行家里手。而这一点，没有逃过奥罗克太太那双目光犀利的眼睛。从那以后，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给别人留下一个"中等水平"的印象。既不像刚开始那样笨手笨脚，又不织得那么灵巧熟练。"啊一布一美?"贝蒂问。她又伊伊呀呀地问："啊一布一美?"

"美，亲爱的，"塔彭丝心不在焉地说。"太美了。"

贝蒂满意了，又一个人没完没了地咿咿呀呀起来。

塔彭丝心里想，下一步并不难，只要有汤米的帮助。她已经想出一个办法……

她躺在床上计划着，时间慢慢地流逝。斯普罗特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她是来找贝蒂的。

"哦，小东西，怎么跑到这儿了！我怎么也想不出她上哪儿去了！哦，贝蒂，淘气包！啊，天哪！布伦肯索普太太，真对不起。"

塔彭丝坐了起来。贝蒂正仰着小脸看她的"杰作"。

她把塔彭丝的鞋带都抽出来泡在刷牙杯子里，正用小手指十分快乐地拨弄着玩。

塔彭丝笑了起来，打断斯普罗特太太的道歉。

"小东西，真好玩！没关系，斯普罗特太太，一会儿就干了。是我的错。我应该注意她在干什么。她一声不响地在那儿玩，我便没有在意。"

"我知道，"斯普罗特太太叹了一口气。"她一声不响便是坏兆头。上午我出去给你买几根鞋带，布伦肯索普太太。"

"别费心了，用不着，"塔彭丝说。"一会儿就干了。"

斯普罗特太太抱走贝蒂。塔彭丝起床，开始实施她的计划。

第 六 章

1

汤米颇为谨慎地看着塔彭丝推到他面前的那个小盒。

“就是这玩意儿吗？”

“是的。当心点儿，别弄到你身上。”

汤米小心翼翼地闻了闻那个小盒，说道：

“是啊，真不能弄到身上。这是什么玩意儿？”

“阿魏[1]，”塔彭丝说。“就像广告上说的那样，弄上一点儿，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男朋友不再呵护你了。”

“哦，我明白了，”汤米喃喃着说。

没过多久，发生了一连串怪事。

第一件是，梅多斯先生——汤米的屋子里散发出一股怪味儿。

---

[1] 阿魏：植物树脂，以前曾作过镇静药。——译注。

梅多斯先生性格温和，起初他只是淡淡地提起这事儿，可是后来反应越来越强烈。佩伦娜太太被召进这间“密室”。她虽然伶牙俐齿，还是无法否认屋子里确实有一股难闻的味儿。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儿。佩伦娜解释说，也许是煤气罐漏气。

汤米弯下腰闻了闻，说不是从那儿出来的味儿，也不是从地板下面散发出来的。他认为可能是一只死老鼠。

佩伦娜太太承认她听说过这种事儿，但是她敢担保桑苏西没有老鼠。也许从哪儿跑来一只，尽管她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

梅多斯先生一口咬定是死老鼠味儿。他非常坚决地说，找不出毛病，他绝不再在这个房间里住。他要佩伦娜太太给他换个房间。

佩伦娜太太说，当然，她正想跟他商量换个房间。不过现在惟一的空房很小，而且看不到大海的景色。如果梅多斯先生不介意的话……

梅多斯先生并不介意。他唯一的希望是赶快从那怪味中逃脱。于是，佩伦娜太太陪他去看了看那个挺小的卧室。这间屋子的门正好和布伦肯索普太太的房门相对。佩伦娜太太让那个患淋巴腺组织增生的有点儿傻乎乎的仆人比阿特丽斯“把梅多斯先生的东西搬过来”。她还解释说，马上找人揭起地板，找出怪味儿的根源。

这件事情总算圆满解决。

2

第二件事情是梅多斯先生得了花粉病。这是他最初的说法。后来他不无怀疑地承认,可能只是感冒——总是打喷嚏,流眼泪。如果梅多斯先生那块挺大的绸手帕上飘出一股淡淡的生洋葱味儿,谁也不会注意。事实上,他在手帕上洒了不少古龙香水,"掩盖"了刺鼻的洋葱味儿。

最后,梅多斯先生实在受不了没完没了打喷嚏、擤鼻涕的折磨,只好卧床休息。

这天早晨,布伦肯索普太太收到儿子道格拉斯的一封来信。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弄得桑苏西尽人皆知。她解释说,这封信压根儿就没被检查过。因为碰巧道格拉斯的一位朋友请假回家,信是他带回来的,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写。

"从这封信看,"布伦肯索普太太像个先知先觉的哲人,摇晃着脑袋说,"我们对前方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实在太少了。"

吃过早饭,布伦肯索普太太上楼回到她的房间,把信放到漆盒里,在折叠起来的地方撒了一点点别人很难注意到的米粉。锁好盒子之后,又在盒子上面使劲按了几个手指印。

离开房间时,她咳嗽了一声,从对面汤米的房间里传出一阵非常响亮的喷嚏声。

塔彭丝脸上露出微笑,朝楼下走去。

她放风说打算去伦敦走一天——见她的律师处理一些

事情,再买些东西。

房客们非常热情地欢送她,让她捎带着办些事情——“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布莱奇利少校对女人们这种婆婆妈妈不屑一顾。他一边看报一边大声发表评论:“这些德国鬼子居然用机关枪扫射路上的难民。真是些畜生!要是我来指挥……”

塔彭丝没听完如果由他指挥会出现什么奇观,径直向门外走去。

她绕到花园,问贝蒂·斯普罗特要她从伦敦带什么礼物回来。

贝蒂两只小手捧着一只蜗牛玩得正高兴。塔彭丝问:“要一只小猫咪?一本小人书?还是可以画画的彩色粉笔?”贝蒂想了想,说:“贝蒂画。”于是,塔彭丝在小本上记下给贝蒂买几支彩色粉笔。

她走过花园尽头那条小路,拐上汽车道的时候,非常意外地碰到卡尔·冯·戴尼姆。他双拳紧握,靠一堵墙站着,看见塔彭丝走过来的时侯,转过头,平常总是冷漠的脸因为激动而抽搐着。

塔彭丝在他面前不情愿地停下,问道: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啊……是啊!什么都是事儿!”他声音沙哑,很不自然。“你们有句老话,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塔彭丝点了点头。

卡尔接着说:

“这就是我。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最

好赶快有个了结。”

“此话怎讲？”

年轻人说：

“你对我一直非常友好。我想，你能理解我。我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残酷的迫害，逃离了自己的祖国。我来这儿寻找自由。我痛恨纳粹德国。可我还是德国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这一点。”

塔彭丝喃喃着说：

“你的处境的确很难，我明白……”

“还不只是什么处境的问题。听我说，我是德国人。我的感情、我的心灵依然属于德国。因为德国是我的祖国。当我听到德国的城市被轰炸，德国的士兵在死亡，德国的飞机被击落，我心里很难过。那是我们的人民在牺牲。当那位咄咄逼人的少校一边念电报上的文章，一边大骂‘德国鬼子’、‘畜生’的时候，我简直忍不可遏。哦……我无法忍受。”

他又十分平静地说：

“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结束这一切，一死了之。是的，一死了之。”

塔彭丝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

“胡说，”她大声说。“你的这种痛苦的感觉当然无可非议。谁都会这样。可是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真希望他们能拘留我，倘若那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是的，也许你的心灵会安宁一点。可是，你应该记得，你正在从事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工作——我听人家说。不

但对英国而且对全人类都非常有用。你在解决防毒和消除污染的问题，是吗？"

他的脸上露出微微喜色。

"哦，是的。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的方法运用起来非常简便，一点儿也不复杂。"

"你看，"塔彭丝说，"这不是很有意义的吗？任何能够减轻人类痛苦的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任何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事情。我们咒骂自己的敌人，这是自然而然的。德国人也一样。成百上千的布莱奇利少校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大骂德国人。我自己也痛恨德国人。'德国鬼子'，我们会这样说，并且在心里生出厌恶。但是，每当我想到某一个具体的德国人——焦急地盼望儿子消息的母亲，告别亲人去打仗的小伙子，正在秋收的农民，杂货店的老板，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德国人，我知道，心里的感觉全然不同。我明白，他们和我们都是人。我们的感觉是完全相同的。这才是真正的感觉。另外那种感觉只是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是战争的一部分——也许是必要的一部分——不过是暂时的。

说到这儿，就像不久前汤米那样，她想起卡维尔护士的话："爱国主义还不够。我的心灵必须没有仇恨。"

这位最为忠贞的爱国主义者留下的格言成了他们献身精神的最高准则。

卡尔·冯·戴尼姆拉起她的手，吻了吻，说：

"谢谢你。你的话很对。我一定要更坚强！"

"哦，天哪，"塔彭丝一边向城里走，一边想，"真不走运，

我来这儿之后最喜欢的人居然是个德国人。这样一来，一切都显得那么荒谬！”

3

塔彭丝如果不是一个非常细致周到的人，也就不成其为塔彭丝了。尽管她无意于去伦敦，但她觉得还是去一趟为妙。如果她只是随便找个地方磨蹭过这一天，万一被什么人看见，再传到桑苏西就前功尽弃了。

不，布伦肯索普太太说她要去伦敦，那就非去不可。

她买了一张三等车厢的来回票，正要离开售票室窗口，碰到了希拉·佩伦娜。

“你好，”希拉说。“你上哪儿去？寄给店里的一个包裹搞丢了，我来查问一下。”

塔彭丝说她要去伦敦办事。

“哦，我想起来了，”希拉漫不经心地说。“记得你说过要去伦敦，只是没想到是今天。我送你上火车吧。”

希拉比平常更和蔼可亲，看起来既不是闷闷不乐，又不是牢骚满腹。去站台的路上跟塔彭丝叨叨些桑苏西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直到火车离开车站，她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

塔彭丝伏在窗口向希拉招了招手。姑娘的身影渐渐消失，她在座位上坐好，陷入沉思。

她暗问自己，和希拉车站相逢是巧遇，还是敌人精心安排的结果？佩伦娜太太是不是特地派女儿来搞清楚，喜欢饶

舌的布伦肯索普太太是不是真的去了伦敦？

后一种可能性极大。

4

塔彭丝直到第二天才有机会和汤米单独见面。他们早就约定好，绝不能在桑苏西交换情况。

梅多斯先生的花粉病已经见好，独自一人在海滨散步。布伦肯索普太太和他"巧遇"之后，两个人在一张供游人休息的长椅上坐下。

"怎么样？"塔彭丝问。

汤米慢慢地点了点头。他看起来闷闷不乐。

"哦，"他说。"摸到一些情况。可是，天老爷，这一天可把我折腾得够呛。我一直把眼睛贴在门缝上朝外面瞅，脖子都直了。"

"先别管你的脖子，"塔彭丝不动声色地说。"快给我讲讲你看到的情况。"

"仆人当然进过你的房间。整理床铺。佩伦娜太太也进去过一次。不过，她进去的时候两个女仆都在。她是来对她们发号施令的。那个小孩儿跑进去一次，出来的时候抱着一个毛绒绒的玩具狗。"

"说呀，还有谁？"

"还有一个人，"汤米慢悠悠地说。

"谁？"

"卡尔·冯·戴尼姆。"

“啊！”塔彭丝觉得一阵痛苦从心头掠过。看来，他果然是……

“什么时候？”她问道。

“吃午饭的时候。他早早地就从餐厅出来，先回他自己的房间，然后偷偷地穿过走廊溜进你的房间，呆了大约一刻钟。”

他停了一下。

“这就对上号了，你说呢？”

塔彭丝点了点头。

是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除了一种理由，卡尔·冯·戴尼姆再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溜到布伦肯索普太太的卧室，而且整整呆上十五分钟。他无疑是一个阴谋集团的成员。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塔彭丝想，他真是个第一流的演员……

那天早晨他说的话听起来那么真诚。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说的全是真话。知道什么时候该说真话才是成功的秘诀。毫无疑问，卡尔·冯·戴尼姆是个爱国主义者。他是一个为自己的祖国工作的特务。这一点使他值得尊敬。可是也必须因此而消灭他。

“我很难过，”她慢慢地说。

“我也是，”汤米说。“他是个好小伙子。”

塔彭丝说：

“你和我如果在德国，也会从事同样的工作。”

汤米点了点头。塔彭丝继续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理出一个头绪。卡尔·冯·戴尼姆和希拉以及她的母亲一起工作。也许佩伦娜太

太是头。还有那天和卡尔说话的那个外国女人。她也卷入了这场阴谋。”

“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必须搜查一次佩伦娜太太的房间。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还得跟踪她,弄明白她经常到哪儿,和谁联络。汤米,我们得把艾伯特调过来。”

汤米考虑塔彭丝的建议。

许多年前,艾伯特——一家旅馆的服务员——和年轻的贝雷斯福德夫妇一起参加了特工部队,并且和他们一起经历了种种风险。后来,他一直在他们手下服务,成为很好的帮手。六年前,他结了婚,现在是伦敦南区一家小酒店的老板。

塔彭丝继续滔滔不绝地说:

“艾伯特一定高兴得要命。我们能把他叫来。他可以住在车站附近那家小旅馆,可以替我们监视佩伦娜母女或者别的什么人。”

“艾伯特太太怎么办?”

“她上星期一就带着孩子们到威尔士住娘家去了。是为了躲避空袭。真是天公作美,再合适不过了。”

“对,是个好主意,塔彭丝。我们俩不管是谁,跟踪这个女人都容易引起怀疑。艾伯特就不同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监视那个和卡尔说话、总在这一代转悠的所谓波兰女人。依我看,她也许是这桩‘买卖’另外那头派来的联络员,而这正是我们急于寻找的线索。”

“哦,是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她来这儿接收指令

或者收取情报。下一次再看见她，我们当中一个一定要跟踪她，把她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如何搜查佩伦娜太太的房间呢？还有卡尔的房间，是不是也应该搜查一下？”

“我想，你不会在他的房间找到什么。他是德国人，警察随时可以搜查他的房间，所以他肯定不会在那儿留下什么可疑的证据。至于搜查佩伦娜太太的房间，恐怕也很难办。她出去的时候，希拉总在屋里呆着。小贝蒂和斯普罗特太太也是出出进进，满世界乱跑。还有奥罗克太太，总爱在她的卧室呆着。”

她停了一下，“午饭时间最合适。”

“就是卡尔溜进你的房间的那个时间？”

“正是。我可以假装头痛，提前回我的房间。不，倘若那样，或许有人会跟上来照顾我。哦，我明白应该怎么办了。我可以先离开餐厅悄悄地溜回房间。午饭之后再跟人说头痛。”

“是不是由我出马更好？我的‘花粉病’可以明天再犯。”

“我想还是我更合适。万一被她们撞上，我可以说是在找阿司匹林或者别的什么药。佩伦娜太太的房间突然跑出个男房客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汤米咧着嘴笑了笑。

“有一种桃色丑闻的性质。”

“一定要尽快干这件事情，老婆子。今天的情况不好。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5

汤米继续散步，过了一会儿走进邮局给格兰特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报告“最近的行动很成功，我们的朋友C显然已经卷入阴谋活动。”

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寄给肯辛顿格拉摩根大街“鸭子和狗”酒店的艾伯特·巴特先生。

他买了一份周报。这份报纸宣称可以准确无误地向英国人报告将来发生的事情。然后若无其事地向桑苏西慢慢走去。

不一会儿，海多克队长从他那辆双座汽车里探出头来，喊道：“喂，梅多斯，搭我的车走好吗？”

汤米接收了他的邀请，爬上那辆汽车。

“这么说，你也看这玩意儿？”海多克瞥了一眼《新闻周刊》的大红封面，不无轻蔑地问道。

梅多斯先生表现出所有阅读这种别人有看法的期刊的读者遇到“挑战”时都会表现出来的忸怩和不安。

“这玩意儿办得是不怎么样，”他表示同意。“不过，有时候，他们似乎真的知道一些内幕。”

“有时候，漏洞百出。”

“可不是嘛！”

“实际情况是，”海多克队长转了一下方向盘，汽车摇摇晃晃绕过单行线上的安全岛，差点儿撞上一辆大卡车。“人们只记得它说对的地方，说错的地方全都忘到九霄云外。”

"你认为关于斯大林和我们接触的谣传是真是假?"

"异想天开,伙计,纯粹是异想天开,"海多克队长说。"俄国佬狡猾得很,一贯如此。别信他们那一套。听说你最近身体不适?"

"只是花粉病。我每年这个季节都要得一次。"

"是吗?我从来没受过这种罪。可我有个朋友就有这毛病。一到六月就得卧床不起。恢复得怎么样?打打高尔夫球还可以吗?"

汤米说,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好的。明天怎么样?今天我有个会,必须参加,关于射击入侵伞兵的事儿。把当地的自愿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射击队。你要是问我的话,这可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现在是我们每一个人各尽所能的时候了。那么,明天六点怎么样?"

"非常感谢。我当然愿意。"

"好,就这么说定了。"

队长猛地把车开到桑苏西门口。

"美人儿希拉怎么样?"他问道。

"我想,很不错。不过最近不怎么见她。"

海多克哈哈大笑起来。

"我敢打赌,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好。长得挺漂亮,但是态度生硬。她太看重那个德国小伙子了。要我说,简直是他妈的卖国主义。像你我这种老头子当然不中用了。可是好小伙子多的是,为什么非要和一个该死的德国佬搞在一起?这种事儿真让我生气。"

梅多斯先生说:

“小声点儿，他就在我们后面呢！”

“听见也没关系！我还巴不得他听见呢。我正想踢这位卡尔先生一脚呢！凡是体面的德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祖国战斗，还没有人溜到这儿躲灾避难。”

“哦，”汤米说，“不过是个没什么德国味的家伙侵略英格兰罢了。”

“你是说，他已经到这儿了？哈哈！很好，梅多斯！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曾被别人侵略，以后也永远不会。我们有强大的海军，感谢上帝！”

队长满怀爱国主义激情，踩了一下离合器，汽车猛地向山上的“走私者栖息地”冲去。

6

塔彭丝两点差二十回到桑苏西。她离开汽车道走进花园，然后从大敞着的客厅窗户跳了进去。远远地飘来一股爱尔兰烩菜的味道，杯盘碗盏相互碰撞的声音，和人们嗡嗡嗡的说话声。桑苏西正在开午饭。

塔彭丝站在客厅门口，等女仆玛莎穿过走廊走进餐厅，脱了鞋快步跑到楼上。

她先回卧室，穿上软底拖鞋，悄悄地溜进佩伦娜太太的房间。

走进那个房间，朝四周瞥了一眼，她就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这活儿可真不是个好差事。如果佩伦娜太太只是佩伦娜太太而不是什么特务，她此时此刻的行为——刺探

别人的私事——真是不可原谅。

塔彭丝像一条不耐烦的猎犬，抖擞了一下精神，不由得想起自己少女时代的往事。正在打仗，她安慰自己。这是战争！

她走到梳妆台前。

她的行动非常敏捷，很快就把抽屉里的东西翻了一遍。那个挺高的五斗橱有一个抽屉锁着，那里面很可能藏着什么秘密。

汤米有一套"溜门撬锁"的工具，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其中的奥妙。他又把这套本领教给了塔彭丝。

她的手腕子非常敏捷地扭动了两下，便打开了那个抽屉。

抽屉里有一个放现金的盒子，里面有二十英镑纸币，几摞银币，一个首饰盒，还有一堆文件。这玩意儿自然是塔彭丝最感兴趣的东西。她飞快地翻了一遍。当然只能是一目十行地瞥上几眼，绝对没有时间细看。

那些文件有桑苏西的抵押契据、银行来往的账目，还有几封信。时间过得飞快。塔彭丝紧张地翻看着，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另有含义的双关语。两封信来自一位意大利的朋友，东拉西扯，信马游缰，看起来没有什么可疑的内容。但是，也可能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一封是伦敦一个叫西蒙·莫蒂默的人寄来的。这封信干巴巴的，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腔调，塔彭丝纳闷有什么保存的必要。这位莫蒂默先生也许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这堆信最下面一封字迹已经褪色，下面的签名是帕特，开头是："这将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艾

琳，我亲爱的……”

不，不会是这种信！塔彭丝没有兴趣读这种情意缠绵的信！她把信叠好，照原样放到那几封信下面。她突然听见外面有响动，连忙把抽屉推进去，还没来得及锁好，佩伦娜太太已经推开门，走了进来。她假装从放在盥洗盆上的小瓶子里找什么东西。

塔彭丝——布伦肯索普太太转过一张有点慌乱的脸，傻乎乎地看着女房东。

“哦，佩伦娜太太，请原谅。我头疼得厉害，想吃几片阿司匹林再躺着休息一会儿，可是我的药怎么也找不着了。就想来你这儿拿几片。因为我记得那天你给过明顿太太几片。”

佩伦娜太太一阵风似的走进她的房间，不高兴地说：

“当然，布伦肯索普太太，可是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呀？”

“哦……我想问你来着。可是我知道，你们正在开午饭。我不想惊动大家，搞得你们都吃不好饭。”

佩伦娜太太从塔彭丝身边走过，从盥洗盆上面拿起一个小瓶。

“你要几片？”她没好气地问。

布伦肯索普太太要了三片，在佩伦娜太太的“押送”之下，回自己的房间，赶紧提出要服务员送一个热水瓶来。

佩伦娜太太离开时，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布伦肯索普太太的房间。

“可是你有阿司匹林呀，布伦肯索普太太！我已经看见

了。”

塔彭丝连忙说：

“啊，我知道。我知道还有点儿，可是刚才怎么也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佩伦娜太太满嘴漂亮的白牙一闪，说：

“好了，吃茶以前好好休息吧。”

她走了，随手关上房门。塔彭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床上直挺挺地躺下，生怕佩伦娜太太再来个突然袭击。

她是不是已经起了疑心？那一嘴牙，我的天！又白又亮，简直能把你一口咬死。还有她那双手，似乎也格外大，让人看了害怕。

佩伦娜太太对于塔彭丝私自闯进自己的卧室似乎没有起什么疑心。可是她以后会发现五斗橱的抽屉没有上锁，那时候她将作何感想呢？她会怀疑布伦肯索普太太吗？或者以为是自己一时疏忽，忘了上锁？这种事经常发生。所幸塔彭丝及时放好了那堆文件，没有留下破绽。即使佩伦娜太太发现丢了什么东西，她就是怀疑仆人也不会怀疑布伦肯索普太太。如果她真的怀疑布伦肯索普太太，会不会认为是不正当的好奇心驱使她刺探别人的隐私？塔彭丝知道，有的人专门爱干这种窥测别人秘密的事儿。

然而，如果佩伦娜太太真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德国女间谍M，她一定会从“反间谍”而不是一般的“好奇心”去看待这件事情。

她刚才的举止有没有表现出某种警觉？

她看起来很自然，只是就阿司匹林的事儿表示出不满。

塔彭丝突然坐了起来。她想起她打开行李时，把阿司匹林、碘酒和一瓶小苏打一起放到写字台抽屉后面。

如此看来，不止是她，还有别人也溜进房客的房间搜寻秘密——佩伦娜太太已经捷足先登了。

第 七 章

1

第二天，斯普罗特太太到伦敦去了。

她刚刚流露出想让别人照看一下小贝蒂的意思，桑苏西的房客们便立即响应，纷纷表示愿意尽力。

斯普罗特太太千叮咛万嘱咐，要贝蒂做个乖孩子，然后便走了。塔彭丝的任务是上午照顾贝蒂，小家伙对她很依恋。

"玩，"贝蒂说。"玩捉迷藏。"

她的口齿越来越清楚，而且养成歪着小脑袋凝视对方的习惯，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迷人的微笑。

塔彭丝本想带她出去散步，可是雨下得很大，两个人只好呆在卧室。贝蒂把她拉到五斗橱前，拉开最下面一层的抽屉，里面都是她的玩具。

"捉迷藏好吗？"塔彭丝问。

小贝蒂已经改变了主意。

“给我讲故事。”

塔彭丝从橱柜那头拿出一本很破的书，贝蒂看了尖叫起来。

“不，不！脏……不好……”

塔彭丝惊讶地望着她，又看了看手里那本书。那是一本彩色的《小杰克·霍纳》。

“杰克是个坏孩子吗？”她问道。“因为他尽挑葡萄干吃？”

贝蒂还在摇头晃脑地说：

“不——好！”她吃力地说，“脏……脏！”

她从塔彭丝手里拿过那本书放回到橱柜里，指了指柜子另外一头，脸上露出可爱的微笑。

“干净的，好杰克！”

塔彭丝意识到脏的和已经撕烂的书都换成了新的、干净的版本，觉得挺好玩。塔彭丝想起，斯普罗特太太属于那种“非常讲卫生的母亲”，总是害怕细菌和不清洁的食物，生怕孩子吮着玩具玩。

塔彭丝自己在一种宽松的、无拘无束的环境中长大，对那种过分讲究卫生的习惯不以为然，她的两个孩子也都是在所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原则下带大的。不过她还是按照小贝蒂的意愿，取出那本干净的《小杰克·霍纳》，给小贝蒂读了起来，还不时加几句自己的评论。贝蒂喃喃着说：“那是杰克……葡萄干！……在馅饼里！”她的小手指指着画面上的东西，看完一本又从书堆里挑出第二本。于是她们看

了《母鹅，母鹅，公鹅》和《生活在海岸边的老妇人》。然后，贝蒂把书藏起来，让塔彭丝找。塔彭丝故意装出找不着的样子，小贝蒂高兴得哈哈大笑。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午饭后，贝蒂照例睡午觉。奥罗克太太邀请塔彭丝到她的房间里去。

奥罗克太太的房间非常乱，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薄荷味儿和放久了的蛋糕味儿，还有一股淡淡的卫生球味儿。桌子上摆满了奥罗克太太的儿女、孙儿孙女、侄儿、外甥，以及他们的照片。塔彭丝仿佛觉得自己在看一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写实剧。

"这可是让你觉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最好方式，布伦肯索普太太，"奥罗克太太真诚地说。"哦，是呀，"塔彭丝说，"我自己那两个……"

奥罗克太太立刻插嘴道：

"两个？你不是有三个儿子吗？"

"当然是三个，但是其中两个年龄相差不大，我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

"啊，我明白了。请坐，布伦肯索普太太，随便点儿。"

塔彭丝坐了下来，希望奥罗克太太不要总让她觉得很不自在。此刻，她真有一种汉塞尔或者格雷特尔接受巫婆邀请的感觉。

"告诉我，"奥罗克太太说。"你觉得桑苏西怎么样？"

塔彭丝滔滔不绝地赞美起来，奥罗克太太很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

"我是问，你不觉得这儿有点古怪吗？"

"古怪？没有。我没有这种感觉。"

"你不觉得佩伦娜太太古怪？你得承认，你对她很感兴趣。我看见你总在观察她，观察她。"

塔彭丝脸红了一下。

"她……她是个挺有趣的女人。"

"谈不上有趣，"奥罗克太太说。"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我是说，从表面上看。可是也许她并不简单。这是不是你的想法？""我真搞不清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奥罗克太太。"

"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当中许多人表里不一吗？就拿梅多斯先生来说吧，他也是个让人迷惑不解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是个典型的英国人，蠢到了极点。可是有时候，我可以捕捉到他的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让你觉得他一点儿都不蠢。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古怪吗？"

塔彭丝坚定地说：

"我可认为梅多斯先生是非常典型的英国人。"

"还有别人。也许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塔彭丝摇了摇头。

"这个人的名字，"奥罗克太太启发她，"以 S 开头。"

她点了好几下头。

塔彭丝的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怒火。她仿佛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保护那些年轻、脆弱、易受攻击的人。她生气地说：

"希拉只是喜欢反抗。这个年纪的人都是这样。"

奥罗克太太又点了几下脑袋。她那副样子让塔彭丝想

起在格雷西姨妈家壁炉台上见过的那个胖乎乎的摇头瓷娃娃。她嘴角挂着一丝微笑，轻声说：

“你也许不知道，明顿小姐的教名是索菲娅。”

“哦，”塔彭丝吃了一惊。“你是说明顿小姐？”

“谁说不是呢？”奥罗克太太说。

塔彭丝转过脸朝窗外望去。她觉得非常奇怪，这个老太太总是制造出一种让人心神不定、甚至害怕的气氛。“就像猫爪子之间的一只老鼠，”塔彭丝心里想。“这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感觉……”

老太太仿佛一座小山，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坐在那儿正喵喵喵地叫。她举起爪子玩弄着那“掌中之物”，不让它跑掉。

“胡思乱想……纯粹胡思乱想！全是我自个儿想象出来的，”塔彭丝心里想，凝望着窗外的花园。雨已经停了。只有雨点从树叶上落下的轻微的响声。

塔彭丝想：“并不全是胡思乱想。我不是那种喜欢想入非非的人。的确有某种东西，某种邪恶的东西，只是还没有看清楚……”

她的思想突然完全中断。

花园那头的矮树丛里露出一张脸，正鬼鬼祟祟地盯着这幢房子看。是那天站在路边和卡尔·冯·戴尼姆说话的那个外国女人。

万籁俱寂，那个女人目不转睛。塔彭丝觉得好像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她直盯盯地望着桑苏西的窗户，没有任何表情，但分明有一种威慑的力量。静止不动，毫不宽容，代表了

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和桑苏西以及英国旅馆生活的陈腐、乏味格格不入。“看起来，”塔彭丝想，“雅亿[1]也是这样等待着，终于将钉子钉进西西拉[2]的脑袋，把他杀死。”

这个想法在塔彭丝脑子里一闪而过。她连忙把脑袋从窗户那边转过来，和奥罗克太太喃喃了几句什么，便飞也似地向楼下跑去，一直跑出前门。

她向右拐了一个弯，沿着花园和小路跑到树丛跟前，那张脸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花园里空无一人。塔彭丝找遍了那些灌木丛，又跑到大路上，前前后后，山上山下地张望，连个人影也没有。那个女人上哪儿去了？

塔彭丝非常恼火，只好转身回到桑苏西的庭院。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不，绝不是。那个女人刚才明明在那儿。

她又非常执拗地到花园里搜寻了一遍，弄得浑身上下湿淋淋的，还是没有发现那个怪女人的踪迹。她又回到那幢房子，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种无法言谕的恐惧——什么事要发生了。

她没有去猜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也永远猜测不到。

2

天晴了，明顿小姐给贝蒂穿好衣服要带她到城里买一

[1] 雅亿：《圣经》中杀死来帐篷中避难的西西拉的希伯来妇人。——译注。

[2] 西西拉：《圣经》故事人物，反对以色列人的迦南将领，后被雅亿所杀。——译注。

只塑料鸭子，放在贝蒂的浴盆里划水玩。

贝蒂非常高兴，又蹦又跳，好不容易才给她穿好羊毛外套。两个人上路之后，贝蒂一直说个不停："买鸭子，买鸭子。贝蒂给它洗澡，贝蒂给它洗澡。"她不住嘴地叨叨这些"重大的事件"，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前厅大理石桌面上扔着两根火柴，告诉塔彭丝、梅多斯先生——汤米，下午跟踪佩伦娜太太去了。塔彭丝走进客厅，只有凯利先生和凯利太太。

凯利先生烦躁不安。他说他到了一趟利哈姆普敦，完全是为了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在这儿能有什么安静！弄上个小孩儿，一天到晚又喊又叫，跑来跑去，还在地板上使劲地跳。

他的妻子非常温和地说，贝蒂是个十分可爱的孩子。可是凯利先生一点儿也不买她的账。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凯利先生扭动着脖子说。"可是她的母亲应该让她保持安静。应当考虑别人。这里还住着别人，神经需要放松、需要休息的人。"

塔彭丝说："让这么一点儿的孩子保持安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那样，就不正常了。小孩儿如果一声不吭，一定是哪儿出了毛病。"

凯利先生生气地说：

"胡扯，胡扯！都是愚蠢的现代精神。让孩子自由发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小孩应该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哄玩具娃娃玩儿，或者看书，或者做别的什么。"

"她还不到三岁呢，"塔彭丝笑着说。"你所指望她读什

么节?”

“不管怎么说,总得采取点措施。我要去找佩伦娜太太说说这件事。今天早上,那孩子不到七点,就在她床上唱啊,唱啊。我一夜没有睡着,天亮前刚打了个盹就被她吵醒了。”

“凯利先生一定要睡足了觉。这一点对他很重要,”凯利太太焦急地说。“是医生说的。”

“你应该去疗养院。”塔彭丝说。

“亲爱的太太,那样的地方价钱太贵,而且气氛也不好。潜意识里总让人想到疾病。”

“医生说良好的社会环境,”凯利太太解释道,“平平常常的生活,对他的身体大有好处。他说旅馆要比备有家具的出租房子好得多。凯利先生不至于总坐在那儿一个人沉思默想,他可以和别人交流一下思想。”

就塔彭丝的观察,凯利先生的所谓“交流思想”不过是向别人诉说他的疾病和种种症状,以期得到人家的同情。

塔彭丝非常巧妙地改变了话题。

“我希望你们二位能给我讲一讲对德国的观感,”她说。“你们跟我说过,最近几年曾经多次到那儿旅游。能听听像你们这样周游世界的人讲讲亲身感受一定很有趣。看得出你是那种不会被偏见所动的人,能讲讲那里的真实情况。”

在塔彭丝看来,对于一个喜欢露骨地吹捧的人,奉承是最好的诱饵。凯利先生果然立刻上钩。

“如你所说,亲爱的太太,我始终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受任何偏见的影响。听我说,照我的意见……”

接下去便是凯利先生的长篇独白。塔彭丝偶尔插一句

“挺有意思”，或者“你真是个敏锐的观察家”。她非常注意地听着，这一点并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凯利先生被“听众”的同情与热情所鼓舞，颇有点忘乎所以，表现出自己是纳粹制度坚定的赞赏者。他虽然没有说得很明白，但暗示，英国和德国应该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欧洲其他国家。

明顿小姐和贝蒂——她已经买了塑料小鸭子——打断了凯利先生已经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长篇独白”。塔彭丝抬起头，看见凯利太太脸上有一种古怪的表情。很难说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也许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分享了妻子才该拥有的丈夫的专注；也许是惊讶凯利先生为什么毫不隐晦地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总而言之，是一种不满和愠怒。

接下去是茶点。紧接着，斯普罗特太太从伦敦乘兴而归。她一进门就大声说：

“但愿贝蒂没有淘气。你是不是个乖孩子，贝蒂？”

贝蒂的回答非常简洁：

“妈的！”

不过人们并没有把这句粗话看作是对妈妈归来的不悦，只当成她想吃黑刺莓蜜饯。

奥罗克太太嗓子眼儿里发出低沉的、咯咯咯的笑声。

“哎哟，贝蒂，宝贝儿。”斯普罗特太太责备道。

斯普罗特太太坐下，喝了几杯茶，津津有味地谈起她到伦敦的见闻——火车上有多么拥挤，一位刚从法国回来的士兵给她那节车厢里的人讲了些什么，长袜柜台后面那位姑娘告诉她，长袜很快就要供不应求。

事实上，这种谈话极其正常。他们又在外面阳台上谈了一会儿。因为阳光明媚、阴雨天气已经成为过去。

贝蒂快乐地跑来跑去，到灌木丛里“探宝”，一会儿拿回几片桂树叶，一会儿拿回几块圆溜溜的小石子，放在大人们的膝盖上，就它们的“象征意义”做一番含糊不清的、混乱的解释。所幸她并不要求别人跟她合作，只要不时说上一句：“多漂亮呀，宝贝儿！”她就心满意足了。

桑苏西很少有这样安谧温馨的傍晚。人们飞短流长，传播些小道消息，议论战争的进程。法国会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吗？魏刚[1]能收拾残局吗？俄国会怎么办呢？如果希特勒侵略英国会得逞吗？巴黎会不会沦陷？……是真的吗？听说……谣传……

人们兴致勃勃地把政治和军事丑闻传过来传过去。

塔彭丝心里想，饶舌会不会带来什么危险？天南地北地闲扯，他们仿佛一个安全的阀门。人们喜欢传播谣言。刺激他们心中的焦虑不安。于是她也贡献出一点“秘闻”，并且冠之以“我儿子告诉我……当然非常保密……你们知道……”

突然斯普罗特太太看了看手表，跳了起来。

“我的天，都快七点钟了，早就该送孩子上床睡觉了。贝蒂——贝蒂！”

贝蒂已经好半天没到阳台上了，不过谁也没有注意。

斯普罗特太太越来越不耐烦了，大声喊道：

---

1) 魏刚（Weygand，1867—1965）法国将军，曾参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历任参谋长、总参谋长、法军总司令等。——译注。

“贝蒂——这孩子上哪儿去了?”

奥罗克太太闷声闷气地笑着说:

“又淘气去了,毫无疑问。这屋子里要是能有一会儿安静,准是她在那儿恶作剧。”

“贝蒂,我在喊你!”

没有人回答,斯普罗特太太不耐烦地站起来。

“看来,我得出去找她去了。奇怪,她能上哪儿去呢?”

明顿小姐说,也许她藏到哪儿去了。塔彭丝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恶作剧,提出一个想法:会不会藏在厨房里面?可是里里外外都没有贝蒂的踪影。大伙儿又跑到花园,喊了半天还是没有找着。

斯普罗特太太开始着急了。

“这孩子太淘了,实在是太淘了!你们说她会不会跑到大路上呢?”

她和塔彭丝跑到大门外面,从山上看到山下,又从山下看到山上,大路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推自行车的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站在对面圣路西安门前聊天。

按照塔彭丝的建议,她和斯普罗特太太穿过马路,斯普罗特太太问他们看没看见一个小女孩儿。两个人都摇了摇头,后来小伙子好像突然想起什么,问道:

“是不是一个穿绿方格裙子的小姑娘?”

斯普罗特太太急切地说:

“是呀!”

“我大约半小时前见过她……和一个女人一起朝那面走了。”

斯普罗特太太惊讶地说：

"和一个女人？什么样的女人？"

那个姑娘看起来有点局促不安。

"那个女人看起来挺怪。是个外国人。衣服很特别，没戴帽子，围一块头巾，那张脸也与众不同——很古怪，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最近我见过她一两次，说实话，我觉得她有点儿傻，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她又补充道。

塔彭丝一下子想起下午灌木丛中那张脸和当时掠过心头的那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她绝对没有想到那个女人会和贝蒂有什么关系，现在也还是想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她没有时间仔细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斯普罗特太太差点儿瘫在她怀里。

"啊，贝蒂！我的小宝贝。她被人拐跑了。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儿？是不是吉卜赛人？"

塔彭丝使劲儿摇了摇头。

"不，不是。她长得很漂亮。大脸盘，颧骨有点儿高，一双蓝眼睛距离稍稍有点儿远。"

她看见斯普罗特太太直盯盯地望着她，连忙解释道：

"今天下午我见过这个女人。她躲在花园的灌木丛里朝楼上看。我还见她在附近转悠过，有一天，卡尔·冯·戴尼姆跟她说过话。一定是那个女人。"

那个姑娘插嘴道：

"没错。她长着金黄色的头发。有点儿痴呆——你要是

问我的话。你要跟她说话，多少还能听懂一点儿。”

“哦，天呀！”斯普罗特太太呻吟着说。

“我该怎么办呢？”

塔彭丝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

“走，回旅馆，喝点白兰地，然后给警察局打电话。没关系。能把她找回来。”

斯普罗特太太只好顺从地跟着她，神情恍惚地喃喃着：

“我简直无法想象贝蒂跟个陌生女人呆在一起会是个什么样子！”

“她还很小，”塔彭丝说。“还不到害羞或者害怕的时候。”

斯普罗特太太有气无力地说：

“我想，一定是个可恨的德国女人。她会杀死贝蒂的。”

“胡扯，”塔彭丝有点粗鲁地说。“不会出什么问题。我想这个女人大概神经不太正常。”其实连她自己也不相信这话。她并不认为那个金发女人有什么精神病。

卡尔！卡尔知道这件事吗？卡尔和贝蒂的失踪有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几分钟以后，她就否认了这种猜测。卡尔·冯·戴尼姆和别人一样大吃一惊，觉得简直难以置信。

布莱奇利少校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做出一副沉着镇静，力图控制整个混乱局面的样子。

“好了，亲爱的太太，”他对斯普罗特太太说。“先坐下，喝点儿白兰地……不会伤你的身体的。一会儿我就去警察局。”

斯普罗特太太喃喃着说：

“等一下……也许她们留下什么线索……”

她匆匆忙忙跑到楼上她和贝蒂的房间。

一两分钟之后，人们听见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斯普罗特太太发疯似地冲进客厅，紧紧抓住布莱奇利少校刚刚拿起听筒还没来得及拨号码的手。

“别，别，”她气喘吁吁地说。“不能……绝不能……”

她抽泣着，跌坐在一张椅子里。

大伙儿把她团团围住。过了一会儿她镇静下来，凯利太太扶她坐起。她拿出一样东西让大家看。

“这是在我房间的地板上发现的。里面包着一块小石子，是从窗户外面扔进来的。快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

汤米从她手里接过那团纸，轻轻打开。

是一张纸条，上面的字显然出自外国人之手，字写得挺大，刚劲有力。

你的孩子在我们手里平平安安。适当的时候我们将告诉你怎么办。如果你敢报警，这个孩子就没命了。什么也不要说。等待命令。否则……

下面画了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头。斯普罗特太太呻吟着：

“贝蒂——贝蒂——”

人们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奥罗克太太说：“这些杀人不见血的流氓！”希拉·佩伦娜说：“畜牲！”凯利先生说：

"荒唐！荒唐！我一个字也不信。一定是什么人恶作剧。"明顿小姐说："哦，可怜的小贝蒂！"

"真他妈的胡扯。威胁。我们必须马上向警察局报告。他们马上就能弄个水落石出。"

他又向电话走过去。斯普罗特太太——一个备受折磨的母亲尖叫着。

他大声说："可是亲爱的太太，非这样做不可。他们的伎俩并不高明，只是想阻止你报警并且把他们查出来罢了。"

"他们会杀死她的。"

"胡扯。他们不敢。"

"听我说，我不同意报警。我是她的母亲。只有我才有权利决定应该怎样办。"

"我明白，我明白。他们正是要利用你这种感情。这很自然。但是你一定要听从我——一个老兵、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劝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警察。"

"不！"

布莱奇利瞪大一双眼睛寻找支持者。

"梅多斯，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汤米慢慢地点了点头。

"还有凯利？瞧，斯普罗特太太，梅多斯和凯利都同意我的意见。"

斯普罗特太太突然声嘶力竭地喊：

"男人！你们都是男人！问问女人们！"

汤米在人群中搜寻塔彭丝。塔彭丝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说：

"我……我同意斯普罗特太太的意见。"

她在想:"德博拉!德里克!如果他俩被人拐走,我也会像她一样。汤米和别人的意见当然是正确的。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如果我丢了儿女,还是不敢去报警,不敢冒这个险。"

奥罗克太太说:"世上没有一个当妈的敢冒这个险。这是事实。"

凯利太太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

"我不认为,你知道,这个……啊……"

明顿小姐颤巍巍地说:

"这种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在可爱的小贝蒂身上,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塔彭丝生气地说:

"你还没发表意见呢,冯·戴尼姆先生!"

卡尔一双蓝眼睛格外明亮。他板着脸,一字一顿地说:

"我是外国人,不了解你们英国警察。不知道他们能力有多大,行动有多快。"

有人走进前厅。是佩伦娜太太。她脸涨得通红,显然是急匆匆爬上山的。她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她用一种傲慢的命令式的口气问,不像一位殷勤的店老板,而像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大家七嘴八舌讲了起来,虽然没有条理,她还是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现在既然大家向她通报了情况,一切似乎就该由她来裁决。她是"最高法院"。

她看了一下那张潦潦草草的纸条，然后还给斯普罗特太太。她言语犀利，颇具权威性。

“警察？他们有什么用。只能添乱。不能把赌注押在他们身上。你们应该自己拿起法律的武器。自己去找孩子。”

布莱奇利耸了耸肩，说：

“很好。如果不去叫警察，只能这样做了。”

汤米说：

“他们还来不及采取什么行动。”

“那个姑娘说，是半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儿，”塔彭丝插嘴说。

“海多克，”布莱奇利说。“海多克能帮我们的忙。他有车。你说那个女人长得与众不同？是个外国人？她总会留下什么痕迹让我们顺藤摸瓜的。走吧，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了。你走吗？梅多斯。”

斯普罗特太太站了起来。

“我也去。”

“啊，亲爱的太太，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办吧。”

“我也去，”塔彭丝说。

“那么……好吧。”

他只好让步。嘴里叨叨着，女人上不了阵，比不过男人之类的废话。

3

海多克队长以值得赞美的海军战士的敏捷开出汽车。

汤米坐在他的旁边，后面是布莱奇利，斯普罗特太太和塔彭丝。塔彭丝之所以亲自出马，不仅仅因为斯普罗特太太在关键时刻觉得她可以依靠；还因为，除了卡尔·冯·戴尼姆，只有她见过那个拐骗贝蒂的女人。

队长是个相当好的组织者，干起事情手脚麻利，眨眼之间，便给汽车加好油，摊开一张地区地图和一张更大一点的利哈姆普敦的地图，让布莱奇利看了看，便准备出发。

出发前，斯普罗特太太又跑到楼上她的房间。大伙儿都以为她取了件外套，可是等她钻进汽车，海多克队长一踩油门，向山下驶去的时候，她让塔彭丝看了一下包里的东西。原来是一支小手枪。

她不动神色地说：

"我是从布莱奇利少校的房间里拿的。我想起，他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

塔彭丝有点儿疑惑地望着她。

"难道你认为……"

斯普罗特太太咬牙切齿地说：

"也许用得着。"

塔彭丝坐在那儿，惊讶母爱居然会在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年轻母亲身上焕发出如此神奇的力量。她想象着，一个平常宣称自己见了武器吓得要命的弱女子从容不迫地举起手枪打倒那个加害于她的孩子的人。

按照队长的建议，他们先到了火车站。二十分钟前，一辆火车离开利哈姆普敦。拐骗贝蒂的亡命之徒很可能已经乘这趟火车走了。

他们在车站分成几路追查，队长找检票员了解情况，汤米到售票处，布莱奇利去找站台上的搬运工人，塔彭丝和斯普罗特太太到女盥洗室。她们想，那个女人说不定上火车前会到那儿“改头换面”，化化装。

结果一无所获。现在他们越发陷入迷途。海多克指出，拐骗孩子的人很可能有一辆汽车在什么地方等着。一旦贝蒂上钩，就可以立即坐这辆汽车逃走。布莱奇利少校又一次指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的合作才越发显得至关重要。他们需要这样一个严密的组织，向全国各地迅速传递信息，封锁所有公路，检查所有车辆。

斯普罗特太太紧紧地抿着嘴唇摇了摇头。

塔彭丝说：

“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到他们的位置来想这件事情。他们的车应该停在什么地方？当然是离桑苏西越近越好。可是停在哪儿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呢？现在让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那个女人和贝蒂一起走下小山包。山下是海滨广场。汽车也许就停在那儿。只要有人在车上照管，你想停多长时间都没人过问。还有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是詹姆斯广场，离桑苏西也很近。要嘛就停在与海滨广场相连的那几条小街上。”

就在这时，一个戴夹鼻眼镜、个子不高的男人，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说：

“请原谅……不要生气。我希望……可我……刚才你和搬运工人说话的时候，我无意中听见几句。”（这时，他只冲着布莱奇利少校说）。“当然不是故意的，只是来看一个包

裹到了没有。现在的邮件总是拖拖拉拉，慢得要命。他们说是因为调动军队的缘故。可是这样一来，对于容易变质的东西就麻烦了。我是说包裹。哦……你看事情是这样的。我偶然听到……实在是巧合……”

斯普罗特太太扑过去，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

“你看见她了？你看见我的小女儿了吗？”

“哦，你说是你的小女儿。当真如此？假如……”

斯普罗特太太叫了起来：“快告诉我！”她紧紧抓着那人的胳膊，把他捏得生疼，脸都扭歪了。

塔彭丝连忙说：

“请把你看到的情况尽快告诉我们。我们将非常感激。”

“啊…是吗？当然。也许什么事儿也没有。不过你们讲的情况很像……”

塔彭丝觉得站在她身边的女人浑身颤抖，但她自己努力镇静下来，显得不慌不忙。她很了解这个类型的人——大惊小怪，糊里糊涂，畏首畏尾，言不及意，你要是着急，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她说：

“请你慢慢讲。”

“是这样的……我叫罗宾斯。哦……爱德华·罗宾斯……”

“罗宾斯先生，请讲。”

“我住在欧尼斯山崖路灯光大街，那条新路旁边新房子中的一幢。那儿办什么事情都非常方便，风景秀丽，离那片丘陵地只一箭之遥。”

布莱奇利少校正要发作，塔彭丝朝他使了个眼色，说：

“你看见我们找的那个小姑娘了?”

“是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那个孩子。你们说是一个小姑娘和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女人,是吗?引起我警觉的是那个女人。因为,我们现在对‘第五纵队’都很警惕,难道不是吗?密切注意。我们经常这样说。我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就盯上了那个女人。我心里想,许多特务表面上的身份都是护士,或者女仆。这个长相特别的女人,一直向那片丘陵地走去,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看起来很累,跟不上女人的步子。已经七点半了,大多数小孩这时早已上床睡觉了。所以我就紧紧地盯着那个女人。我想,我一定惊动了她。她拉着孩子慌慌张张朝大路走去,后来抱起孩子向山崖的方向走。我觉得非常奇怪。你们都知道,那儿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直到灯光大街才有。而灯光大街离那片丘陵地还有五英里远。身强力壮的徒步旅行者也要走好一阵子。我越想越觉得奇怪,寻思这个女人会不会是去那儿发什么信号。敌人的这种破坏活动我是听说过的。她见我盯着她看,显得很不自在。”

这时,海多克队长已经钻进汽车,发动了引擎。他说:

“你说是欧尼斯山崖路?正好在城那边,对吗?”

“是的。顺着海滨广场走,穿过旧城,再往前……”

别人也都跳上汽车,不再听罗宾斯先生啰嗦。

他们飞也似地穿过小城。之所以没出车祸不是因为技术高,而是因为运气好。他们的运气一直不错,很快便来到一片杂乱无章的建筑群。因为离煤气厂不远,这里的房子一副烟熏火燎的样子。好多条小路通往丘陵地带,欧尼斯山崖

路是第三条。

海多克队长驾着汽车非常熟练地驶上这条小路，一直开到山坡下面。前面的路崎岖不平，蜿蜒而上，只能步行。

“下车走吧。”布莱奇利说。

海多克说：

“看来还开得上去。路面还算结实。虽然坑坑凹凹，不过我想还是能开上去的。”

斯普罗特太太喊了起来：

“哦，求求你，求求你……开上去，我们必须快！”

队长自言自语：

“但愿那个戴夹鼻眼镜的家伙说的都是真的。否则可是白辛苦一场。”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颠簸着，呻吟着向山顶开去。坡度很大，但是路上的草皮还算松软，有点弹性。他们终于平安到达山顶。眼前的景色一览无余，灯光湾遥遥在望。

布莱奇利说：

“是个好主意。如果需要，那个女人可以在这儿凑合一晚上，明天早晨赶到灯光湾，便可以坐火车逃之夭夭。”

海多克说：

“连个影子也没有。”

他想得很周到，带来一架望远镜，此刻正举在眼前观察着。突然，他浑身紧张起来，看见两个小黑点在山石间移动。

“啊！看到了！”

他在驾驶员坐位上坐好，汽车又向前颠簸而去。距离那两个小黑点并不很远。四个人全然不顾汽车剧烈的颠簸，紧

张地搜寻着，很快便看见那一高一矮两个人的身影。女人拉着一个小孩。更近了。就是贝蒂，穿着绿格裙子。

斯普罗特太太非常古怪地叫了一声。

“好了，亲爱的，”布莱奇利少校非常和蔼地拍了拍她，“已经追上她们了。”

他们继续向前。突然，那个女人回转身，看见那辆向她疾驶而来的汽车。

她叫了一声，抱起孩子拔腿向山崖跑去。

汽车开了几码之后，因为道路高低不平，又有巨石阻挡，只好停了下来，车上的人跌跌撞撞跳下汽车。

斯普罗特太太第一个冲出车门发疯似地向那个逃亡者跑去。

其他人跟在后面。

相距不到二十码的时候，那个走投无路的女人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脸来。她已经站在悬崖边上，把孩子越发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沙哑的声音叫喊着。

海多克喊了起来：

“我的上帝，她要把孩子扔下山崖……”

女人站在那儿，紧紧抱着贝蒂。因为愤怒和仇恨扭歪了一张脸。她用沙哑的声音叫喊着，但谁也听不懂她说了些什么。她还抱着孩子，不时看一眼脚下的万丈深渊。

显然她威胁要把孩子扔下去。

他们都吓坏了，一动不动地站着。此时此刻，任何不慎都可能造成一场灾难。

海多克在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支左轮手枪。

他叫喊着："放下孩子！要不然我就开枪了。"

那个外国女人大笑着，把孩子紧紧贴在胸口，两个身体合二而一。

海多克喃喃着：

"我不敢开枪。会伤着那个孩子。"

汤米说：

"这个女人疯了。她随时都会抱着孩子跳下山崖。"

海多克无可奈何地说：

"我还是不敢开枪……"

可是就在这时，响了一枪。女人晃了晃倒了下来，孩子还抱在怀里。

男人们跑了过去。斯普罗特太太站在那儿摇摇晃晃，手里的枪冒着一缕青烟，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她迈开僵硬的双腿向前走了几步。

汤米跑到那个女人身边，把她和贝蒂轻轻地翻过来，看见一张陌生的、十分美丽的面孔。女人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叹了一口气，便死了。子弹打穿了她的脑袋。

小贝蒂没有受伤。她挣开女人的怀抱向那个雕塑一般站着的女人跑去。

斯普罗特太太终于支持不住了。她扔掉手枪，瘫在地上，把孩子搂到身边。

她叫喊着：

"她平安无事了……她平安无事了！啊，贝蒂……贝蒂！"然后压低嗓门儿问：

"我……我……我打死她了吗？"

塔彭丝语气坚定地说：

“不要想这事儿……不要想这事儿。想想贝蒂。想想贝蒂！别的都不要考虑。”

斯普罗特太太紧紧抱着贝蒂抽泣着。

塔彭丝走到那几个男人身边。

海多克喃喃着：

“真是奇迹。要我可打不了这么准，别相信这个女人以前打过枪。纯粹是本能。奇迹！真是奇迹！”

塔彭丝说：

“谢天谢地！实在是太危险了！”她顺着山崖向大海望去，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第八章

1

几天之后，对那个被打死的女人进行了调查。在警方弄清楚她是一位波兰难民，名叫范达·波伦斯卡之前，调查不得不中止了一段时间。

悬崖上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之后，斯普罗特太太和贝蒂被送回桑苏西。这时，斯普罗特太太的精神处于完全崩溃的状态。回到旅馆之后，人们端茶倒水，问长问短，忙作一团。有人还送来一小杯白兰地，慰问处于半昏迷状态的这天夜里的女英雄。

海多克队长和警察局及时取得联系，并带领警察到发生惨剧的山崖勘察了现场。

要不是要发表让人心绪不安的战争消息，关于这个悲惨事件的报道或许会占更大的篇幅。现在，只写了一小段。

塔彭丝和汤米作为目击者不得不接受调查。他们生怕

好事的记者把证人的照片印到报上，梅多斯先生——汤米便声称眼睛里面进了东西，只好戴一个眼罩。布伦肯索普太太则戴了一顶帽子，颇有点"面目皆非"的感觉。

这样一来，人们便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海多克队长和斯普罗特太太身上。斯普罗特先生收到电报后急匆匆赶来看他的妻子。不过因为有事，当天就又回伦敦去了。他和颜悦色，但不是一个能引起别人关注的人。

调查按程序从辨认死者开始。一位名叫卡尔芳特太太的女人负责此项工作。她嘴唇很薄，目光犀利，已经搞了好几个月安置难民的工作。

她说，波伦斯卡是和她的堂兄以及堂兄的妻子一起逃到英格兰的。就她所知，他们是她惟一的亲戚。她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儿精神失常。据她自己说，她在波兰经历了许多十分可怕的场面。她的家人，包括几个孩子都被杀了。这个女人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满腹狐疑，不论为她做什么，她都不领情。她总是喃喃自语，看起来很不正常。后来，给她找了一件给别人干家务的活儿，可是几个星期前，她不辞而别，也没有向警察局报告。

验尸官问，这个女人的亲戚为什么没有到场，警官布兰西做了如下的解释：

那一对夫妻被有关部门依据"王国国防法"扣留了。他们和一桩海军造船厂的案子有关。他说，这两个外国人是以难民的身份来英格兰的，可是他们立足未稳就想在海军基地附近找工作。所以夫妻一直受到怀疑和监视。他们有一大笔钱，多的无法解释。至于已经死亡的波伦斯卡，还没有

什么可指控的罪证，除了人们认为她有反英情绪。但是并不排除她也是敌人派来的特务，疯疯颠颠只是装出来的罢了。

找斯普罗特太太谈话时，她立刻泪流满面。验尸官是个办案老手，非常巧妙地把她引上这个话题。

"太可怕了，"斯普罗特太太气喘吁吁地说。"太可怕了，我居然杀了人。那并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意思是绝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贝蒂……我想那个女人要把她扔下山崖，我不得不阻止她……哦，天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

"你对使用武器很熟悉吗？"

"哦，不！我只摸过市场上那种打什么东西玩的汽枪，还不敢真打。哦，天哪！我觉得我是杀人凶手。"

验尸官极力安慰她，问她以前和死者有没有接触。

"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想，她一定是疯了。因为她根本就不认识我和贝蒂。"

回答进一步的盘问时，斯普罗特太太说，她曾经参加过一个以援助波兰难民为目的的缝纫协会，如果说她和波兰人有什么关系的话，仅限于此。

海多克是下一个证人。他讲了自己追踪拐骗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最终发生的事情。"你当时非常清楚那个女人准备跳崖吗？"

"要嘛跳崖，要嘛把孩子扔下山崖。看起来仇恨已经使她精神错乱。根本不可能和她讲道理。那真是一个千钧一发，非立刻采取措施不可的时刻。我本来想开枪打倒她，可她抱着那个孩子，拿她当挡箭牌，我怕打死那个孩子，没敢

开枪。斯普罗特太太冒了一险，结果成功地救了女儿一条命。”

斯普罗特太太又哭了起来。

布伦肯索普太太的证词很短，只是证明一下队长的证词。

接下去是梅多斯先生。

“你同意海多克队长和布伦肯索普太太的说法吗？”

“完全同意。那个女人当时处于疯狂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她。她确实想抱着孩子跳崖。”

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证词。验尸官向陪审团汇报了调查情况。范达·波伦斯卡的确死于斯普罗特太太之手，但斯普罗特太太并无罪过。至于死者是否确有精神病、出于何种动机，已经无从查证。她也许出于对英格兰的仇恨才干这件蠢事的。有些散发到波兰难民手里的“慰问品”上有赠送者的名字。也许这个女人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找到斯普罗特太太的姓名和住址。但是她为什么要拐走小贝蒂还是一个谜。唯一的解释是，正常人无法理解她错乱的神经。波伦斯卡，按照她自己的叙述，在波兰受了极大的痛苦。这些刺激可能导致她精神失常。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她也许是敌人派来的间谍。

最后，陪审团按验尸官的意见做出裁决。

2

警察局调查的第二天，布伦肯索普太太和梅多斯先生

又碰头，交换意见。

"范达·波伦斯卡一死，什么线索都断了。和先前一样，我们眼前又是一片空白。"汤米闷闷不乐地说。

塔彭丝点了点头。

"是啊，他们把两边的路都堵死了。没有什么文件，也没有她和她堂兄两口子那一大笔钱从哪儿来的任何线索，没有他们跟什么人来往的记录。"

"他们的本事也他妈的太大了，"汤米说。

他又说："你知道，塔彭丝，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

塔彭丝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关于战事的消息确实不如人意。

法国军队正在撤退，潮流是否可以逆转，很难预料。从敦刻尔克[1]的撤退正在进行之中，巴黎沦陷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了。没有充足的物资和精良的武器装备抵抗德国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种普遍失望、气馁的情绪与日俱增。

汤米说：

"这一切是我们自己糊里糊涂、行动迟缓造成的，还是由于背后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不曾被我们识破？"

"我想是后者。只是很难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是啊，我们的对手在这方面太精明了。"

"我们已经清除了不少腐败分子。"

---

[1] 敦刻尔克：法国北部的港市，1940年英军被德军打败，由此成功撤回本土。——译注。

"是的。我们围捕了比较明显的敌人。可是还没有抓到躲在幕后的首脑人物。对他们的头目、核心组织，精心安排的计划还一无所知。这些计划利用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拖拉，内部的不和、迟缓，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

塔彭丝说：

"我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破坏敌人的计划。只是还没有取得进展。"

"我们已经干了一些事情，"汤米提醒她。"是的，发现了卡尔·冯·戴尼姆和范达·波伦斯卡，两条小鱼。"

"你认为他们俩在一起工作吗？"

"我想一定是这样，"塔彭丝若有所思地说，"你记不记得，我亲眼看见他们在一起说话。"

"如果这样，卡尔·冯·戴尼姆一定参与了拐骗贝蒂？"

"我想是这样。"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拐骗贝蒂呢？"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塔彭丝说。"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为什么要诱拐这个孩子呢？斯普罗斯夫妇是什么人？他们没有钱。所以显然不是为了勒索钱财。他们也不是受雇于政府的高级官员。"

"我知道，汤米。这件事实在没有来由。"

"斯普罗特太太对这件事儿有什么看法？"

"那个女人，"塔彭丝轻蔑地说，"脑子连个母鸡也不如。她根本就不想这事儿会不会有什么奥妙，只是一口咬定，只有万恶的德国鬼子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蠢驴,"汤米说。"德国人不是饭桶。他们要是派特务来拐骗一个孩子,总有原因。"

"我有一种感觉,"塔彭丝说,"这个斯普罗特太太如果动脑筋想一想,就一定能找到其中的原因。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也许她无意中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而她自己对此全然不知。"

"什么也不要说,等待命令,"汤米引用斯普罗特太太在她房间地板上发现的那个纸条上的话。"他妈的,这句话另有含义。"

"当然,一定有点儿'弦外之音'。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是,这位斯普罗特太太,或者她的丈夫替什么人藏了什么重要东西。他们之所以藏到这夫妇俩手里,因为他们是极其普通的人。谁也不会怀疑那玩意儿在他们手里——不管什么玩意儿。"

"有点儿道理。"

"是有点儿道理。不过听起来特别像侦探小说,有点儿不大真实。"

"你有没有让斯普罗特太太动动脑子,从中理出一个头绪?"

"当然跟她说过。问题是,她对这事儿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她只关心贝蒂回到自己身边,然后就是因为杀死一个人而歇斯底里大发作。"

"女人,真是不可思议,"汤米一边沉思,一边说。"那天,这个斯普罗特太太像个复仇女神,为了夺回她的孩子,简直敢朝一个团的人马开枪扫射,而且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等到

凭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侥幸打死那个拐骗她孩子的人之后，又软得像一团稀泥，没完没了地发神经。”

“验尸官已经宣布她无罪。”塔彭丝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换了我，也不敢冒险开枪。”

塔彭丝说：

“也许如果知道有多么危险，她也不敢。完全是因为对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一无所知，她才敢冒险开枪。”

汤米点了点头。

“颇有点圣经故事的味道，”他说。“大卫和哥利亚[1]。”

“啊！”塔彭丝说。

“怎么了？老婆子。”

“我也说不清。你刚才说什么圣经故事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是稍纵即逝，现在又想不起来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别那么刻薄。有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

“是某位绅士危难之际画一张弓抵御敌人的故事，对吗？”

“不，不是……等一下……我想和所罗门[2]有点关系……”

“雪松，寺庙，妻妾成群？”

---

① 哥利亚为基督教《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上》中记载的非利士族巨人，为大卫所杀。——译注。

② 所罗门（公元前？--932年），以色列国王。大卫和拔示巴之子，加强国防，发展贸易，以武力维持其统治，使犹太达到鼎盛时期，以智慧著称。——译注。

"别说了，"塔彭丝说，用两手堵住耳朵。"你越说越乱。"

"犹太人？"汤米满怀希望地说。"以色列的部落？"

塔彭丝摇了摇头，过了两分钟说道：

"我希望回忆起，这个女人使我想起了谁？"

"你是说已故的范达·波伦斯卡？"

"是的。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隐隐约约觉得她有点儿面熟。"

"你是说，你觉得在哪儿见过她？"

"不是。我肯定从来没有见过她。"

"佩伦娜太太和希拉也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哦，是的。但不是她们。这两个人，你还是有所了解的，汤米。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还说不清楚。和贝蒂被诱拐那天，斯普罗特太太在她的房间发现的那个纸条有关。"

"是吗？"

"斯普罗特太太说有人在纸里包了一块石子从窗户扔到她房间的地板上。我觉得这纯粹是胡扯。我想这个纸条不是什么人扔进去的，而是佩伦娜太太放进去的。"

"你认为，佩伦娜、卡尔、范达·波伦斯卡在一起工作？"

"是的。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佩伦娜太太在关键时刻突然出现，而且一下子控制了整个局面，她说不能给警察局打电话，就没人再张罗着向警方报告。"

"你仍然把她看作M？"

"是的。难道你不这样看？"

“恐怕是这样的，”汤米慢吞吞地说。

“为什么？汤米，你是不是另有想法？”

“也许只是异想天开。”

“讲给我听听。”

“不，我不想讲。还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如果我没有搞错，我们应该找的不是M而是N。”

他心里想：

“布莱奇利。我想他没有问题。为什么不会是他呢？他这个人很实在……甚至太实在了。坚持报告警察局的是他。当然，他也许深信他的意见会遭到孩子母亲的反对，所以才这样做。故意用‘激将法’，让对方坚持不同的意见……”

想到这里，他又不由得想起那个烦人的、至今还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为什么要诱拐贝蒂·斯普罗特？

3

桑苏西外面停着一辆警车。

塔彭丝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注意这辆车。她拐下车道，穿过前门，径直向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

刚跨过门槛，她就停下脚步，吓了一跳——窗口有个高高的身影向她转了过来。

“我的天，”塔彭丝说。“希拉？”

姑娘径直走到她的面前。塔彭丝看见她脸色苍白，深陷在眼窝里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希拉说：

"你回来，我真高兴。我一直在等你。"

"怎么回事儿？"

姑娘用非常平静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说：

"他们把卡尔逮捕了。"

"警察？"

"是的。"

"哦，天哪，"塔彭丝说。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应付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她心里非常清楚，希拉虽然看起来平静如水，实际上，她的心底一定是浪涛汹涌。

不管他们是不是同谋，这个姑娘深深地爱着卡尔·冯·戴尼姆。塔彭丝觉得心口阵阵发痛。她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

希拉问：

"我该怎么办？"

这个简单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使得塔彭丝本能地退缩了一下。她无可奈何地说：

"哦，亲爱的。"

希拉就像哀怨的竖琴发出单调的嗡嗡的响声：

"他们把他带走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了。"

她突然叫喊起来：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说着，扑倒在床前失声痛哭起来。

塔彭丝抚摸着她满头黑发，无力地说：

"也许不会是真的。他们只是拘留他几天。你知道，他

毕竟是从与我们交战的国家来的外国人。”

“他们可不是这样说的。他们正搜查他的房间。”

塔彭丝慢吞吞地说：“可是，如果什么也搜查不出来……”

“当然什么也不会搜查出。他们能找到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你知道……”

“我？”

她的轻蔑。她的迷惑不解太真实了，绝对不会是假装出来的。此刻，塔彭丝完全解除了先前对希拉·佩伦娜的怀疑。这个姑娘什么也不知道。她绝没有卷入这场阴谋。

塔彭丝说：

“如果他是清白的……”

希拉打断她的话。

“那又有什么用呢？警察会罗织罪名，置他于死地。”

塔彭丝生气地说：

“胡说，亲爱的孩子，绝不会这样。”

“英国警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这是我妈妈说的。”

“也许你妈妈会这样说，可她是错的。我向你担保，事情不会这样。”

希拉用疑惑的目光看了她一两分钟，然后说：

“太好了。这话是你说的。我信任你。”

塔彭丝心里非常不安。她生气地说：

“你信任的人太多了，希拉。你信任卡尔，这可能很不明智。”

“你也怀疑他？我以为你喜欢他。他也一直这样认为。”

唉，这些让人可怜的小家伙。那么相信别人的喜爱，以为喜欢便可以代替一切。她确实喜欢过卡尔，就是现在也还喜欢。

她非常疲倦地说：

“听着，希拉。喜欢或者不喜欢和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环境毫无关系。我们这个国家正和德国打仗。一个人可以有许多方式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其中一种方式是搜集情报——在敌后工作，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因为一旦被对方抓住…”她停了一下，“一切就都完了。”

希拉说：

“你认为卡尔……”

“也许以这种方式为他的国家工作？有这种可能，难道没有吗？”

“没有。”希拉说。

“也许这正是他干的活儿。你看，以难民的身份跑到这儿，装出一副极力反对纳粹的样子，然后搜集情报。”

希拉平静地说：

“不可能。我了解卡尔。我知道他的心和他的思想。他最热爱的是科学、他的工作、真理和其中包含的知识。他对英国收留了他并且让他在这儿工作，感激不尽。当人们说些伤害他的话的时候，作为德国人，他非常痛苦。可他一直痛恨纳粹，痛恨他们支持的种种罪恶和对自由的践踏。”

塔彭丝说：“他当然会这么说。”

希拉转过脸望着她，目光中充满责备。

“这么说，你相信他是间谍？”

"我认为……"塔彭丝犹豫了一下,"有这种可能。"

希拉走到门口。

"我明白了。很遗憾,我跑来求你帮助我们。"

"可是,你认为我能做点什么呢?亲爱的孩子。"

"你认识人。你的儿子在陆军、海军。我不止一次听你说过,他们认识不少大人物。我想,也许你能让他们做点什么。"

塔彭丝想起自己编造的那几个神话般的人物:道格拉斯,雷蒙德,还有西里尔。

"我想,"她说,"他们帮不了你的忙。"

希拉扬了扬头,激动地说:

"看来,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他们会把他带走,关起来,然后哪天早晨让他面对一堵墙站着,把他打死。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她走出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啊,这些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爱尔兰人!"塔彭丝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可怕的力量,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直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身处何方。如果卡尔·冯·戴尼姆真是间谍,便是死有余辜。我必须坚持这一点,不能让这个姑娘用她的爱尔兰说教迷惑,把他看成英雄,烈士,殉道者!"

她想起一位很有名的女演员朗诵的一首诗。那是《驶向大海》中的诗句:

"他们将要拥有的

是一个宁静美好的时刻……”

痛苦……感情的潮水把你带到远方……

她想：“如果这一切不是真的该有多好。啊，唯愿这一切不是真的……”

然而，她知道自己正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她怎么能对此产生怀疑呢？

4

老防波堤上坐着的钓鱼人把钓丝抛到水里，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螺旋轮收绕。

“恐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他说。

“你知道，”汤米说，“我很为这件事难过。他是……哦，是个好小伙儿。”

“是好小伙儿，伙计。一般来说敢于这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那种鸡鸣狗盗的家伙是不会自愿到敌人的国家来冒这个风险的。都是勇敢的人。这一点你我都很清楚。问题是，这个案子已经得到证实。”

“你刚才说，‘恐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根本就没有怀疑。在他的那些化学配方里，有一张名单，上面写的都是那家工厂里对法西斯抱同情态度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接近、拉拢的人。还有一项非常高明的破坏计划。他们研制出一种可以当化肥使用的化学物质，可以使大片的农田荒芜。而这一切都是卡尔最熟悉的领域。”

汤米心里暗暗责骂塔彭丝。是她让他替卡尔说情。他

不情愿地说：

“我想，会不会有什么人给他栽脏呢？”

格兰特先生笑了起来，一种不无残忍的笑。

“哦，”他说。“毫无疑问，这是你妻子的主意。”

“啊……是。事实上，是她的一种想法。”

“他是个挺招人喜欢的小伙子。”格兰特先生宽宏大量地说。

接着他又说：

“不，说正经的，我们不会考虑她的这种想法。他有一种密写药水，这是重要的罪证。如果有人陷害，也不会栽这种脏。因为他的药水不是那种随用随配的药水，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一种制作非常精巧的密写药。以前我们只碰到过一次，藏在背心扣子里，用的时候，把扣子泡到水里。卡尔·冯·戴尼姆的密写药不是藏在扣子里，而是在鞋带里面，非常巧妙。”

“啊！”汤米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一个还很不清晰的念头从脑海里闪过。

塔彭丝的思维更加敏捷。汤米向她复述和格兰特先生的谈话时，刚讲到鞋带的事儿，她就叫了起来！

“鞋带？汤米，这就对上号了！”

“什么？”

“贝蒂！你这个傻瓜。你还记得那天她在我的屋子里干的蠢事吗？把我的鞋带都解下来，泡在水里。那时候，我只觉得这孩子好玩儿。现在看，她肯定是看见过卡尔这样做才学着玩儿。他生怕小贝蒂无意中把这事儿说出去，就和那个

女人合谋诱拐了贝蒂。”

汤米说:“如此说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是的。终于理出一个头绪。这实在是一件快事。你可以把这件事先搁到一边儿。继续深入下去。”

“我们的确需要继续深入下去。”

塔彭丝点了点头。

形势非常严峻。法国出人意外地突然宣布投降。连法国人民都感到大惑不解,颓丧万分。

法国海军连自己该驶向何方都不知道。

现在法国的海岸线都控制在德国人手里。侵略再也不是遥远的“不测之风云”。

汤米说:

“卡尔·冯·戴尼姆只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佩伦娜太太才是头。”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掌握她的罪证,可是这绝非易事。”

“当然。如果她真是首脑人物,肯定不会轻易露出马脚。”

“这么说,M 就是佩伦娜太太?”

汤米认为一定是她。他慢悠悠地说:

“你真的认为这个姑娘没有卷入这场阴谋?”

“我敢担保她是清白无辜的。”

汤米叹了一口气。

“哦……你是应该知道的。可是,如果这样,她就太不幸了。失去她爱的男人……然后是她的母亲。她还能有什么

亲人呢？"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是啊。可是，假如是我们判断错了呢？M或者N是别人呢？"

塔彭丝冷冷地说：

"看来这件事儿你还是心存疑虑叨叨个没完，你不觉得有点儿异想天开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指希拉·佩伦娜。"

"你这些想法不是太荒唐了吗？塔彭丝。"

"不，一点儿也不荒唐。你被她迷上了，汤米，就像任何别的男人一样……"

汤米十分生气地回答道：

"根本就不是，我只是另有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最好还是留给我自己去考虑一段时间吧。让我们看看谁对谁错。"

"那么，好吧。我想，我们必须把佩伦娜太太的情况弄个一清二楚。掌握她的行踪。来往的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一定有一个环节和她紧紧相连。你最好今天下午就派艾伯特去跟踪她。"

"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忙着呢！"

"你忙什么呢？"

汤米说：

"打高尔夫球。"

第 九 章

1

“看起来还像从前一样，是吗？夫人。”艾伯特说。他兴奋得满脸放光。尽管已是人到中年，开始发福，艾伯特童心未泯。而正是这样一种浪漫情怀使得他和汤米、塔彭丝在青年时代走到一起，经历了千难万险。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艾伯特问。“我正在顶高级的房间里擦那些黄铜器具。前厅搬运工是不是一个很讨厌的家伙？我总觉得他挺讨厌。你来的那天给我讲了个故事！一大堆谎话，都是关于一个叫雷迪·丽塔的骗子。没有一件事是真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险，后来才安定下来。”

艾伯特叹了一口气。出于礼貌，塔彭丝问了问艾伯特太太的身体情况。

“哦，太太的身体还好。只是她说她不怎么喜欢威尔士。

认为那儿的人应当好好学学英语。至于空袭嘛，已经炸过两次。她说，挖了防空洞，足可以开进去一辆汽车。所以，应该说还算安全。或许和在肯宁敦差不多。她说在那儿用不着看那些让人忧伤的树木，还有瓶装的干净牛奶可喝。”

“我不应该，”塔彭丝说，突然感到一阵内疚，“不应该把你牵扯到这件事里，艾伯特。”

“胡扯，夫人，”艾伯特说。“我不是一直四处活动想找事干吗？可他们傲气十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说，要等到需要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时候，再打电话找我。我的身体特好，巴不得上前线消灭德国鬼子。请原谅我尽说粗话。你只要告诉我，怎样才能用制动棒阻止他们的车轮前进就行了。剩下的事由我来干。第五纵队，正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报纸上这样说。尽管另外那四个纵队怎么回事儿，他们没说。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完全听从你和布雷斯方德上尉的吩咐，帮助你们完成这项任务。”

“好的。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2

“你认识布莱奇利多长时间了？”汤米一边走出发球区，一边问，眼睛还带着赞许的神情，看他的球沿着平坦的球道向远处滚去。

海多克队长刚打了一个好球，肩扛球棒，满脸得意，回答道：

“布莱奇利？让我想想看。哦，大概九个月了。他是去

年秋天来这儿的。”

“记得你说过，是你朋友的朋友？”汤米说，其实完全是他自己编造的。

“我说过吗？”队长有点儿吃惊。“不，我没有说过。我是在俱乐部和他认识的。”

“我觉得这人有点儿神秘。”

队长这次显然吃了一惊。

“神秘？布莱奇利？”他显然不同意汤米的看法。

汤米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可能太多疑了。

他又打了一个上旋球。海多克用他的铁头球棒打了一个球。球落在球穴区。再回来的时候，他说：

“你怎么觉得布莱奇利神秘？依我看，他这个人平淡无奇，典型的军人。思想僵化，生活面很窄。只熟悉部队生活……怎么会神秘呢？”

汤米含含糊糊地说：

“哦…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他们继续打球，队长赢了。

“三比二。”他满意地说。

然后，正如汤米希望的那样，等他的心思不在打球上的时候，队长又接起刚才的话茬。

“你说的是哪一种神秘？”他问道。

汤米耸了耸肩。

“啊…只是谁也不了解他。”

“他原先在拉格比。”

“很准确吗？”

“是的。不过，我也说不清楚。我自己并不知道。梅多斯，怎么回事？布莱奇利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汤米连忙说。他已经放出他的兔子，现在可以坐在那儿冷眼旁观，队长作何反应。

“我总觉得这人有点滑稽可笑，”海多克说。

“正是，正是。”

“啊，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许是有点古怪。”

“我这样做颇有点诱供的味道，”汤米心里想。“不过这个老家伙还是有可能说出点什么情况的。”

“是的，我确实明白你的意思了。”队长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我想起，还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在他来这儿之前认识他的人。他没有任何老朋友……类似的交往一概没有。”

“啊！”汤米说，“我们把那个余穴打了好吗？可以再多玩一会儿，下午的天气这么好。”

于是他们分头去打。在球穴区再次相遇时，海多克突然说：

“告诉我，关于他你都听到些什么？”

“没听到什么……真的没有。”

“没必要跟我保密，梅多斯。什么谣传我都听说过，你知道吗？谁都来跟我聊。大家都知道我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敏感。到底怎么回事儿？布莱奇利是不是表里不一？”

“人们只是随便说说罢了。”

“说什么？说他是德国人？胡扯。他跟你跟我一样，标准的英国人。”

“啊，当然。我也担保他没有什么问题。”

"他总是叫嚷要拘留更多的外国人。你瞧他反对那个德国小伙子有多起劲儿……看起来，这件事儿他倒是没错。警察局长私下告诉我，他们发现冯·戴尼姆许多罪证。让他上十次绞架也不冤。他有一个在所有水源投毒的计划，而且实际上正在制造一种新的毒气——在我们自己的工厂里制造！上帝呀，我们的人连一点儿警惕性也没有。居然能让这样一个家伙钻到我们内部。我们的政府什么人的话都信！一个年轻人战争爆发前跑到我们这儿，仅仅因为骂了几句纳粹，声称自己受到迫害，就闭上眼睛，把他安排到我们的秘密工厂。对另外那个叫哈恩的家伙他们也是笨得要命……"

汤米不想让队长跑到球道那面，故意没有把球打进穴内。

"你可真不走运，"海多克喊道。他小心翼翼地打了一个球。球滚进洞里。

"我赢了。刚才我们说什么来着？"

汤米语气坚定地说：

"说布莱奇利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当然。哦，我听人讲过一个关于布莱奇利的非常可笑的故事……刚才把这事儿都忘了……"

正在这时，另外两个人喊他俩。汤米虽然十分懊恼，也只得跟他们一起回俱乐部喝点儿什么。之后，队长看了看表，说他和梅多斯该走了。因为汤米已经接受队长的邀请和他一起吃晚饭。

"走私者栖息地"像平常一样井井有条。一个个子很高

的中年男仆以侍者特有的敏捷服侍他们。这种周到的服务除了伦敦的大饭店很难碰到。

那人走出去之后，汤米说出自己的看法。

"是啊，我能找到艾伯特这样一个侍者实在走运。"

"你是从哪儿雇到他的？"

"事实上，他是看了我登的广告找上门儿的。他带的介绍信、履历相当不错。比别的那些想干这活儿、工资要得又少的人高出一大截。我当场拍板留下了他。"

汤米笑着说：

"战争使我们失去了良好的服务。事实上，好服务员都是外国人。英国人似乎干不了这活儿。"

"因为这活儿低三下四吧。英国人不愿意点头哈腰服侍别人。"

他们坐在外面呷着咖啡，汤米轻声问：

"你刚才在球场想说什么来着？关于布莱奇利一个可笑的故事。"

"那是什么？你看见了吗？海面上似乎有点点灯光。我的望远镜呢？"

汤米叹了一口气。他今天好像诸事不顺。队长大惊小怪地跑回屋里又跑出来，举起望远镜向海面张望。一边观察一边说敌人有可能在海岸线的哪些地方建立信号系统。尽管现在并无迹象表明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系统。他还描绘了一幅不久的将来敌人成功入侵的令人沮丧的图画。

"没有组织，没有协调一致的工作。你是聪明人，梅多斯。你该清楚这是一幅什么样子。让一个像老安德鲁斯这

样的人负责……”

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海多克队长最喜欢抱怨的事情。他认为,这里的防空事务应该由他来负责。如果有可能,他决心取代科尔·安德鲁斯。

男仆送来威士忌和甜酒。队长还在喋喋不休,高谈阔论。

“……间谍渗透到我们每一个领域……到处是这些家伙的影子。和上次大战一个样儿。理发师,侍者……”

汤米往椅子上靠了靠,从侧面打量着艾伯特,艾伯特放好饮料,步履轻捷地退下。汤米心里想:“侍者?你要是叫这个家伙弗里茨[1],肯定比叫他艾伯特更合适……”

是啊,为什么不可能呢?这家伙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倒是真的。可是许多德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英国饭店干了多年,英语说得呱呱叫。种族的特征并非全然不同。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只是头型可能露出破绽……是的,头型……最近他在哪儿见过这种头型呢……

他一时冲动说出一番话来,这话和队长的话倒是衔接得天衣无缝,非常贴切。

“瞧他妈的那些要你填写的表格。什么用处都没有,梅多斯。都是些傻透了的问题……”

汤米说:

“我知道。比如‘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N或者M。”

---

① 弗里茨(Fritz):德国人常用的名字Frederick的昵称。这个词也常常用来称呼“德国人”、“德国兵”。——译注。

艾伯特，这位训练有素的仆人突然晃了一下，瓶子哗拉一声倒在托盘里，薄荷甜酒洒到汤米的袖口和手上。

艾伯特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先生。"

海多克大发雷霆：

"你他妈的这个笨手笨脚的傻瓜！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那张平常红扑扑的脸因为愤怒涨成紫色。汤米心里想："说什么陆军军官脾气大，看来海军军官远远胜过陆军军官！"海多克继续责骂，艾伯特只有道歉的份儿。

汤米眼瞅着艾伯特被责骂，心里很不舒服。可是突然之间，像变魔术一样，队长怒气全消，又恢复了先前那副乐呵呵的样子。

"快来洗一洗吧。真糟。幸亏只是点甜酒。"

汤米跟他走进那间豪华的浴室，里面摆着许多精巧的小玩意儿。他很仔细地洗掉粘乎乎的甜酒。队长隔着浴室门跟他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愧疚。

"我刚才可能有点过火。可怜的老艾伯特。他知道，我只是脾气大了点儿，并不是真想把他怎么样。"

汤米从洗脸池旁边转过身擦手，没有注意到地板上有一块肥皂，一脚踩了上去。油地毡像抹了油，非常光滑。

汤米像个发了疯的芭蕾舞演员，猛地跨出一步，张开双臂倒在地上。那一刹，一只手抓住浴缸右手的水龙头，另一只手重重地推了一下浴室里放着的那个小橱柜。这个极其夸张的动作如果不是刚才那灾难性的一跤，无论如何是做不出来的。

他的一只脚重重地踢在浴缸一头的镶板上。

就像神奇的魔术，浴缸在一个隐蔽的轴上转了一下，从墙壁滑开，露出一个昏暗的壁龛。汤米清清楚楚看见里面放着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队长的说话声嘎然而止。他突然出现在门口。汤米脑子里咔哒一声，骤然间一片雪亮。物归其位，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呈现在眼前。

在此之前，他简直是个瞎子！那张乐呵呵的英国人的面孔不过是假面具。他为什么没能看清海多克的真面貌呢——一个脾气很坏的普鲁士军官的真面貌。毫无疑问，是刚才这个极其偶然的事件帮了汤米的忙。他又想起另外一个偶然事件——一个普鲁士恶棍对他的下属大施淫威，和这天晚上海多克队长对那个男仆大发雷霆如出一辙。

一切都大白于天下了，就像一场魔术，曲终人散，显露出本来面目。敌人先派来特务哈恩，雇外国工匠修建好这个地方，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然后实行计划的第二部分——由英勇的英国水手海多克队长揭穿他的真面目。然后顺理成章，这个英国人买下这幢房子，逢人就讲他的光荣史，直到大家都听得腻味。就这样，N 顺利进入指定位置。这里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又有秘密无线电台，住在桑苏西的同谋近在咫尺，做好了完成德国侵略者计划的一切准备。

汤米不能不赞叹这是一个多么周密的计划。一切都安排得无懈可击。他自己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海多克。他认为海多克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如果不是这个极其偶然的事故，恐怕很难识破他的真面目。

所有这些想法当然只是汤米的"一闪念"。他十分清楚，现在自己陷入了灭顶之灾。唯一的生路是把那个傻头傻脑、轻信别人的英国人的角色演好。

他转过脸对海多克哈哈哈地笑着，希望自己的笑听起来自然。

"我的天，在你这儿就没有个不让你大开眼界，惊诧不已的时候。这又是哈恩的杰作？那天你可没让我们参观。"

海多克一动不动地站着。他那巨大的身躯堵在门口，显得十分紧张。

"我可不是他的对手，"汤米想，"而且他还有那个该死的仆人帮忙。"

有一刹，海多克站在那儿像一座石雕。后来他放松下来，笑着说：

"真他妈的滑稽，梅多斯。你就像芭蕾舞演员滑倒在地上。人大概一辈子也碰不上这么一次。擦干手到旁边那个房间休息。"

汤米跟着海多克走出浴室。他非常警惕。心里明白无论如何要带着刚刚发现的这个秘密平安离开这里。他能瞒过海多克吗？现在倒是没有异常的表现，一切都很自然。

他一只手搂着汤米的肩膀，好像漫不经心。但也许根本就不是漫不经心。他把汤米领进客厅，回转身，随手把门关上。

"老伙计，我有话要对你说。"

他的声音友好、自然，但总让人觉得有一丝尴尬。

"有点儿不好开口，"他说。"说实在话，是很难开口。不

过，我对你绝对信任，说说也无妨。但你必须守口如瓶，绝对保密，梅多斯，你明白吗？”

汤米脸上现出急不可耐、非常感兴趣的表情。

海多克坐了下来，随手把椅子拉到汤米跟前，做出一副知心朋友的样子。

“你看，梅多斯，事情是这样的。谁也不知道，我在为情报部 M142BX——这是我所属的部门——工作。你听说过这个单位吗？”

汤米摇了摇头，越发显得兴趣大增。

“啊，这是一个绝密的部门。完全是内线，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们从这里发送情报。如果泄露出去可是掉脑袋的事儿，你明白吗？”

“当然明白，当然明白，”梅多斯先生说。“很有意思！你当然可以相信我，绝对不会把这事儿说出去。”

“是的，这件事关系重大，非常机密。”

“我懂。你的工作一定非常有趣。非常有趣。我很想多知道一点儿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想，不应该有此奢望。”

“是的。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说。你瞧，这事非常机密。”

“哦，我懂，我懂。我真的非常抱歉，出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儿。”

他心里想，他能让你蒙混过去吗？他能以为你会信以为真吗？

汤米觉得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后来，他想起，虚荣心是许多人失败的原因。海多克队长或许会想，只有他是聪明人，了不起的大人物，而可怜巴巴的梅多斯不过是个愚蠢

的英国人，一个什么都信的糊涂虫。海多克如果能这样想就好了。

汤米继续和海多克闲谈，故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好奇。他说，他当然知道不应该问任何问题。不过……海多克队长的工作一定很危险，是吗？到过德国吗？在那儿工作过吗？

海多克的回答满真诚。他现在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水手了，普鲁士军官的作派已经荡然无存。可是汤米现在是用新的眼光看他。这样一看便觉得自己先前被他蒙骗过去实在是愚蠢之至。他的头型，下巴的轮廓和英国人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过了一会儿，梅多斯先生站起身来。关键的时刻到来了。海多克能放他走吗？

"我得走了……天太晚了。非常抱歉，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天的事情我连半个字都不会说出去。"

（"成败在此一举。他能不能放我走？我必须有所准备。向他的下巴照直打过去效果最好。……"）

梅多斯先生一边兴致勃勃地闲聊，一边向门口走去。

他已经走到门厅……他已经打开前门……

从右边那扇门他瞥见艾伯特正在为第二天早晨的早餐摆刀叉杯盘。（看来这些该死的傻瓜打算放他走了！）

两个人站在大门口又聊了几句，约定下星期六再打一场高尔夫球。

汤米心里想："对于你来说，没有下星期六了，老兄。"

外面的大路上响起阵阵人声。两个男人刚从海角回来。

汤米和队长和他俩都有一面之交。汤米朝他们打了个招呼，两个人停了下来。海多克和汤米跟他们说了几句话，四个人都站在大门口。然后汤米跟海多克招手告别，和那两个人一起向山下走去。

他带着这个重大发现顺利脱险。

海多克，该死的傻瓜，他上当了！

他听见海多克回到他那幢房子，走进去，砰地一声关上房门。汤米和那两个新遇到的朋友一起小心翼翼地走下山坡。

天气看起来要变。

老门罗这次又不参加比赛了。

阿什比拒绝加入联防队。他说，这种组织半点儿用处也没有。让人受不了。助理球童小马什是个捣蛋鬼。难道梅多斯不认为应当把这事儿提交到委员会讨论？前天夜里，南安普敦又遭敌人空袭，损失惨重。梅多斯对西班牙的局势怎么看？是不是越来越糟？当然。尤其是自从法国沦陷以后。

汤米本来可以放开嗓门儿，跟他们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这种漫不经心的谈话真是极好的消遣。那两个人对形势的发展发表了一通议论之后正好该分手了，谈话也便就此打住。

他在桑苏西门口跟他们道别之后，转身向旅馆走去。

他打着口哨走上汽车道。

刚拐过杜鹃花丛黑暗的角落，汤米头上重重地挨了一击。他眼前一黑，倒在地上，失去知觉。

第 十 章

1

“你是叫黑桃三，布伦肯索普太太，是吗?”

是的，布伦肯索普太太叫了个黑桃三。斯普罗特太太接完电话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说:“他们又改变检查防空预防措施的时间了。真是太糟糕了。”接着她又叫牌。

明顿小姐像平常一样没完没了地唠叨，耽误时间。

“我是叫了个梅花三吗?你能肯定吗?我觉得我是叫了无将牌……哦，是的，当然是。我现在想起来了。凯利太太要红桃一，对吧?我打算叫无将牌，尽管我的点数还不够。但是我认为打牌就得敢冒险……后来凯利太太叫了红桃一，我就只好叫了梅花二。我一直认为如果一手牌里有两种短套牌，就难打了……”

“有时候，”塔彭丝心里想，“如果明顿小姐把手里的牌都亮出来，就省时间了。她就用不着如数家珍般地把手里那

几张牌都准确无误地说给大家听。”

“这下子就对了，”明顿小姐得意洋洋地说。

“红桃一，梅花二。”

“黑桃二，”塔彭丝说。

“我没有叫牌，是吗？”斯普罗特太太说。

她们都眼巴巴地看着凯利太太，她正俯身向前听大家谈论。明顿小姐接着刚才的话茬说：

“然后，凯利太太叫了红桃二，我叫了方块三。”

“我叫了黑桃三。”塔彭丝说。

“我没叫。”斯普罗特太太说。

凯利太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后来，她似乎终于感觉到大家都在看她。

“哦，亲爱的，”她脸红了一下。“真对不起，我在想，也许，凯利先生用得着我。但愿他在阳台上一切都好。”

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也许……如果您们不介意的话，我还是去看看他，刚才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也许是他把书掉到地板上了。”

她匆匆忙忙看她的丈夫去了，塔彭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应当在手腕子上拴一根线，他什么时候需要她就拉一下。”

“真是个忠心耿耿的妻子，”明顿小姐说。“看着挺好玩儿，难道不是吗？”

“是吗？”塔彭丝没好气地说，她的心情一点儿也不好。

三个女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希拉今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她看电影去了,”斯普罗特太太说。

“佩伦娜太太呢?”塔彭丝问。

“她说,在屋里算账呢,”明顿小姐说。“可怜的人,算账,多累呀!”

“她也不是整个晚上都算账,”斯普罗特太太说。“我刚才在前厅打电话的时候看见她刚从外面回来。”

“真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明顿小姐说。她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惊讶和好奇。“要是不看电影,她们没有地方可去呀。”

“她连帽子也没戴,”斯普罗特太太说。“外套也没穿。头发乱蓬蓬的,我觉得她好像刚从哪儿跑回来,或者干什么来着。气喘吁吁一句话也没说就朝楼上跑去,还瞪了我一眼,真的瞪了我一眼。可我肯定没做什么惹她生气的事儿。”

凯利太太回来了。

“真想不到,”她说。“凯利先生一个人在花园里满世界地转。他说,他挺喜欢这样遛达。夜晚的天气那么好。”

她又坐了下来。

“让我想想看……哦,能再叫一次牌吗?”

塔彭丝强忍着没有再叹气。她们又叫了一次牌,她还是黑桃三。

她们正洗牌准备再玩一盘,佩伦娜太太走了进来。

“你散步散得挺高兴吗?”明顿小姐问。

佩伦娜太太直盯盯地望着她,恼怒的目光咄咄逼人。她

说：

“我连出都没出去。”

“唔……唔……斯普罗特太太说……你刚从外面回来。”

佩伦娜太太说：

“我只是出去看了看天气。”

她颇为不悦，充满敌意地看了一眼斯普罗特太太。斯普罗特太太满脸通红，似乎有点害怕。“真想不到，”凯利太太又把她的新闻奉献给佩伦娜太太。“凯利先生一个人在花园里遛达。”

佩伦娜太太没好气地说：

“他干嘛到那儿去遛达？”

“今晚太美了。他甚至连第二条围巾也没围，现在还不愿意回来。但愿他别着凉。”

佩伦娜太太说：

“还有比着凉更糟糕的事情。炸弹随时都有可能从天而降，把我们炸个粉身碎骨！”

“哦，天哪！但愿别发生这种事儿。”

“是吗？我倒真希望炸个天翻地覆。”

佩伦娜太太走了出去，四个玩桥牌的人凝视着她的背影。

“她今天晚上看起来怎么那么怪，”斯普罗特太太说。

明顿小姐向前探了探身子。

“你们难道没有看出……”她左右看了看，四个人的脑袋立刻聚拢到一起。明顿小姐压低嗓门儿，用嘶嘶的声音

说：

“你们难道就没有发现，她喝酒。”

“哦，天哪！”凯利太太说。“我说呢！现在就都清楚了。她有时候的确让人莫名其妙。你是怎么想的，布伦肯索普太太？”

“啊，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想她是因为什么事情而焦躁不安。该你吊牌了，斯普罗特太太。”

“我的天，我该叫什么呢？”斯普罗特太太看着自己手里那几张牌。

谁也不愿意告诉她。明顿小姐一直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兴趣盯着她手里那把牌，也许会给她点忠告。

“是不是贝蒂在喊我？”斯普罗特太太仰着脑袋问大伙儿。

“不，不是。”塔彭丝语气坚定地说。

塔彭丝觉得要是不能继续玩下去，她简直要大喊大叫起来。

斯普罗特太太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手里的牌——她的心思显然还在孩子身上——然后说：

“啊……我想，方块一。”

大家轮流叫下去。凯利太太率先出牌。

“人们说，有怀疑的时候就出王牌。”她一边嘀嘀咕咕，一边放下一张方块九。

她们背后响起一个乐呵呵的声音：

“啊！真该死，你们原来躲在这儿玩牌！”

奥罗克太太站在窗口。她喘着粗气，一双眼睛闪闪发

光，看起来很狡猾而且不无恶意。她走进休息室。

"玩桥牌，是吗？"

"你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斯普罗特太太饶有兴趣地问。

"一把榔头，"奥罗克太太和颜悦色地说。

"我看见它在汽车道上扔着。不知道是什么人扔在那儿的。"

"榔头怎么会扔在那儿？真是怪事，"斯普罗特太太满腹狐疑地说。

"谁说不是呀。"奥罗克太太表示同意。

她似乎心情特别好，手里晃荡着那把榔头向前厅走去。

"让我想想看，"明顿小姐说。"王牌是什么来着？"

她们又玩了五分钟，没有人再来打搅。后来，布莱奇利少校走了进来。他刚看电影回来。电影的名字叫《吟游诗人》，布莱奇利少校兴致勃勃地给四个女人讲起这个发生在理查一世时代的故事。少校作为一个军人，对十字军东征的战斗场面颇多非议。

决胜局还没有打完只好匆匆散去。因为凯利太太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很晚。她尖声尖气地叫喊着冲出休息室去找她的凯利先生。凯利先生身为被疏忽的病人，对自己的牺牲精神倒是非常赞赏。他用一种低沉阴郁的声音使劲儿咳嗽着，打摆子似地颤抖着，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亲爱的。我只希望你现在开心。不要管我。我就是着了凉，冻成冰棍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正在打仗嘛。"

2

第二天吃早饭时，塔彭丝一下子就感觉到一种紧张气氛。

佩伦娜太太紧紧地抿着嘴唇，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是态度非常尖刻，离开餐厅的时候简直有点怒气冲冲。

布莱奇利少校往面包片上厚厚地涂了一层柠檬酱，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今天的气氛不大对劲儿，”他说。“哦，哦，我想，这也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为什么？出什么事情了？”明顿小姐非常急切地把脑袋探过去，细长的脖颈因为盼望听到什么消息而快乐地抽动着。

“我这个人从来不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少校生气地说。

“哦，布莱奇利少校！”

“说你告诉我们，”塔彭丝说。

布莱奇利少校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听众：明顿小姐，布伦肯索普太太，凯利太太和奥罗克太太。斯普罗特太太和贝蒂刚刚离开餐厅。他决定讲出这件事情。

“是梅多斯的事儿，”他说。“老小子出去花天酒地整整一夜，到现在还没回来。”

“什么？”塔彭丝惊叫起来。

布莱奇利少校瞥了她一眼，颇有点幸灾乐祸。看到这位

费尽心机要把梅多斯搞到手的寡妇遭受打击，他心里十分舒坦。

“寻花问柳嘛，这个梅多斯，”他咯咯咯地笑着说。“佩伦娜太太当然要生气。”

“哦，天哪！”明顿小姐说，她的脸涨得通红。凯利太太大吃一惊，奥罗克太太只是咯咯咯地笑。

“佩伦娜太太已经跟我说过了，”她说。“男人嘛，归根结底是男人。”

明顿小姐急切地说：

“可是也许……也许梅多斯先生遇上了什么意外事故。城里搞什么灯火管制，一片漆黑。”

“灯火管制，”布莱奇利少校说，“才是人们大显身手的好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要是那时候你参加巡逻队，一定会大开眼界。你要是让一辆辆汽车停下一盘查时，里面坐的全是一对对要回家的夫妻，身份证的姓氏却绝不会相同。几个小时以后，‘丈夫’或者‘妻子’便独自一人开着汽车从另外一条路返了回来。哈！哈！”他大声笑着。看见布伦肯索普太太正忿忿不平地盯着他看，连忙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这就是人性——有点儿滑稽，对吗？”他说，故意缓和了一下语气。

“可是梅多斯先生，”明顿小姐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也许真的遇上了不幸。被车撞了，或者出了别的什么意外。”

“我想，他也许会编这样的故事，”少校说。“被车撞倒在地，直到早晨才醒过来。”

“也许有人已经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

"倘若那样，他们总会告诉我们一声的。他带着身份证，难道不是吗？"

"啊，天哪！"凯利太太说。"真不知道凯利先生会怎么说？"

塔彭丝的尊严好像受到了伤害，还没等有人回答这个"修辞性疑问句"，就非常高傲地站起来，离开餐厅。

门在她身后关上之后，布莱奇利少校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可怜的老梅多斯，"他说。"这位可爱的寡妇生气了。她还以为钓住了这条大鱼。"

"啊，布莱奇利少校，"明顿小姐嗔怪地说。

布莱奇利少校朝她挤了挤眼睛。

"还记得狄更斯说过的话吗？当心点儿寡妇，萨米。"

3

汤米突然不知去向，塔彭丝感到十分不安。她极力安慰自己，也许他突然发现什么重大线索，必须追踪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相互传递信息的困难他们早有预料。他们约好，如果一旦一个人没有解释就不辞而别，另外一个人一定不要过分焦急。为了应急他们还约定了几个暗号。

按照斯普罗特太太的说法，佩伦娜太太昨天晚上出去过。但她极力否认这一点，这恐怕只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也许她搞什么秘密活动时，正好被汤米盯上。汤米发现

了有价值的线索，只能顺藤摸瓜，追踪下去。

毫无疑问，他将按照事先约定好的特别的方式和塔彭丝联络，要嘛很快就会回来。

然而，话虽这么说，塔彭丝还是不由得着急。她决定既然自己扮演了布伦肯索普太太这样一个角色，表现出某种好奇甚至焦急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毫不犹豫，径直找佩伦娜太太打听这件事情。

谈到这个话题，佩伦娜太太很不客气。她说，她的房客这种夜不归宿的行为是无法容忍的，也是不能掩饰的。塔彭丝气喘吁吁地说：

“可是他也许碰到了什么意外。我敢担保，他是出事了。他不是那种人——那种寻花问柳的酒色之徒。他一定是被车撞了或者出了别的什么事儿。”

“到底怎么回事儿也许一会儿就知道了。”佩伦娜太太说。

但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还是没有梅多斯先生的影子。

傍晚，佩伦娜太太在房客们的一再请求下，勉强同意给警察局打电话报案。

一位警察小队长拿着一个笔记本来旅馆做了一番调查，证实了一些情况：梅多斯先生十点半离开海多克队长的公馆。从那儿和沃尔特斯先生、柯蒂斯医生一直走到桑苏西大门口。他在门口和他们道别，然后转身走上汽车道。

那以后，梅多斯先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塔彭丝经过一番分析，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走上车道，汤米也许看见佩伦娜太太向他迎面走来。他赶紧藏到树丛里，然后悄悄地跟踪她。看到她和另外一个陌生人约会之后，他转而跟踪那个人，佩伦娜太太返回桑苏西。倘若是这种情况，他还活着的可能性极大，而且现在正在跟踪那个人。如果这样，警方寻找到他的努力就多余了。

另外一种可能就不那么乐观了。两幅画面不停地在她眼前晃动：一幅是佩伦娜太太从外面回来，"气喘吁吁，头发蓬乱。"另外一幅是奥罗克太太站在窗口，手里拿着一把沉甸甸的榔头。

这把榔头包含着一种十分可怕的可能性。

为什么一把榔头会平白无故扔在外面？

至于是谁挥舞着这把榔头致汤米于死命就更难猜测了。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佩伦娜太太回旅馆时的准确时间。十点半的时候，她一定在周围不远的什么地方。遗憾的是她们几个人只顾了打桥牌，谁也没看看佩伦娜太太回来时是几点。佩伦娜太太一口咬定她是出去看天气的。可是只看看天气还会气喘吁吁吗？而且，她显然因为被斯普罗特太太看见而气恼万分。正常情况下，四个女人一定是忙着打牌，谁也不会离开牌桌干别的什么事情。所以，被人撞见，佩伦娜太太一定觉得自己挺不走运。

那时到底是几点几分呢？

塔彭丝发现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如果时间能对上，佩伦娜太太显然值得怀疑。可是也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桑苏西的房客在汤米回来那一段时间中，有三个人在外边。布莱奇利少校看电影去了，但他是自

己一个人去的，回来之后给四个女人大讲那部电影的每一个细节，也许正是为了掩盖自己当时在犯罪现场的事实。

还有那个一天到晚病病歪歪的凯利先生，一个人在花园里到处转悠。要不是凯利太太对自己的丈夫倾注了太多的爱，一惊一乍地去找他，谁都以为他还裹着毯子在阳台上坐着，绝对想不到他居然在花园里溜达。（这跟他平常的表现大相径庭。他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冒险去长时间地呼吸夜晚被污染了的空气。）

还有奥罗克太太，晃着手里的榔头，狞笑着……

4

“怎么回事？德博。你怎么看起来心神不定，亲爱的。”

德博拉·贝雷斯福德吓了一跳，然后十分坦率地望着托尼·马斯顿那双充满同情的褐色眼睛笑了起来。她喜欢托尼。他有头脑，是破译部门初学者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大家都认为他大有前途。

德博拉喜欢自己的工作，尽管因为需要全神贯注而常常搞得精疲力竭。活儿很累，但有价值，因此她心底总是有一种举足轻重的感觉。这是一件真正的工作。不像别的女孩子要在医院等待好长时间才能得到一个看护伤员的机会。

她说：

“哦，没什么。只是点家务事。”

“家务事才惹人心烦呢！你到底怎么了？”

“是我妈。说实话，我挺替她担心。”

“为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啊……你看，她告诉我，去康沃尔郡看望我的一位姨姥姥去了。老太太七十八岁，老糊涂了。”

“听起来够为难你妈的了，”小伙子满怀同情地说。

“是的。妈妈这个人的确很高尚。只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用她，心情不好。在上次大战中，她当战地护士，还干过别的事情。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军队不需要他们这些中年人了。需要我们这种机灵的年轻人。所以妈妈很沮丧，就到康沃尔侍候姨姥姥去了。平常她还照料一下花园里的花花草草，种点儿菜。”

“挺不错嘛，”托尼说。

“是的。她这个人总是闲不住，”德博拉说。

“这样就好。”

“是呀。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我对她一直很放心。两天前还收到她一封信，看起来一切都好。”

“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查尔斯前几天要到康沃尔看望他的父母，我就求他顺便去看一下我的母亲。他去了。可我妈妈不在那儿。”

“不在那儿？”

“不在。而且她压根儿就没有去过康沃尔！”

托尼有点疑惑不解。

“是挺奇怪，”他喃喃着说。“那么，你爸爸在哪儿呢？”

“你是说我的红头发爸爸？他在苏格兰。那些糟透了的

部门中的某个机关，一天到晚整理文件。抄抄写写一式三份。”

“也许你妈上他那儿去了。”

“不可能。他去的那个地方不能带妻子。”

“哦……啊……我想她一定是溜到哪儿去了。”

托尼越发不自在起来，因为德博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正焦急地望着他。

“是溜到哪儿去了。可是为什么呢？这件事太奇怪了。她给我的信都是说格雷斯姨姥姥，说她家的花园和别的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托尼连忙说。“当然，她想让你相信她是在你姨姥姥家。可是现在……我是说……现在人们常常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德博拉焦躁不安的凝视突然充满了愤怒。

“你要是认为妈妈和什么人一块儿过周末去了，那可是大错特错了。妈妈和爸爸相互之间非常忠诚……真正的心心相印。我们家是不会出那种事儿的。她绝不会……”

托尼连忙说：

“当然不会。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德博拉的怒气渐渐平息了。她皱着眉头说：

“更奇怪的是，前几天有人说他们在利哈姆普敦见过我母亲。我一口咬定绝对不可能，因为她在康沃尔。可是现在……”

托尼手里捏着一根火柴正要点叼在嘴里的香烟，突然

停了一下，火柴灭了。

“利哈姆普敦?”他惊讶地说。

“是的，那是妈妈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她到那儿没有任何事情可干。那是老头老太太休闲度假的地方。”

“当然不像是她应该去的地方，”托尼说。

他点着香烟，漫不经心地问：

“上次大战你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

德博拉回答道：

“哦……当过护士，给一位将军开过车。我是说她是在部队，当然不是公共汽车司机。还有这类杂七杂八的事情。”

“我想，也许她和你一样，也在情报部门工作。”

“噢，妈妈可没有干这事儿的头脑。不过，她和爸爸的确搞过侦察工作。秘密文件、特工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老两口有点儿夸大其词，就好像他们都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我们并不鼓励他们大谈特谈自己过去的故事，因为你知道……家里人总是喜欢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讲了一遍又一遍。”

“可不是嘛，”托尼·马斯顿很真诚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第二天，德博拉回到单身宿舍，惊讶地发现她的房间有点儿变样。

她愣愣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按电铃叫来女房东，问她平常摆在五斗橱上的大照片怎么不翼而飞了?

罗利太太又委屈又生气。

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她自己连动都没动过那张照片。也许格拉迪斯……

可是格拉迪斯矢口否认。会不会是来换煤气的人干的？罗利太太满怀希望地说。

德博拉不相信煤气公司一位打工仔会对一个中年妇人的照片发生什么兴趣，乃至把它偷走。德博拉认为，很可能是格拉迪斯打碎了相框，然后为了逃避责任干脆连那里面的照片也处理掉了。

德博拉对这件事情没有深究。心里想，以后再和妈妈要一张照片就得了，没有必要得理不让人。

只是妈妈的事让她越想越烦。

“这老婆子上哪儿去了？她本来应当告诉我的。托尼的说法完全是胡扯八道。她绝对不会跟什么人跑了。可是究竟怎么回事儿，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第十一章

1

这一次该塔彭丝和防波堤尽那头的钓鱼人接头了。

她满怀希望，格兰特先生或许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可是这个希望立刻化为乌有。格兰特明确告诉她，没有任何关于汤米的消息。

塔彭丝尽量克制着自己，用公事公办的口吻平静地问：

“有没有什么理由证明他已经……出事了？”

“还没有。不过，我们应该假设他已经出事了。”

“什么？”

“我是说……假定他已经出事了。你该怎么办？”

“哦，我明白了……我……当然要继续干下去。”

“这就对了！等到战斗结束再难过伤心吧。我们现在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我们提供的一份情报已经得到证实。你上次从电话里偷听到的“四”，

是指下个月四号。这是敌人向我们国家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日子。”

“你能肯定吗？”

“绝无差错。他们——我们的敌人办事井井有条。所有的计划都制定得非常周密，而且总要付诸实施。真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具备这样一种作风。制定计划不是我们的强项。是的，四号就是这个重大的日子。现在的空袭并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只是对我们的防御能力的侦察和试探。四号才动真格的。”

“可是，如果你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已经确定。我们知道，或者认为知道他们大体上从哪儿进攻……（当然，也可能判断失误。）并且已经尽可能做了准备。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和那个特洛伊被包围的古老的故事非常相似。敌我双方对表面上的力量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们想弄明白的是暗藏的敌人。藏在“木马”肚子里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把城门钥匙拱手交给敌人。一小撮盘踞在要害部门、上层指挥机关的坏蛋可以发布和我们作战计划完全相反的命令，使我们国家陷入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德国人的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所必须的。我们一定要及时得到内部情报，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塔彭丝绝望地说：

“我觉得自己那么没用，力不从心、缺乏经验。”

“你不必为这事儿着急。我们有不少有经验的人在工作。他们有经验、也有能力。可是在内部有叛徒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和汤米是非正规部队或者正规机

关的人。谁都不知道你们。所以有成功的机会，这也正是你们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原因。”

你能不能派你的人调查一下佩伦娜太太？你总该有几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人吧。

“噢，这件事我们已经进行过了。有关部门已经查明，佩伦娜太太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有反英倾向。但仅此而已，没有发现别的证据。没有我们急需的材料。所以你得坚持下去，贝雷斯福德太太，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四号，”塔彭丝说。“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整整一个星期。”

塔彭丝紧紧握着一双拳头。

“我们必须成功！我说我们，是因为我相信汤米找到了重要线索。这正是他没有回来的原因。他一定在跟踪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我也能发现什么情况。……可是从哪儿下手呢？如果我……”

她皱着眉头，盘算一个新的进攻计划。

2

“你看，艾伯特，这是一种可能性。”

“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夫人。但是我得说，我不大喜欢你这个主意。”

“我想肯定会起作用。”

“是的，夫人，可是这样做会暴露你自己。所以我不同意……而且我敢肯定，先生也不会同意。”

“我们已经按照通常的作法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在隐蔽的情况下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现在在我看来，惟一的机会就是站出来进行公开的斗争。”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夫人，这样做就失去了你的优势。”

“你今天下午说话怎么就像BBC[1]的播音员，总是咬文嚼字，艾伯特。”塔彭丝气恼地说。

艾伯特有点尴尬，又像平常那样说起话来。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听介绍池生动物的谈话，十分有趣。”他解释说。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探讨什么池生动物。”塔彭丝说。

“贝雷斯福德上尉在哪儿？这是我急于知道的。”

“我也急于知道，”塔彭丝说，心里感到一阵疼痛。

“这件事看起来很不正常。他怎么可能一句话也不留就突然失踪了呢？至少他现在应当给你送个暗号过来。正因为这样……”

“说下去，艾伯特。”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已经暴露，你就更应该隐蔽了。”

他停顿了一下，尽量把思想整理得有条有理。

“我是说，或许他们已经识破了他。可他们还没有识破你……所以，你必须继续隐蔽下去。”

“但愿我能尽快拿定主意，”塔彭丝叹了一口气说。

“你有没有一个初步打算？夫人。”

---

① BBC：英国广播公司。——译注。

塔彭丝若有所思地喃喃着：

“我想，我可以假装丢了一封刚刚写好的信，为此寝食不安，而且搞得尽人皆知。后来，在前厅找到了这封信．那位名叫比阿特丽斯的女仆或许把它放到前厅的桌子上面。然后，我们想要找的那个人就该露头了。”

“你在信里写些什么呢？”

“噢，写这样一个意思……我已经成功地发现那个‘有问题的人’，明天我将亲自当面详细汇报。这样一来，艾伯特，N 或者 M 就会公开站出来，除掉我。”

“是的，也许他们会得手，真把你给杀了。”

“只要我提高警惕，有所准备，他们就不一定得逞。我想他们会把我引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那时候你就可以出场了——因为他们对你一无所知。”

“这么说，我可以一直跟过去，把他们当场擒获？”

塔彭丝点了点头。

“这个主意还不错，不过我还得仔细考虑考虑，我明天再来见你，好吗？”

3

塔彭丝夹着别人向她推荐的那本“好书”，刚走出地区图书馆，就听见有人喊她：

“贝雷斯福德太太。”

她连忙回转头，看见一个面皮黝黑的高个子年轻人正不好意思地朝她微笑着。

他说：

“哦……或许你不记得我了。”

塔彭丝对这种伎俩了如指掌。她甚至连他下一句话该说什么也能准确地猜出来。

“我……我……有一天，和德博拉去过你家。”

德博拉的朋友！她的朋友很多，在塔彭丝看来，好像长得都差不多。有的像这个小伙子一样，皮肤比较黑，有的比较白，偶尔还去一个红头发。他们都举止得体，很有礼貌，只是按照塔彭丝的标准，头发有点长。每逢她发表这种“异议”，德博拉就说：“啊，妈妈，现在不是一九一六年了。我可受不了短头发。”

碰上德博拉的一位年轻朋友，还被他认了出来，塔彭丝非常气脑。不过，她也许很快就能把他甩掉。

“我是安东尼·马斯顿，”年轻人说。

塔彭丝支支吾吾地说：“啊……当然。”他们握了握手。

托尼·马斯顿继续说：

“找到你真高兴，贝雷斯福德太太。您看，我跟德博拉干同样的活儿。可最近发生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

“是吗？”塔彭丝说。“什么事？”

“啊，你看，德博拉已经发现，你不在康沃尔。这样一来，你就有点儿被动，难道不是吗？”

“哦，真讨厌，”塔彭丝说，又连忙问：“她是么知道的？”

托尼做了一番解释。然后又怯生生地说：

“德博拉实在搞不明白您到底在干什么？”

他小心谨慎地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想,不让她知道,这一点对于您也许很重要。我的工作实际上跟您是同一条战线。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位初学破译密码的人,实际上我的任务是故意散布一些对法西斯表示好感的言论——对德国的社会制度表示赞赏,含沙射影地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和希特勒合作不是一件坏事。然后,看别人作何反响。结果发现,腐败现象太多了。要把那些隐藏在最底层的敌人挖出来,还得费一番周折。"

"到处都是腐败。"塔彭丝心里想。

"德博跟我一提到您,"年轻人继续说,"我就觉得应该直接找您,提醒您编一个更像那么一回事儿的故事给她听。您看,我正巧知道同在的任务,而且知道这项任务极其重要。您如果露出一点儿破绽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想,也许您可以装作到苏格兰找贝雷斯福德上尉去了。也许您可以说,上级允许您到那儿和他一起工作。"

"我也许会这样做的。"塔彭丝若有所思地说。

"您不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吧?"

"不,不,我很感谢你。"

托尼结结巴巴地说:

"我……您看,……我很喜欢德博拉。"

塔彭丝飞快地瞥了他一眼,觉得小伙子挺有趣。

向德博献殷勤的小伙子很多。她对他们的态度虽然有点儿粗鲁,可也还是"挥之不去"。

这个小伙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不过,他还是挺吸引人的。

那一切仿佛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世界。塔彭丝把她称之

为"和平时代的想法"抛到脑后，又把思想集中到眼前。

过了一会儿，她慢吞吞地说：

"我的丈夫不在苏格兰。"

"不在苏格兰？"

"不在。他一直跟我在这儿。至少，前几天还在，可是现在，他失踪了。"

"我的天，这可太糟了。他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秘密？"

塔彭丝点了点头。

"我想是这样的。所以，我并不觉得他的失踪真的是一件坏事。我想，他迟早会和我联系上的——以他自己的方式。"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托尼有点儿不安地说：

"当然，您们干这种事轻车熟路。不过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塔彭丝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的意思。书里写的那些漂亮的女英雄总是很容易便被引诱出来。可是汤米和我有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有一个暗号，"她微笑着说。"一便士平淡无奇，两便士大放光彩。"

"什么？"年轻人直盯盯地望着她，好像她疯了似的。

"我应当解释一下。我在家里的绰号是'两便士'。"

"哦，我明白了。"年轻人舒展开眉头。"妙极了。"

"但愿如此。"

"我并不想介入……可是，我能帮你点什么忙吗？"

"唔，"塔彭丝若有所思地想了想。"我想，也许有用得着你的时候。"

第十二章

1

过了好长好长时间，汤米觉得仿佛有一个火球在苍穹游动，火球正中是一个疼痛的核心。苍穹在缩小，火球越游越慢，他突然发现，那个核心正是他疼痛欲裂的脑袋。

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别的东西—— 冰冷麻木的四肢，饥饿和无法动弹的嘴唇。

火球旋转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现在它已经变成托马斯·贝雷斯福德的脑袋，落在坚硬的土地上。非常坚硬的土地。事实上，可能是石头之类的什么东西。

是的，他正躺在坚硬的石头之上，浑身疼痛，动弹不得，饥饿难忍，寒冷，很不舒服。

尽管佩伦娜太太那家旅馆的床铺从来没有太软过，也不可能……

啊……海多克！无线电收发报机！德国侍者！在

桑苏西门口拐了一个弯……

有人从后面扑上来，把他打倒。这就是他头痛的原因。

他以为带着那个秘密顺利逃出了虎口。可是海多克毕竟不是傻瓜。

是海多克打的吗？他明明看见他回到"走私者栖息地"，听见他砰地一声关上房门，怎么能跑过那段山路，在桑苏西门口给他一个突然袭击？

不可能是他。他不可能跑过那段路程而不被汤米看见。

那么，是那个男仆？海多克让他提前赶到桑苏西，埋伏在门口。可是，汤米从前厅走过时，亲眼看见那位艾伯特正在厨房里忙着收拾桌子。要嘛就是他自己的幻觉，看错了人。或许这是惟一的解释。

不过，这一切已经无关紧要，现在的问题是搞清楚自己身处何方。

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了周围的黑暗，昏暗中看出这是一间小小的斗室，小窗上装着铁栅，阴冷的空气中有一股霉味儿。估计这是一个地下室。他的手和脚被紧紧地捆绑着，嘴上勒着一条绷带。

"就好像我还能从这儿跑出去似的。"汤米心里想。

他挣扎着想动动胳膊腿，但是没有成功。

就在这时，仿佛从远处传来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声，身后的一扇门开了。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支蜡烛走了进来。他把蜡烛放在地上。汤米认出是艾伯特。艾伯特走了。过了一会儿再回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盘子里放着一壶水，一个杯子，几片面包和一些奶酪。他弯下腰试了试捆绑

他的绳索，又摸了摸勒在嘴上的绷带。

他用非常平静的声音说：

“我准备给你松绑。这样你才能吃能喝。但是如果你发出一点点响声，我马上就把你重新捆上。”

汤米想点点头，但是根本动弹不了。于是只好使劲眨了几下眼睛表示同意。

艾伯特领会了他的意思，小心翼翼地解开绷带。

汤米的嘴巴自由了，扭动了几下上下颚。艾伯特把水送到他唇边。咽第一口时费了好大力气，以后稍稍好一点。喝下这杯水，他觉得好了许多。

他活动着僵硬的嘴巴，喃喃着：

“这下子好多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了。现在让我吃东西吧。弗里茨…还是弗兰兹？”

那人心平气静地说：

“我的名字叫艾伯特。”

他把面包片和奶酪送到汤米嘴边，早已饥肠辘辘的汤米贪婪地咀嚼着。

就着冷水吃完东西之后，他问道：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艾伯特拣起扔在地上的绷带。

汤米连忙说：

“我要见海多克队长。”

艾伯特摇了摇头，非常麻利地堵上汤米的嘴，扬长而去。

汤米只能在黑暗中沉思默想。一阵开门声把他从昏睡

中惊醒。这次海多克和艾伯特一起走了进来。他们取掉塞在汤米嘴里的绷带，又给他解开胳膊上的绳子。汤米挣扎着坐起来，舒展了一下双臂。

海多克手里拿着一把自动手枪。

汤米虽然心里没底，还是极力把先前的角色扮演下去。

他气愤地说：

“听我说，海多克，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绑架我？……”

队长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说：

“别费唇舌，没有必要。”

“仅仅因为你是我们的特工，你就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海多克又摇了摇头。

“不，不，梅多斯。你并没有相信那个故事。不要再假装了。”

汤米沉着镇静，没有表现出被人揭穿之后的尴尬。他在心里告诉自己，海多克对他的身份并没有把握。如果继续扮演那个角色……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他愤怒地说。“不管地位多高，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我可以替你绝对保守秘密。”

海多克冷冰冰地说：

“你干得相当不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是英国情报部的成员还是一个傻头傻脑的业余爱好者对我已经无关紧要了。”

"你他妈的胡说些什么……"

"住嘴，梅多斯。"

"你听我说……"

海多克把一张凶恶的脸凑过去，恶狠狠地说：

"住嘴，混蛋！如果再早几天，我还有必要弄清楚你是谁？谁派你来的？就是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你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你再也没有机会把你发现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了。"

"只要有人向警察局报告我失踪的消息，他们就会到处找我。"

海多克突然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今天晚上还有警察来过我这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向我详细询问了梅多斯先生的情况。对他的失踪非常关心。问我他那天晚上看起来怎么样？都说了些什么？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怎么能想到呢——他们正找的那个人就在脚下，就在他们坐着的那个房间下面。你看，事情明摆着，你离开我这儿的时候健健康康，活蹦乱跳。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来这儿找你。"

"你不能永远把我关在这儿，"汤米激动地说。

海多克又恢复了他那种非常英国化的言谈举止。

"没有那个必要，我亲爱的伙计。明天夜里就会有一条船来到我的小海湾。为了你的身体健康，我们准备让你坐着这条船扬帆远航。虽然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你能活到他们到达目的地的那个时候。就连那时候你在不在船上也还是个未知数呢！"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一榔头打死呢?”

“天气太热了,我亲爱的伙计。有时候,我们的海上交通会中断。如果碰上这种情况,船一下子来不了,死尸散发出的臭气会把你的死讯告诉所有关心你的人。”

“我明白了,”汤米说。

他的确明白了。海多克的打算一清二楚。来船之前,他们还得让他活着。船一来就把他杀死或者用麻醉剂把他麻醉,然后把他的尸体运到大海扔到海里。日后即使被人发现,和“走私者栖息地”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来这儿只是为了问你,”海多克继续说,语气非常平和,“以后还有什么可以为你做的事情?”

汤米想了想,说:

“谢谢……我不会求你把我的一缕头发送给‘圣约翰森林’那个小女人,或者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发工资的日子,她也许会想起我,但是,恐怕她很快就会在别的地方另求新欢。”他觉得,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一直单独行动。只要他们不怀疑塔彭丝,即使没有他的参与,这场比赛也还有赢的希望。

“随你的便,”海多克说。“如果你的确想给你的……朋友……通个消息,我们会设法让你心满意足的。”

这么说,他还是想借此机会对这个不知根底的梅多斯先生有所了解。很好。汤米会让他继续胡猜乱想下去。

他摇了摇头,说:“算了,没有什么必要了。”

“好吧。”海多克脸上一副非常冷漠的表情。他朝艾伯特点了点头。艾伯特又捆上他的手,勒住他的嘴。然后两个人

一起走出地下室把门锁上。

汤米躺在那儿思前想后，体味着除了快乐之外的所有滋味。他不仅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更让人遗憾的是，没有办法把已经发现的重要情况告诉塔彭丝或者别的同志。

他的身子动弹不得，脑子也十分迟钝。刚才，是不是应该利用海多克那个给什么人“通个消息”的建议呢？如果头脑灵活一点，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是那时候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然，还有塔彭丝在。可是她能做些什么呢？正如海多克刚才指出的那样，汤米的失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汤米离开“走私者栖息地”的时候，活蹦乱跳，好端端一个人连一根毫毛也没少。这一点，那两个跟他一路回到桑苏西的人可以证实。塔彭丝就是怀疑，也不会猜到海多克头上。何况她也许压根儿就不会往失踪上想。她一定以为他正在跟踪什么人。

真他妈的倒霉，当初要是警惕性高点儿就好了。

地下室里有一丝亮光，是从上面墙角的铁栅小窗照射进来的，要是能取掉勒在嘴上的绷带就好了。他可以呼救，或许有人会听见——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

接下去的半个小时，他扭动着，试图挣脱身上的绳索，咬断勒在嘴上的绷带。可是毫无用处，干这活的人是行家里手。

他估计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海多克一定出去了，外面连一点儿响声也没有。

他也许正在打高尔夫球，或者坐在俱乐部里一边呷着雪利酒，一边高谈阔论：

“头天晚上还跟我一起吃饭，看起来一切正常，可是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汤米因为愤怒，扭动着身体。啊！海多克那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的作派！难道人们眼都瞎了，看不出他那个子弹头似的普鲁士人的脑袋？他自己没有看出。只有演技高超的第一流演员才能用这种假象迷惑所有的人。

就这样，他失败了。可耻地失败了。像一只被人家紧紧捆绑着的鸡，谁也猜不出他到底在哪儿。

塔彭丝要是有“第六感觉”就好了。她也许会怀疑的。有时候，她的确有超人的洞察力。

这是什么？

他竖起耳朵，听见一个仿佛是很遥远的声音。

有人在哼一首歌儿。

可是他躺在这儿，没有办法发出一点儿响声，吸引外界的注意力。

歌声越来越近。歌儿唱得一点儿也不好听。

不过虽然总跑调，还是能听出那是上一次世界大战人们爱唱的一首歌儿。现在硝烟弥漫，这首歌又流行起来。

“如果你是世界上惟一的姑娘，我就是唯一的小伙儿。”

他在一九一七年曾经多少次唱过这首歌儿！

这个家伙真该死！他为什么总跑调呢？

突然，汤米浑身紧张起来。这个调子为什么跑得那么熟悉？肯定是有一个人总在这个地方跑调！

“啊，天哪！艾伯特！”汤米心里一亮，想起来了。

艾伯特正在“走私者栖息地”转悠。艾伯特近在咫尺。可他躺在这儿，手脚紧紧地捆着，连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

等一下，是他吗？

他只能发出一种声音——闭上嘴巴也好，张开嘴巴也罢都很困难，但是总还可以发出来。

于是，汤米开始拼命打呼噜。他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万一艾伯特进来，也不会露出破绽。

“呼噜，呼噜，呼噜……”停下……“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停下……“呼噜，呼噜，呼噜……”

2

艾伯特和塔彭丝分手之后，心里非常不安。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变成一个心理过程缓慢的人，但是这些过程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他觉得整个局势都很不对劲儿。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

“那些德国人，”艾伯特闷闷不乐地想，几乎没有什么敌意。嗨，希特勒！正步走过检阅台，蹂躏整个世界！轰炸，机关枪扫射。这一切的一切使他们成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必须阻止他们，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可是在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谁能阻止他们。

现在贝雷斯福德太太——一位好得不能再好的妇人

——又卷入了这场麻烦，而且看起来还要找更大的麻烦。该怎样阻止她呢？他似乎无能为力。他们现在是和第五纵队作斗争。那真是些令人作呕的家伙。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真是天大的耻辱！

过去，总是汤米制止塔彭丝鲁莽的行动。可是现在，汤米不见了。

这种局面真让艾伯特头痛。在他看来，隐蔽在最底层的一定是“那些德国人”。

是的，看起来情况很糟，他必须要承受一次艰难了。

艾伯特不是一个长于推理的人。他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凭直觉在一片混乱中摸索，直到终于看清了事物的本质。认识到必须找到他们老上级汤米之后，艾伯特像一条忠实的狗，开始四处寻找。

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想法，而是像妻子找不着手提包或者他自己找不到眼镜时那样，用一种最“原始”的办法，开始了搜寻。也就是说，从最后一次看见的地方找起。

按照这个办法，他开始顺藤摸瓜——汤米失踪前曾经和海多克队长一起在“走私者栖息地”吃饭，然后回到桑苏西，进了这家旅馆的大门之后便没了踪影。

于是艾伯特爬上小山，一直走到桑苏西门口，花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直盯盯地看着那两扇大门。没有什么能让他产生灵感的东西。他叹了一口气，慢慢地向座落在另外一座小山包上的“走私者栖息地”走去。

上个星期，艾伯特也到丽华电影院看了电影《吟游诗人》。影片充满浪漫色彩，它所表现的主题给他留下深刻的

印象。艾伯特不由得想到，他现在的处境和那部电影里主人公的处境十分相似。忠心耿耿的拉里·库珀寻找他被监禁的主人。像拉里·库珀一样，他曾经战斗在主人身边。现在除了他再没有别人能去寻找他，并且把他送回到贝伦格丽娅王后爱的怀抱。

艾伯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想起那位忠心耿耿的吟游诗人在一座又一座塔楼下深情吟唱"啊，理查，我的国王。"

可惜他不善歌唱。

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准一个调子。

他撅着嘴唇吹起口哨。

吹那支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老曲子。

"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姑娘，我就是唯一的小伙儿。……"

艾伯特停下脚步打量"走私者栖息地"洁白的大门。这就是他的老上级失踪前就餐的地方。

他一直走上山顶，向周围的座座山丘放眼望去。什么也没有。除了草地和几头绵羊什么也没有。

"走私者栖息地"的门开了，一辆汽车开了出来。一个身穿高尔夫球俱乐部宽大的灯笼裤的壮汉开着汽车向山下驶去。

"看来，他就是海多克队长，"艾伯特心里想。

他慢悠悠地顺着山坡向下走去，边走边注视着"走私者栖息地"。地方不大，但十分精巧，花园也很漂亮，景色挺美。

艾伯特用和善的目光看着这座宁静的宅第。"有那么多美妙的事情要向你诉说，"他还在哼那首歌。

这时候，有个人从那幢房子的旁门走了出来。他扛着一把锄头，消失在小门那边。

艾伯特在自家后花园里种着旱金莲和生菜，对眼前的"田园风光"突然产生了兴趣。

他走近"走私者栖息地"，从敞开着的大门走了进去。真是一个小巧、别致的地方。

他慢慢兜着圈子。顺着一溜台阶下去，是一块平展展的土地，种着各种蔬菜，刚才从屋里出来的那个人正在那儿忙碌。

艾伯特兴致勃勃地看了那个人几分钟，又转过头打量起这幢房子。

一个小巧别致的地方。他第三次在心里这样想。正是一个退休海军军官喜欢居住的地方。那天晚上，他的老上级正是在这儿吃饭的。

艾伯特绕着那幢房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就像看桑苏西的大门一样，满怀希望地看着这幢房子，好像它可以告诉他点什么。

他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哼着那首歌子——二十世纪的拉里·库珀寻找他的主人。

"有那么多美妙的事情要做，"艾伯特哼唱着。"有那么多美妙的事情要向你诉说。有那么多美妙的事情要做……"是不是什么地方唱错了？他以前也经常哼这首歌儿。

哦，真滑稽。莫非队长还养猪？他听见一阵哼哼声。真

怪……好像是从地底下传出来的。那可不是养猪的地方。

不会是猪。不会。是有人睡觉。看起来是在地下室睡觉……

这天儿有人睡觉打呼噜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睡觉的地方。艾伯特像一只嗡嗡嘤嘤的蜜蜂一边哼那首歌儿，一边向发出那声音的地方走去。

声音是从一个极不起眼的铁栅小窗传出来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呼噜，呼噜。这呼噜声可真奇怪！艾伯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啊！"艾伯特在心里说，"这是……这是呼救的信号……SOS。· · · —— · · ·[1]"

他飞快地朝四周瞥了一眼。

然后跑下来在地下室小窗的铁栅栏上敲出一个暗号。

---

① 由点和划组成的莫尔斯电码。——译注。

第十三章

1

尽管塔彭丝上床睡觉时心情很好，黎明时分，当人们的情绪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她还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下楼吃早饭时，塔彭丝看见她的盘子里放着一封信，信封上的字向左倾斜，似乎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写上去的。塔彭丝看了精神为之一震。

这封信不是道格拉斯，雷蒙德或者西里尔写来的。也不是为了掩护她而由有关部门准时寄来的——他们今天寄来一张色彩明快的明信片，上面潦潦草草写着一行字："对不起，此前一直没有写信给你。一切都好，莫德。"

塔彭丝把明信片扔到一边，拆开那封信。

亲爱的帕特里夏：

格雷西姨妈今天的情况更糟了。尽管医生们

没有说她正每况愈下，但我觉得她已经没有恢复的希望了。如果你还希望在她死前见她一面，最好今天来一趟。如果你乘十时二十分的火车到雅鲁，一位朋友将开着他的汽车到车站接你。

非常希望再次见到你，亲爱的，尽管要你来是为了一件让人伤心的事情。

你的 佩内洛普·普莱尼

塔彭丝高兴得差点儿没跳起来。

啊！这个署名是她和汤米的暗号——“一便士平淡无奇”的谐音。

她好不容易才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放下那封信的时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向那两位深表同情的“听众”——奥罗克太太和明顿小姐透露了这封信的内容，还将格雷西姨妈的“个性”大肆渲染了一番：她不屈不挠的精神，对空袭和其他危险视而不见。可惜格雷西姨妈终于被病魔击败。明顿小姐对格雷西姨妈到底得了什么病很感兴趣，还拿她的堂妹塞利纳的病症做了一番比较。塔彭丝一会儿说格雷西妈得的是糖尿病，一会儿说似乎是水肿，自己也觉得颠三倒四，最后断言是肾出了毛病。奥罗克太太听说塔彭丝的小儿子西里尔不但是格雷西姨妈的教子，而且是她最喜欢的外孙之后，对塔彭丝是否会因为老太太去世在经济上有所收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吃过早饭，塔彭丝就给一家裁缝铺打电话，取消了原定

当天下午去试穿一件外套和一条裙子的约会，然后找到佩伦娜太太，解释说她得离开旅馆一两天。

佩伦娜太太像平常一样客客气气。这天早晨，她看起来很累，颇有点忧心如焚。

“还是没有梅多斯先生的消息，”她说。“真是不可思议，到底能出什么事儿呢？”

“我敢担保，他一定是出了车祸，”布伦肯索普太太叹了一口气。“我一直这么认为。”

“可是，毫无疑问，如果真的出了车祸，到现在我们也应当知道个消息了吧。”

“那你说怎么回事儿呢？”塔彭丝问。

佩伦娜太太摇了摇头。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不是出于自愿到什么地方去的。如果那样，他肯定会捎个讯儿回来。”

“那个让人讨厌的布莱奇利少校总是喜欢做些不着边际、耸人听闻的推测，”布伦肯索普太太很热心地说。“他说，如果不是车祸，就是失去记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尤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压力实在太大。”

佩伦娜太太点了点头。她朝上撇了撇嘴唇，一副疑疑惑惑的表情，然后飞快地瞥了塔彭丝一眼。

“你该知道，布伦肯索普太太，”她说，“我们不太了解梅多斯先生，难道不是吗？”塔彭丝生气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哦，求你别把我想得太坏。我自己也不相信，从来没有

相信过。”

“不相信什么？”

“大家都传说的事儿呀！”

“什么事儿？我怎么一点儿也没听说过？”

“哦……也许他们不愿意对你讲，我也不知道这股风是从哪儿刮起来的。好像是凯利先生最先提起来的。当然，他是个多疑的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塔彭丝耐着性子

“请告诉我，”她说。

“哦，只是一种猜测。有人认为梅多斯先生或许是敌人的间谍……该死的第五纵队的成员。”

塔彭丝为了把自己“扮演”的布伦肯索普太太的角色演好，作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忿忿不平地说：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奇谈怪论！”

“我也不相信。可是人们多次看见梅多斯先生和那个德国小伙子在一起，问过他许多关于那家化工厂的事儿。所以，他们猜想，他俩或许是同伙。”

塔彭丝说：

“你不觉得卡尔的案子有什么疑点吗，佩伦娜太太？”

她看见那女人的脸抽搐了一下。

“我希望……但愿不是真的。”

塔彭丝满怀柔情地说：“可怜的希拉……”

佩伦娜太太目光闪闪。

“她心都碎了，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她不把一颗心交给别人而是交给他呢？”

塔彭丝摇了摇头。

"这种事儿很难说清。"

"你说得对。"佩伦娜太太用颤抖的声音说。"人生来就得经历无尽的痛苦和失望……把你的心撕得粉碎。我讨厌透了这个世界的残酷和不公平。我真想打烂这个旧世界,一切重新开始,彻底推翻一个国家强加在另外一个国家之上的法律、制度和暴政。我真想……"

一阵咳嗽声打断她的慷慨陈词。那是一种闷声闷气、喉音很重的咳嗽。奥罗克太太站在门口。她那小山一样的身躯把整个门框堵得严严实实。

"我打断你们的谈话了,是吗?"她问。

就像海绵擦过石板,佩伦娜太太脸上的愤懑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旅馆老板因为房客失踪而生的焦躁不安。

"没有,真的没有,奥罗克太太,"她说,我们只是在谈梅多斯先生的事儿。真奇怪,警察怎么连一点儿踪迹也没有发现。

"警察!"奥罗克太太十分轻蔑地说。"他们有什么用处?一点儿用也没有!没有!只能罚罚违章的汽车司机的款,或者找找拿不出养狗许可证的人的麻烦。"

"你这是什么理论,奥罗克太太?"塔彭丝问。

"你大概已经听说人们一直在传的那些事情了吧?"

"说他是法西斯,敌人的特务……是的,听说了。"塔彭丝冷冷地说。

"也许大家没有说错,"奥罗克太太若有所思地说。"因

为，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对劲儿。你知道，我一直在观察他，"她朝塔彭丝笑了笑——那种总是有一种威慑力的、奥罗克太太独有的微笑——吃人女妖的微笑。"他不像一个已经退休回家无所事事的人，如果说得更明白点儿，他来这儿是有目的的。"

"当警方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赶紧溜了，是这样的吗？"塔彭丝问。

"也许是，"奥罗克太太说。"你是怎么看的，佩伦娜太太？"

"我不知道，"佩伦娜太太说。"这件事真烦人，搞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啊，大伙儿说一说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们就在外面的阳台上议论纷纷，左猜右测呢！议论到最后，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看起来安详随和的老头打算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扔颗炸弹，把我们统统炸死在床上。"

"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到底怎么看？"塔彭丝问。

奥罗克太太笑了笑，还是那种诡诈的微笑。

"我在想，那老头一定是平平安安呆在什么地方。相当安全……"

塔彭丝想：

"如果她知道，也许会这样说的……但是他并不在她想象的那个地方。"

她回自己的房间做出发的准备。贝蒂·斯普罗特从凯利夫妇的卧室跑出来，脸上挂着顽皮的微笑。

"你上哪儿去了，小东西？"

贝蒂咯咯咯地笑着说：

“母鹅，母鹅，公鹅……”

塔彭丝接着说：

“你到哪儿闲逛？上楼！”她一下子把贝蒂举过头顶。“下楼！”又把她放到地板上。

这时，斯普罗特太太走了过来，领贝蒂回去穿衣服，准备散步。

“捉迷藏？”贝蒂满怀希望地问。“捉迷藏？”

“现在不能玩捉迷藏，”斯普罗特太太说。

塔彭丝回屋戴上帽子（她最讨厌戴帽子——塔彭丝·贝雷斯福德从来不戴帽子，但是她觉得，在这种场合，帕特里夏肯定会戴帽子）。

她发现有人动过帽盒里的几顶帽子。是不是有人搜查过她的房间？让他们搜查去吧，他们不会找到任何不利于布伦肯索普太太的证据。

她故意把那封“佩内洛普·普莱尼”写来的信放到梳妆台上，然后向楼下走去。

走出桑苏西大门的…时候是十点整。还有足够的时间。她抬起头看了看天空，一脚踩到门柱旁边一滩黑乎乎的泥水里。塔彭丝好像没有发现似地，继续向前走去。

她的心狂跳着。成功……一定要成功。

2

亚罗是个很小的车站，村庄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

车站外面有一辆汽车正在等她。司机是个挺英俊的小伙子。他碰了碰头上的鸭舌帽——这个动作不太自然——算是和塔彭丝打了招呼。

塔彭丝踢了踢外侧的轮胎，有点疑惑地问：

“是不是太扁了点儿?”

“没有多远，夫人。”

她点了点头，钻进汽车。

汽车没有向村庄驶去，而是驶向一片有草的丘陵地带。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开上一座小山之后，又拐上另外一条小路，然后蓦地进入一条很深的峡谷。这时，小树林里走出一个人，迎接他们。

汽车停了下来，塔彭丝向安东尼·马斯顿走去。

“贝雷斯福德一切都好，”他急切地说。“我们昨天才弄清楚他在哪儿。他被那面的人抓起来了。由于非常重要的原因，他还得在那儿呆十二个小时。你看，有一条小船将在某个预定的地点到达。我们迫切需要捕获这条船。所以现在不能打草惊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有所动作，只得让贝雷斯福德再委屈一阵子了。”

他焦急地看着她。

“你能理解这一点吗?”

“啊，当然理解。”塔彭丝凝视着树丛里藏着的一团破帆布似的东西。

“他绝对安全，不会有问题的，”年轻人急切地说。

“汤米当然不会有问题的，”塔彭丝不耐烦地说。“不要对我说这些，就像我是个两岁的孩子。我们心甘情愿再冒几

次险。树丛里那玩意儿是什么东西?"

"哦……"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是这么回事儿。上级命令我,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可是……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你看……"

塔彭丝用冷峻的目光看着他。

"为什么不喜欢?"

"啊……因为……你是德博拉的母亲。我们的意思是,将来,如果你……就该怎样向她……向她解释。"

"如果我出了危险,对吗?"塔彭丝问道。"依我看,你不要对她提这事儿就行了。越解释越糟糕,这话一点儿也不错。"

她非常和蔼地朝他微笑着。

"亲爱的孩子,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认为,你和德博拉以及别的年轻人去冒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年人则应当受保护。这种想法真是错上加错。如果有人要被杀戮,让中年人去受难更好,因为他们毕竟已经享受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管怎么说,不要把我,德博拉的母亲,看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告诉我,有什么危险的、让你为难的任务给我去完成?"

"你知道,"年轻人热情洋溢地说,"我觉得你真是太棒了!太了不起了!"

"别说奉承话了,"塔彭丝说。"我已经够自鸣得意的了,你就不必再夸了,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

托尼朝树丛里那团皱皱巴巴的东西努了努嘴。

"那是一顶降落伞,"他说。

“啊哈—”塔彭丝说，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敌人空投来一个间谍，”托尼继续说。“幸亏这一带的联防队员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打死了那个跳伞的女人。”

“女人？”

“是的，女人。一个化装成医院护士的女人。”

“真遗憾，不是修女，”塔彭丝说。“我们这儿一直流传着公共汽车上，‘修女’们伸出毛乎乎的、肌肉发达的胳膊向售票员小姐买票的故事。”

“啊，她不是修女，更不是男扮女装的修女。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妇女，黑头发，挺结实。”

“事实上，”塔彭丝说，“一个和我有点儿相像的女人？”

“正是，”托尼说。

“说下去，”塔彭丝说。

托尼慢吞吞地说：

“下面的任务就该你了。”

塔彭丝笑了。她说：

“没问题。我把她这个角色演下去。要我去哪儿？去做什么？”

“听我说，贝雷斯福德太太，你真不简单。真是有胆有识！”

“要我去哪儿？去做什么？”塔彭丝不耐烦地说。

“遗憾的是，指示很简单。那个女人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用德文写着：‘走到莱瑟巴罗——从石头十字架一直往东。阿萨尔弗路十四号，比尼恩医生。’”

塔彭丝抬起头看见不远处的山顶上有一个石头十字

架。

“就是那儿，”托尼说。“路标当然都被取掉了。不过莱瑟巴罗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从那个十字架向东走，肯定能找到那儿。”

“有多远？”

“至少五英里。”

塔彭丝做了一个鬼脸。

“午饭前一次有益于健康的远足，”她说，“但愿比尼恩医生能给我吃午饭。”

“你懂德语吗，布雷斯方德太太？”

“只会说一点点。我得说英语，一口咬定上级命令我讲英语。”

“这可是冒风险的事儿，”托尼说。

“胡扯。谁能想到我们耍了个移花接木的手段呢？或者，方圆几英里还有谁知道我们打下个降落伞呢？”

“报告这事儿的两个联防队员暂时被警察局长留在警察局了。我们不敢把他们放回去。万一他们跟朋友们夸耀自己多么聪明、打下一个德国人的降落伞，这事儿就没法儿保密了。”

“会不会有人看到这个降落伞，或者听说了这件事情？”

托尼笑了笑。

“亲爱的贝雷斯福德太太，每天人们都传说看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直到一百个降落伞？”

“也许是这么回事儿，”塔彭丝说。“好吧，带我去吧。”

托尼说：

“我们的‘服装道具’在这儿呢！还有一位女警察，她是化装专家。走，跟我来。”

小树林里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棚屋。门口站着一位看起来挺称职的中年妇女。

她朝塔彭丝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塔彭丝走进棚屋，在一个翻过来放着的包装箱上坐下，听凭那位“专家”描画。后来，那位“化妆师”往后退了几步，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我想，我们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活儿，你说呢？先生。”

“的确很好，”托尼说。

塔彭丝伸长胳膊，从那个女人手里拿来一面镜子照了照，惊讶得差点儿喊出声来。

她的眉毛被修剪成完全不同的形状，改变了脸上的表情。藏在发卷下面的橡皮膏绷紧了脸上的皮肤，连脸型也变了样。鼻子上面粘了一些和肤色完全相同的油灰，改变了整个鼻子的形状。从侧面看，塔彭丝长了一个鹰钩鼻子。“化妆师”把她画得年长了几岁，嘴巴两面有几条深深的皱纹。整个脸上的表情显得傻乎乎的，一副讨好别人的样子。

“简直妙极了，”塔彭丝赞不绝口。她摸了摸那个被改造过的鼻子。

“当心点儿，”那个女人警告她。她又拿出两块薄薄的橡胶。“你觉得腮帮子粘上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我想，受不了也得受，”塔彭丝闷闷不乐地说。

女人给她贴上橡胶，塔彭丝小心翼翼地动了动下巴。

“还算不上不舒服，”她说。

托尼很有礼貌地走出棚屋，塔彭丝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护士那身行头。还算合适，尽管两个肩膀有点儿紧。一顶深蓝色的帽子为这个新人物画上最后一笔。她没有穿那双很结实的方头皮鞋。

“要是还得走五英里远的话，”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只能穿自己的鞋。”

大家都觉得她的意见合情合理。尤其塔彭丝的鞋是深蓝色拷花皮鞋，和她那身制服很相配。

她兴致勃勃地看了看那个深蓝色手提包——里面有一盒粉，没有唇膏，两英镑十四先令六便士英国钱。一块手帕和一个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姓名是弗雷达·埃尔顿，设菲尔德，曼彻斯特路四号。

塔彭丝把自己的粉和唇膏装了进去，站起身准备上路。

托尼·马斯顿把头转到一边，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

“我觉得让你干这活儿的人简直是个蠢猪！”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可是，你看，这件事情又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想办法弄清敌人将从哪儿，怎样向我们发起进攻。”

塔彭丝拍了拍他的胳膊。“不要着急，我的孩子。信不信由你，但我的确很愿意去干这件事情。”

托尼·马斯顿又说了一遍：

“我觉得你真是棒极了！”

3

塔彭丝虽然累得精疲力竭，但她终于站到了圣阿沙尔弗路十四号门前。她注意到比尼恩医生是个牙医，不是一般的开业医生。

她从眼角看见托尼·马斯顿。他坐在一辆流线型小轿车里。车停在大街那头一幢房子外边。

他们觉得，塔彭丝应该严格执行命令，徒步走到莱瑟巴罗。如果她坐汽车来，难免被人看见，露出马脚。

有两架敌机确实从这一带飞过，飞走之前还低空盘旋了好几圈，完全可能看到有个女人形单影孤，向东边那一片山野走去。

托尼和那个会化妆的女警察向相反的方向驶去，在到达莱瑟巴罗之前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已经进入在圣阿萨尔弗路的指定位置。一切都已就绪。

"角斗场的门已经打开，"塔彭丝喃喃着说，"一位天主教徒正向狮子走去。啊，谁能说，我不是在见世面呢？"

她穿过马路，按响门铃，这当儿，心里一直在想德博拉对这个年轻人的感情到底有多深？门开了。开门的人是一位上年纪的妇女，一本正经，长了一张农妇的脸，而且不是英国人的脸形。

"是比尼恩医生的诊所吗？"塔彭丝问。

那个女人慢吞吞地上下打量着塔彭丝。

"我想，你就是埃尔顿护士吧。"

"是的。"

"那么,请到医生的手术室。"

她往后站了站,门在塔彭丝身后关上。塔彭丝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铺着油毛毡的狭长的前厅。那个妇人领她上楼,打开一个门。

"请稍等。医生一会儿就来。"

她走出去,随手关上房门。

这是一间非常普通的牙科医生的诊室,设备有点儿陈旧,甚至破破烂烂。

塔彭丝看了看牙医那张椅子,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一次和平常不一样。以前,塔彭丝看见牙医的椅子心里就生出几分恐惧。她和牙科医生也许有点缘分,当然完全是因为另外的原因。

一会儿,这扇门就会打开,"比尼恩医生"就会走进来。这位"比尼恩医生"是谁呢?是个陌生人,还是她以前见过的什么人? 如果是她曾经怀疑过的某位先生……

门开了。

进来的这个人塔彭丝从来没有过一点点怀疑。她作梦也没有想过,这个人会是这场宴席上的第一道菜!

原来是海多克队长。

第十四章

1

塔彭丝的脑子里蓦地闪过一串串疑问——海多克队长在汤米失踪一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但是她立刻抛开这些念头。现在是集中全部智慧保护自己和敌人周旋的时刻。

队长会不会认出她来呢？这倒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她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管见到的是谁，都不能表现出一点点惊讶，或者给对方一点点被认出来的感觉。现在，她胸有成竹，深信自己没有露出破绽。

她站起来，毕恭毕敬，完全是一位纯粹的德国妇女站在"救世主"面前的样子。

"你来了，"队长说。

他讲英语，那副作派和平常一模一样。

"是的，"塔彭丝说，然后好像特意介绍自己似地，补充说："埃尔顿护士。"

海多克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好像听了一个有趣的笑话。

"埃尔顿护士！好极了。"

他颇为赞赏地看着她。

"你看起来相当不错嘛，"他和蔼地说。

塔彭丝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她要把主动权留给对方。

"我想，你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海多克继续说。"请坐。"

塔彭丝遵命坐下，回答道：

"我是来听取您的详细指示。"

"很好，"海多克说，声音里有一丝淡淡的嘲弄。

他说：

"你知道那个日子吗？"

"四号。"

海多克似乎吃了一惊，紧紧皱着眉头。

"这么说，你知道这个日子，对吗？"他喃喃着。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下，然后塔彭丝说：

"请您告诉我，下一步我该干什么？"

海多克说：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亲爱的。"

他停了一下，然后问：

"毫无疑问，你听说过桑苏西这家旅馆，对吗？"

"没听说过，"塔彭丝说。

"没听说过？"

"没有，"塔彭丝一口咬定。

“让我们看看，你该怎样对付这道难题，”塔彭丝心里想。

队长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微笑。他说：

“这么说，你没听说过桑苏西。这可真让我大吃一惊。在我的印象之中，你已经在这家旅馆住了一个月……”

死一样的寂静。队长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布伦肯索普太太？”

“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比尼恩医生。我今天早晨才跳伞来到此地。”

海多克嘴角又现出一丝微笑——表示他心中不悦的微笑。

他说：

“扔在树丛里的几码破帆布创造了一个奇妙的故事。我不是比尼恩医生，亲爱的夫人。比尼恩先生是我的牙医。他人不错，经常把诊所借给我用用。”

“是吗？”塔彭丝问。

“一点儿不假，布伦肯索普太太！或者，你也许更愿意我称呼你的真名实姓——贝雷斯福德？”

又是一阵让人心悸的沉默。塔彭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海多克点了点头。

“你瞧，这出戏该收场了。‘你自己走进了我的客厅，’蜘蛛对苍蝇说。”

随着咔哒一声响，他手里闪过一道蓝光。他握着手枪，凶狠地说：

“用不着我提醒你也该知道，别出声！不要想惊动别的

房间里的人！你要是敢喊，我马上就把你打死！而且，即使你真的叫喊起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该知道，气体麻醉拔牙的人经常大喊大叫。"

塔彭丝非常镇静地说：

"看起来，你什么都想到了。不过，你想没想过我的朋友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啊，还在唠叨你那个蓝眼睛小伙子……不，这回是棕色眼睛的小伙子，托尼——小安东尼·马斯顿。真抱歉，贝雷斯福德太太，托尼碰巧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刚才说过，几码破帆布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你就这样上钩了。"

"你啰啰嗦嗦说了半天，我还是不得要领！"

"是吗？你看，我们不想让你的朋友们轻而易举就找到你的踪迹。如果他们能找到你留下的蛛丝马迹，就能找到亚罗和那个开汽车的人。可是即使这样，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来到莱瑟巴罗的那位护士，也就是经过化装的你和你的相貌完全不同。因此，谁也不会想到跟你的失踪有什么关系。"

"考虑得非常周到，"塔彭丝说。

海多克说：

"我赞赏你的勇敢。非常赞赏。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对你动武，因为我必须搞清楚，你在桑苏西都发现了些什么情况？"

塔彭丝没有回答。

海多克心平气静地说：

“我劝你，和盘托出，不要打埋伏！在这儿……一张牙科医生的椅子里，面对一大堆医疗器械……会有许多可能性……”

塔彭丝只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海多克在他的椅子里往后靠了靠，慢悠悠地说：

“是的，我知道，你很坚强……你这个类型的人都这样。可是，这幅画的另外一半是个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此话怎讲？”

“我是在说托马斯·贝雷斯福德——你的丈夫。他化名梅多斯先生，最近也一直住在桑苏西。他现在正呆在我的地下室，还满舒服。”

塔彭丝生气地说：

“我不信！”

“因为那封署了只有你们俩才知道的代号——‘一便士平淡无奇’的信？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托尼——小安东尼略施小计的结果？你把你们的暗号告诉了他，就算栽到他的手里了。”

塔彭丝的声音颤抖起来。

“这么说，汤米……汤米……”

“汤米，”海多克队长说，“一直攥在我的手心里！现在就看你的了。如果你的回答令我们满意，他还有条活路。如果你拒不交待，就只能按原计划执行。他的脑袋将被打得稀烂，然后扔到一条船上，再送到大海喂鱼。”

塔彭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谁派你来？你是如何和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保持联系的？到目前为止，你向他们报告了些什么？你都知道了些什么？"

塔彭丝耸了耸肩。

"我告诉你的也许都是谎话，"她指出。

"不，因为我会验证你的话是真是假。"他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明显地和塔彭丝套近乎。"我的好人儿，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都明白。相信我，我打心眼儿里赞赏你和你的丈夫。赞赏你的勇敢，坚定，有胆有识。未来的新英国——现在这个软弱无能的政府被推翻之后建立的新国家——需要的正是你们这样的人才。我们希望化敌为友，当然是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对手。如果我不得不下命令结果你丈夫的性命，我会这样做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心里会非常难过。他是个相当优秀的人——沉稳、聪明、不装腔作势。让我好好给你讲一讲你们国家似乎很少有人能弄明白的这个道理。我们的领袖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要征服这个国家。他的目标只是创立一个新英国。一个强大的新英国。这个国家不是由德国人统治，而是由英国人自己治理。这些英国人应该是有头脑，有教养，有勇气的英国人。建立一个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充满勇敢精神的新世界'。"

他又向前凑了凑。

"我们要清除的是昏庸和无能，贪污和腐化，追逐私利和巧取豪夺。在这个新国家，我们需要像你和你丈夫这样的人——勇敢，机敏，足智多谋。我们过去曾经是敌人，但将来会成为朋友。你将惊讶地发现，在你们国家——别的国家也

一样——有多少志士仁人同情，并且相信我们这个目标。我们将携手创建一个新欧洲——一个和平与进步的欧洲。你应该这样看问题。因为，我向你担保，的的确确是这样……”

他的声音充满了磁性和吸引力。他俯身向前，看起来就像一个正直、善良、一往无前的英国水手的化身。

塔彭丝看着他，在心里搜索一句可以表达她此时此刻心境的成语，但是什么也想不出来，只有那句充满稚气的儿歌脱口而出。

“母鹅，母鹅，公鹅！”塔彭丝说：

2

这句话所产生的神奇的作用使她大吃一惊。

海多克一下子跳了起来，脸因为愤怒涨成紫色，眨眼之间，英国水手的“化身”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看到了汤米曾经看到的海多克的真面目——一个气急败坏的普鲁士人。

他用德语非常流利地、恶狠狠地骂她，然后又改成英语，大声叫喊：

“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回答，你可就彻底玩儿完了吗？现在，你们完蛋了，你和你的宝贝丈夫。”

他大声喊道：

“安娜！”

刚才给塔彭丝开门的那个女人走了进来。海多克把手枪塞到她的手里。

"看好她。必要的时候就开枪。"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房间。

塔彭丝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安娜。她站在她面前，冷若冰霜。

"你真的会向我开枪吗？"塔彭丝问。

安娜非常平静地说：

"不要跟我套近乎。上次大战，我的儿子被杀。我的奥托。那时候，我三十八岁。现在我已经六十二岁了，但还没有忘记这一切。"

塔彭丝看着那张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大脸盘，想起了那个波兰女人——范达·波伦斯卡。同样可怕的凶狠、认真，出于母爱的毫不留情的仇恨。毫无疑问，英格兰许许多多的琼斯太太，或者斯密史太太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和这样的女人——被剥夺了儿女的母亲没有什么好讲的。

塔彭丝的脑海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涌动——一种梦绕于心、只能意会而一直无法言传的感觉。所罗门…所罗门在她的脑海时隐时现。

门开了。海多克队长走了进来。

他气得暴跳如雷，咆哮着：

"在哪儿呢？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塔彭丝注视着他，完全蒙了。他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明白。

她什么也没拿、什么也没藏。

海多克对安娜说：

"出去！"

老太太把手枪还给海多克立刻走了出去。

海多克跌坐在一张椅子里，似乎要极力振作起精神。他说：

"你应该知道，你是不可能把它带走的。我已经抓住了你。我有的是让人开口说话的办法……当然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好办法。你最终也得对我说实话。说吧，你拿它都干了些什么？"

塔彭丝灵机一动，看出至少这是一个和海多克讨价还价的机会。只要能弄清楚，海多克到底认为她掌握了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说：

"你怎么知道在我手里？"

"从你刚才说的话，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你没带在身上。这我们知道。因为你刚才在小树林的棚屋里已经换了全部行头。"

"如果我已经寄给什么人呢？"塔彭丝说。

"不要装傻了。从昨天起，你寄出去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检查过了。你没有寄走。没有。你只有可能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它藏起来，在你今天早晨离开桑苏西的时候，把它藏在旅馆什么地方。我只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告诉我，藏到哪儿了？"

他把手枪放到桌子上。

"三分钟，托马斯·贝雷斯福德太太。"

壁炉台上的钟滴嗒滴嗒地响着。

塔彭丝静静地坐着，脸上是一副茫然若失、无动于衷的表情。

她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但是不露神色。

她的脑海里好像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切都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她终于意识到谁是这个组织的中心和关键。

海多克喊:

"还有十秒……"

塔彭丝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浑身震颤了一下。

她仿佛在梦中,看着海多克慢慢地举起手枪,听见他在数数:

"一,二,三,四,五……"

海多克刚数到八,"砰"地一声枪响,他一下子面朝前倒在椅子里,红扑扑的大脸盘上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他一直集中神志盯着他的牺牲者,没有察觉到身后的门已经被人慢慢拉开。

塔彭丝跳起来,一个箭步朝门口冲过去,推开那几个穿制服的人,紧紧抓住一个穿粗花呢上衣的人的胳膊。

"格兰特先生。"

"啊,啊,亲爱的,没事儿了。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塔彭丝顾不得听这些鼓励的话。

"快!没有多少时间了。你有车吗?"

"有,"格兰特直盯盯地望着她说。

"快吗?我们必须马上赶到桑苏西。能及时赶到就好了。在他们打电话过去之前!"

两分钟之后,他们已经上了汽车。汽车穿过莱瑟巴罗的大街,前面是开阔的田野,速度表上的指针越来越高。

格兰特先生没有提任何问题。他知道现在不是让塔彭丝说明情况的时候。她正焦急地看着速度表。司机加大油门，以最高的车速向前奔驰。

塔彭丝只说了一句话：

“汤米呢？”

“一切都好。半小时前已经得救了。”

她点了点头。

利哈姆普顿终于遥遥在望。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小城，驶上小山。

塔彭丝跳下汽车和格兰特先生一起跑上汽车道。前厅的门像平常一样大敞着。目光所及连一个人也没有。塔彭丝快步跑上二楼。

跑过走廊的时候，她朝她的房间瞥了一眼，看见抽屉开着，床上乱七八糟。她点了一下头，沿着走廊，继续向前跑去，闯进凯利先生和凯利太太的房间。

屋子里空无一人，看起来温馨宁静，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药味儿。

塔彭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床前，扯开床单和毯子，把手伸到褥垫下面。然后，手里拿着一本破烂不堪的小人书，回转身，带着胜利的微笑，望着格兰特先生。

“这就是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

“什么……？”

他们回转身。斯普罗特太太站在门口，直盯盯地望着他们。

“现在，格兰特先生，”塔彭丝说，“让我介绍你认识一下

M！是的，这就是M——斯普罗特太太！我早就该识破你了。”

过了一会儿，凯利太太来了。给这场扣人心弦的活剧加了一个苍白无力的结尾。

“哦，天哪！”凯利太太看着丈夫被弄乱了的床铺，满脸沮丧，不高兴地说：“凯利先生会说什么呢？”

第十五章

“我早就该看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塔彭丝说。她用一杯淳香的白兰地镇静自己被剧烈震荡了的神经，满脸堆笑，一会儿看看汤米，一会儿看看格兰特，一会儿看看艾伯特。艾伯特脸前放着一大杯啤酒，咧开嘴，嘻嘻地笑着。“快给我们讲一讲吧，塔彭丝，”汤米催促道。

“你先讲吧，”塔彭丝说。

“我没什么好讲的，”汤米说。“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使我看到无线电收发报机。我以为能瞒过海多克，带着这个秘密离开他的公馆，可是那小子实在是太精明了。”

塔彭丝点了点头，说：

“他马上给斯普罗特太太打电话。斯普罗特太太手里拿着一把榔头埋伏在汽车道旁。她离开桥牌桌前后不过三分钟。我当时确实看见她有点气喘吁吁，但那时候对她连半点

儿怀疑也没有。”

“这以后，”汤米说，“功劳就都归艾伯特了。他像一条忠心耿耿的狗到处找我。我在地下室使劲儿发出打呼噜似的声音，他听到之后，领会了其中的意思，赶快去找格兰特，两个人当天夜里悄悄跑到‘走私者栖息地’找我。我又是‘鼾声大作’，最后约定，我继续呆在地下室，麻痹海多克，以便将海上来的敌人一网打尽。”

格兰特先生补充说：

“海多克今天早晨离开“走私者栖息地”到莱瑟巴罗之后，我们的人便占领了这座别墅。今天晚上又当场擒获了坐船来的敌人。”

“现在，塔彭丝，”汤米说。“讲讲你的故事吧。”

“哦，还是从头说起吧。我真是个大大的傻瓜！谁都怀疑到了，就是没有怀疑斯普罗特太太！偷听到那个关于这个月四号的电话之后，我确实有一种可怕的、被威胁的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当时旅馆除了我只有三个人。我一直怀疑佩伦娜太太或者奥罗克太太。结果全错了。真正危险的人物是那个表面上不带任何色彩的斯普罗特太太。

“汤米知道，直到他失踪，实际上我一直稀里糊涂，没有真正理出一个头绪。后来，我正和艾伯特商量给敌人设一个圈套，天上掉下个安东尼·马斯顿。起初，似乎一切正常。德博拉的朋友很多。他是其中之一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有两件事情让我心生疑惑。第一，和他谈话的当儿，我越来越断定，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人，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家。

第二，尽管对我在利哈姆普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却认为汤米在苏格兰。这就有问题了。如果他知道什么人，首先应该知道汤米。因为我毕竟不是受命于政府，而是属‘半官方’、‘非正式’性质。我由此推断其中有诈。

“格兰特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第五纵队’无孔不入。既然如此，和德博拉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为什么不可能混入敌人的奸细呢？我虽然不敢确信，但还是给他设了一个陷阱。我对他说，我和汤米约定了一个暗号，以便相互联络，交换情况。我们当然有联络办法，不过只是一张明信片。我告诉安东尼的则是什么‘一便士平淡无奇，两便士大放光彩’的所谓家庭妙语。

“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他上当了！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使他暴露无遗。

“一切事先都已安排妥当。我需要做的只是给裁缝打个电话，取消当天下午的试衣。其实，这个电话只是向我们的人报告，敌人已经上钩。”

“接了这个电话，”艾伯特说。“真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开了一辆面包房的小货车到桑苏西，在大门口故意洒了一滩洋葱香油，或者闻起来像是洋茴香油的东西。”

“然后，”塔彭丝接着说，“我从旅馆出来，故意在那滩黑糊糊的东西里踩了一脚。这样一来，面包房那辆小货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跟我到车站。司机或者别的什么人跟在我身后，听见我买到亚罗去的车票。这以后，事情似乎难办点了。”

“狗是辨别气味的好手，”格兰特先生说。“它们在亚罗

车站顺顺利利找到你留下的痕迹，还找到你坐的那辆汽车走过的那条小路。因为你上车前故意踢了几下车轮，洋茴香油味便留在那上面。这样一来，我们一直追踪到那片小树林和那个石头十字架。你走过那片杂草丛生的丘陵地带时，我们其实一直跟在后面。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轻而易举就知道了你的去向。因为他们亲眼看着你离开那片树林，然后才开着汽车向莱瑟巴罗驶去。”

“我还是吓了一跳，”艾伯特说。“知道你已经进了那幢房子，又不知道你会出什么危险。我们从后窗户跳进去。那个外国老太太下楼时，把她生擒活捉。千钧一发之际，推开了那个房间的门。”

“我知道你们会来的，”塔彭丝说。“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长地拖延时间，拖住敌人。如果我没看见房门被悄悄推开，我会瞎编些故事稳住海多克。真正让我激动万分的是，我突然看清了敌人的全部阴谋，而且发现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

“你是怎么弄清楚的？”汤米问。

“母鹅，母鹅，公鹅，”塔彭丝脱口而出。“我对海多克队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脸色一下子变成紫色。我马上意识到，并不是因为这句话愚蠢或者粗俗，而是因为对他意味着什么。然后我看见那个老太太——安娜——脸上的表情和那个波兰女人的表情毫无二致。于是，我想起了所罗门，一下子看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汤米恼怒地叹了一口气。

“塔彭丝，如果你再说一遍，我就揍你。你看清了什么来

龙去脉？这件事跟所罗门有什么关系？"

"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两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去找所罗门，都说这个孩子是她的。于是，所罗门说：'很好，把他一分为二不就得了吗？'假母亲说，'好吧。'真母亲说，'不，就给那个女人算了。'你看，她不忍心把自己的亲骨肉一分为二。那天夜里，斯普罗特太太开枪打死那个波兰女人之后，你们大家都说，真是奇迹，稍有差错就会把那个孩子打死。其实当时我们就应当看出点名堂！如果那是她的孩子，她绝对不敢冒这个险。我的意思是，贝蒂不是她的孩子，所以她敢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枪把那个女人打死。"

"为什么？"

"因为那个女人才是孩子的亲母亲。"塔彭丝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可怜的女人，真是个可怜人。她身无分文，逃亡到英国，万般无奈，同意斯普罗特太太收养她的小女儿。"

"为什么斯普罗特太太要收养一个小孩儿？"

"伪装！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高超的伪装。你绝对不会想到肩负重任的高级间谍会带着一个小孩儿执行任务。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她，也是这个原因。就因为那个孩子。但是贝蒂的亲生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女儿，她费尽周折打听到斯普罗特太太的地址，一直找到这儿。她一直在周围转悠，等待时机，最后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孩子。

"斯普罗特太太气急败坏，紧张万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警方介入。所以写了那张纸条，假装是在她的卧室里发现的恐吓信。又想方设法让海多克队长在关键时刻帮她一忙。

等我们追上那个女人，便不失时机，把她打死。她绝不是一个对武器一无所知的人，相反，她枪法很好。她杀死了那个可怜的女人。所以，我对她毫不怜悯。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塔彭丝停了一下，继续说：

"另外一点应该给我启发的是贝蒂和范达·波伦斯卡长得很像。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叫范达的波兰女人面熟，其实就是因为贝蒂的缘故，只是当时没有往这上头想。后来，贝蒂又玩我的鞋带。这件事也很蹊跷。她一定是看见过那位所谓的母亲这样干，而不是卡尔·冯·戴尼姆！斯普罗特太太看到贝蒂洗鞋带玩之后，生怕自己暴露，就在卡尔的房间里做手脚，给他栽赃。除了那些名单，配方之类的证据外，最精彩的一笔就是用密写药水泡过的鞋带。"

"卡尔没有卷入这场阴谋真让人高兴，"汤米说。"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还没有把他枪毙，是吗？"塔彭丝焦急地问。

格兰特先生摇了摇头。

"他很好，"他说。"事实上，我还有一个让你们惊喜的秘密要讲呢！"

塔彭丝高兴得满脸放光，说：

"我太高兴了……为希拉而高兴！当然，我们对佩伦娜太太疑神疑鬼也是完全搞错了。"

"她只是和爱尔兰共和军有点儿牵连，除此而外没有任何问题。"

"我对奥罗克太太也怀疑过……有时候，也怀疑过凯利

夫妇……”

“我还怀疑过布莱奇利，”汤米插嘴说。

“就是没怀疑过那个看起来娇弱无力的家伙，”塔彭丝说。“只是把她看成贝蒂的母亲。”“她可远非娇弱无力，”格兰特说。“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女人，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演员’。我还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们，她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塔彭丝说：

“这样一来，我对她既不怜悯也不赞赏——她连那些德国人也不如，他们至少是为自己的祖国工作。”她又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格兰特先生。“你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了吗？”

格兰特先生点了点头。

“都在那套破破烂烂的小人书里。”

“贝蒂说‘脏’的那几本里，”塔彭丝大声说。

“的确非常肮脏，”格兰特先生冷冰冰地说。“《小杰克·霍纳》里面有我们海军的详细部署。《约翰·黑德在空中》是空军的部署。军事方面的情况都在《有一个小人带着一支小枪》里，题目和内容倒挺贴切。”

“《母鹅，母鹅，公鹅》呢？”塔彭丝问。

格兰特先生说：

“经过化学试剂处理，我们发现这本书是一份用密写药水写的重要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表示效忠于纳粹德国，帮助他们侵略英国的人物。有两个警察局长，空军副统帅，两个将军，一家兵工厂厂长，一位内阁部长，许多警官、地方自卫队队长。还有海军和陆军许多小喽啰，我们情报部的许多

人也榜上有名。”

塔彭丝和汤米面面相觑。

“简直难以置信，”汤米说。

格兰特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德国人的宣传攻势多么厉害。这些宣传迎合了一部人对权利的贪欲。这些人出卖祖国的利益不是为了钱。他们妄自尊大，企图夺取国家政权。他们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1]。”狂妄，为个人的荣耀勾心斗角。”

他又补充说：

“你们可以想一想，这样一群野心勃勃，自私自利，明争暗斗的家伙凑在一起，怎么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现在呢？”塔彭丝问。

格兰特微笑着说：

“现在，”他说，“让他们来吧！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

[1] 早期基督教教义著作中对堕落以前的撒旦的称呼。——译注。

第十六章

"亲爱的妈妈,"德博拉说。"你知道吗?我曾经想过,你可能出了最可怕的事儿。"

"是吗?"塔彭丝说。"什么时候?"

她那慈爱的目光停留在女儿乌亮的头发上面。

"就是你溜到苏格兰去找爸爸,我以为你在格雷西姨姥姥那儿的时候。我差点儿以为你跟哪个男人跑了。"

"哦,德博、真的?你居然这样想过?"

"当然不完全是真的。到你这个年龄一般来说不会再做出什么风流事。而且我深知你和老爸都深爱着对方。我真糊涂,怎么和托尼·马斯顿谈起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他使我产生了这个怪念头。你知道吗?妈妈……我想我该告诉你……后来他被发现是'第五纵队'的成员。他这个人,总是阴阳怪气的,也许希特勒真的打赢他就舒服了。"

"哦……你喜欢过这个人吗?"

"托尼? 没有,他这个人很惹人烦。我该跳舞去了。"

她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和一个金发小伙子踏着轻快的舞步飘然而去。他们旋转着,塔彭丝看了几分钟,又把目光落到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年轻人身上。那是她的儿子,穿着空军制服,正和一个十分苗条的金发女郎跳舞。

"我觉得,汤米,"塔彭丝说,"我们这两个孩子真是不错。"

"希拉来了,"汤米说。

希拉向他们这张桌子走来时,他站了起来。

她穿着绿色晚礼服,把一张微黑的脸越发映衬得楚楚动人。不过今天晚上,这个美人儿并不开心,她和男女主人寒暄了几句,表现得并不很有礼貌。

"你们瞧,我来了,"她说,"因为我答应过你们。不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邀请我。"

"因为我们喜欢你,"汤米笑着说。

"真的吗?"希拉说。"我想不出我有什么可让你们喜欢的。对于你们俩,我其实是个挺讨厌的人。"

她停了一下,喃喃着说: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二位盛情邀请。"

塔彭丝说:

"我们一定要给你找个好舞伴,好好跳一跳。"

"我不想跳。我讨厌跳舞。我来只是为了看看你们二位。"

"你会喜欢我们特地为你邀请的这位舞伴的,"塔彭丝

笑着说。

“我……”希拉刚说出一个字，就愣住了。因为卡尔·冯·戴尼姆正朝她走来。

希拉目瞪口呆，喃喃着：

“你…”

“我，正是我，”卡尔说。

今天晚上，卡尔·冯·戴尼姆和平常有点儿不同。希拉凝视着他，疑惑不解，两颊飞红。

她气喘吁吁地说：

“我知道，你已经没事儿了……可是，以为你还被关着。”

卡尔摇了摇头。

“没有理由关押我。”

他继续说：

“你要原谅我，希拉。我欺骗了你。你看，我根本就不是卡尔·冯·戴尼姆。我是为了自己的原因，假冒了他的名字。”

他看了看塔彭丝，似乎是征求她的意见。塔彭丝说：

“说吧，把情况都告诉她。”

“卡尔·冯·戴尼姆是我的朋友。几年以前，我在英格兰就认识他。战争爆发前，我在德国又见到他，并且重新开始了我们往日结下的友谊。我去那儿是为国家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

“你是情报部的人？”希拉问。

“是的。我在那儿的时候，怪事开始发生。有一两次差

点儿没有逃脱。我的计划在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情况下被他们知道了。我意识到出了问题。用他们的话说，'腐败分子'已经钻进我所工作的那个部门。我是被自己人出卖了。卡尔和我长得很像(我的教母是德国人)，所以我在德国工作有一定的方便之处。卡尔不是纳粹，他只对自己的工作——那也是我的工作——研究化学，感兴趣。战争爆发前，他决定逃到英国。那时候，他的两个哥哥已经被送到集中营。他自己也明白，要想逃到英国，绝非易事。可是这些预料中的困难居然奇迹般地化为乌有。他对我讲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心里不由得生出疑问。为什么政府当局轻而易举同意他离开德国呢？他的两个哥哥和其他亲戚都被关进集中营，他自己又被怀疑有反纳粹倾向。看起来，他们似乎想让他在英国干点儿什么。而我当时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卡尔和我住在一个房间。有一天，我非常难过地发现，他躺在床上已经自杀身亡。留下一封信，我看了以后装进自己的口袋。

"我决定使个'调包计'。一方面，我想离开德国，另一方面，我想搞清楚，政府当局为什么对卡尔亮起绿灯？我给他的尸体穿上我的衣服，放到我的床上。他因为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脸有点儿变形。而我知道，我们的房东眼神不济。

"我拿着卡尔·冯·戴尼姆的证件到了英国，按照政府介绍的地址找到一家旅馆。这个旅馆便是桑苏西。

"我在桑苏西住的时候就扮演卡尔·冯·戴尼姆的角色，不敢有丝毫松懈。我发现他们已经为我在这儿的化工厂安排好工作。起初我以为他们要强迫我为纳粹工作。后来，

我才认识到他们要我那位可怜的朋友来当替罪羊。

"因为那些伪证被捕之后，我什么也没说。我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仅仅几天之前，我被自己人认出，才不得不吐露真情。"

希拉嗔怪地说：

"你应当告诉我。"

他很温柔地说：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真对不起。"

他望着她的一双眼睛。她愤怒而又骄傲地望着他，渐渐地怒气消失，她说：

"我想，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亲爱的……"

他振作了一下精神。

"来，跳舞吧。"

他们搂抱着，翩翩起舞。

塔彭丝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汤米问。

"但愿希拉能像从前一样喜欢他，即使他不再是人人鄙视的德国'弃儿'。"

"她看起来还是挺喜欢他的。"

"是的，不过爱尔兰人很犟，希拉更是天生就有一种逆反心理。"

"为什么那天他要偷偷地搜查你的房间呢？这也是造成

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的原因之一。"

汤米笑了起来。

"我想,他一定觉得布伦肯索普太太是个很不可靠的人。事实上,在我们怀疑他的时候,他也在怀疑我们。"

"喂,你们俩,"德里克·贝雷斯福德说。他和他的舞伴正踩着舞步经过父母亲那张桌子。"为什么不来跳舞呢?"

他朝他们微笑着。"他们对我们真亲。啊,愿他们万事如意,"塔彭丝说。

不一会儿,这一对孪生兄妹和他们的舞伴都回到父母身边坐下。

德里克对父亲说:

"真高兴你终于找到一件工作。我想,不会特别有趣。"

"都是些日常工作,"汤米说。

"没关系。有事可做,这是最重要的!"

"我也非常高兴,他们允许妈妈也去工作,"德博拉说。"妈妈看起来快活多了。你的工作不太单调、沉闷,对吗?妈妈。"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单调、沉闷,"塔彭丝说。

"那就好,"德博拉说。她又补充说:"等战争结束之后,我就能给你讲讲我的工作了。非常有趣,也非常机密。"

"太刺激了,"塔彭丝说。

"哦,是刺激。当然和飞上蓝天的空军战士相比,还称不上刺激。"

她不无嫉妒地看着德里克。

她说:"他要被推荐去……"

德里克忙说：

“住嘴，德博拉。”

汤米说：

“我说，德里克，你一直在干什么工作？”

“哦，也没干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不过是大家都参加的那些训练。不知道，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年轻的空军战士喃喃着。他看起来非常尴尬，就像做了天大的错事。

他站起来，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也站了起来。

德里克说：

“一定不能误了跳舞……这是我休假的最后一个夜晚。”

“来吧，查理。”德博拉说。

兄妹俩和他们的舞伴一起飘然而去。

塔彭丝在心里祈祷：

“哦，愿他们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不要遇到任何麻烦……”

她抬起头，看见汤米正在看她。他说：“关于那个孩子……我们……”

“贝蒂？哦，汤米。真高兴你也想到这件事。我以为只有我才有副慈母心肠。你是不是也同意……”

“同意收养她？当然，为什么不呢？她已经受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能把她培养成人，也一定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情。”

“哦，汤米！”

她紧紧地握着丈夫的手，两个人含情脉脉地相互凝视

着。

“我们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塔彭丝快活地说。

德博拉踏着优美的舞步，从德里克身边翩然而过时，悄悄地对哥哥说：

“瞧那老两口……还紧紧握着手！他们俩多甜蜜，你说是吗？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补偿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过的这种沉闷无聊的苦日子……”